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楔 子
- Chapter 1 海洋之露（1）
- Chapter 1 海洋之露（2）
- Chapter 1 海洋之露（3）
- Chapter 2 酷比城堡（1）
- Chapter 2 酷比城堡（2）
- Chapter 2 酷比城堡（3）
- Chapter 2 酷比城堡（4）
- Chapter 3 蝴蝶之梦（1）
- Chapter 3 蝴蝶之梦（2）
- Chapter 3 蝴蝶之梦（3）
- Chapter 3 蝴蝶之梦（4）
- Chapter 4 华丽赌约（1）
- Chapter 4 华丽赌约（2）
- Chapter 4 华丽赌约（3）
- Chapter 4 华丽赌约（4）
- Chapter 4 华丽赌约（5）
- Chapter 5 横渡公海（1）
- Chapter 5 横渡公海（2）
- Chapter 5 横渡公海（3）
- Chapter 5 横渡公海（4）
- Chapter 6 独身皇帝（1）
- Chapter 6 独身皇帝（2）
- Chapter 6 独身皇帝（3）
- Chapter 6 独身皇帝（4）
- Chapter 7 高木葵（1）
- Chapter 7 高木葵（2）
- Chapter 7 高木葵（3）
- Chapter 8 飞越彩虹（1）
- Chapter 8 飞越彩虹（2）

- Chapter 8 飞越彩虹（3）
- Chapter 8 飞越彩虹（4）
- Chapter 9 广岛之恋（1）
- Chapter 9 广岛之恋（2）
- Chapter 9 广岛之恋（3）
- Chapter 9 广岛之恋（4）
- Chapter 10 沙特公主（1）
- Chapter 10 沙特公主（2）
- Chapter 10 沙特公主（3）
- Chapter 10 沙特公主（4）
- Chapter 11 海与海岸（1）
- Chapter 11 海与海岸（2）
- Chapter 11 海与海岸（3）
- Chapter 11 海与海岸（4）

楔子

你知道吗?

北纬31度是一条神奇的纬线，它的附近，遍布着许多神秘的自然景观。比如说，陆地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洋的最深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你听过一个传说吗?

曾经在北纬31度附近有一座美丽的大岛国，被称做大西洲。岛上有雄伟的宫殿和供奉着守护神波塞冬的壮丽神殿，所有建筑物都以当地开凿的白、黑、红色的石头建造，美丽壮观。

就在距今一万多年前，这座美丽神奇的亚特兰蒂斯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北纬31度附近一夜之间沉入了海底……

我一直把这个传说当成一个很美丽的神话，也常常会幻想，世界上，真的有一座位于神奇纬度线上的海国，向往着，它并没有被任何自然力消灭，而是矗立在美丽浩瀚的海洋中，像一颗亮晶晶的珠贝，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而在这个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栀子花香的海上国度里，发生着一些浪漫而真挚的故事。

这个臆想中的国度，叫做薰国。

Chapter 1 海洋之露（1）

——认识一位迷迭香般的男子，他精通

这世界上的所有语言

是的，是的，我现在很饿。

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吃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了，只记得当时微微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怎么办呢？我们超过十八岁了，总得自己给自己找活路啊。"我咬着半个干面包，那本该是微微姐一半的晚餐，我把头点得跟拨浪鼓似的。天知道，那个时候她就是说杀人放火加战争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也会附和着说可不是嘛，谁让中国人这么多。

微微姐摸着我被打得落了疤的左臂摇头叹惜："你就是这个倔脾气不好，要是听点话，不就早有吃有穿了吗？"然后她用一种悲悯的目光望着我，"听姐的，为了活下去，明天和我一起出去干活。你的活好，保证出不了事。"

不等她说的明天到来，那天夜里我就忘恩负义地趁她睡觉的时候跑掉了。我走在城市不倒的灯红酒绿的夜色中，暗想，他们打断了我的左臂我都没有下水，现在因为一只干巴巴的面包而去偷东西，太对不起我的手臂了。

几天过去了，我不再那么想了，我终于发现没有手臂，你能活下去，可是没有钱，没有食物，世界会对那个不甘屈服的你说：我饿死你。

我已经不再奢望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城市遍布着那些人的踪迹，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然后捉到我，让我为少年无知，结交损友继续付出代价。

唉！没有退路了，因为我太饿了。人是无奈的动物，一切的文明和高尚都建立在新陈代谢之上，而我的脚下，全是流沙和沼泽。我找到一面橱窗，对着玻璃暗影中的自己唠叨着，回想曾经无数次诅咒过的孤儿院的生活，发现比较起来，那些日子里，我就像生活在天堂里

一样，起码，我在那个时候还有心思为自己的面孔而骄傲，我总还算是个美人。

现在这张脸孔已经垮得脱了相了，就像所有的美丽在飞驰的时光中都不得不竖起白旗。

还有，我太脏了。脏得只能去做一个小偷了。

清晨光芒如洗，露水刚消，洒水车又来，宽宽的公路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我痛快淋漓地接受了一场洗礼，在心中也呐喊了哈里路亚和阿门。

请主赦免所有走投无路的人们的罪过。

我发誓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虔诚。之后，我大踏步地走进了机场的大门，我的左臂隐隐作痛，我依然觉得那一天是十分美好的一天。除了我之外，一切都那样完美。

我在机场的大厅里来回地逛着，心里盘算着自己怎样对待即将到手的那只皮夹：我得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合同啊、护照签证之类的，那是一定得还回去的，可是天知道取过来和还回去可有着天与地一般的不同。唉，就算再难也不行，一定要还回去，我只要钱。嗯，一半的钱。

我思考着让行内人可以笑掉大牙的这些想法，他们说这和把自己卖了还给人数钱一样愚蠢，可是我自己知道，为了我的爸爸妈妈，我一定要这样做。我不想让他们在天堂还为我流泪，虽然我已经听到他们叹惜的声音了。

有一架航班降落了。我坐在候机室正对出口的椅子上观望着，打算在这群人中物色一位当我的恩人。很快，一群愉快的，带着海洋般温暖气息的人们走了出来，他们那样的健康、美丽而一脸的真诚，我要是性格扭曲点，就得嫉妒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了。

我瞄瞄头顶上的指示屏幕，发现这趟班机是从薰国飞来的。

薰国，一个遥远的岛国，小提琴之都，有海，据说还有无边无际的薰衣草花田，无处不在的栀子花香，一年四季穿着裙子的女孩和表

情中透露着若有若无的忧伤的男孩。

唉，我干吗要知道这些呢？上天堂那是挣扎着活下来N多年以后的事啊。我咬咬下唇，从椅子上站起来，袖着手向那群人蹭去。每个人都可以做我的恩人。是的，每一个……

突然我眼前一花，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正向我走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猜我花眼是因为那个成语——秀色可餐。他二十多岁吧，不对，也可能要小一些或者再大一些，别以为我在开玩笑，我是真的看不出他的年龄，因为他有着中年人海洋一般的沉稳，也有着少年那种花儿初开般的清新。他的个子很高，可是高得让人很舒服。每一垂头，半长的黑发就会荡过一波美丽的弧线，然后你会以为他想要和你讲话，而他又是那样的清和远，谁都不会忍心耽误他的时间。这样的男人，就该是在一垂头之间恍惚地飘出你的生命才好。

留那一丝怅然，一辈子的怀想……

就在我被这个出现在我眼前的薰国男人打动的时候，一个红头发的女孩从后面奔了上来，就像一团火，一下子就撞到了男子的身上，随后把他的手臂紧紧地揽住了，嘴里叽里咕噜不知在说法文还是意大利文，一边说一?还在摇着男子的手臂，好像要迫他讲话。那男子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耳机放在耳朵里听起了音乐。

他的动作非常优雅，可是也非常地嚣张。我看着他从我的身边走过，只是安抚地拍了拍那个红发女孩的肩，轻轻地在她头顶吻了一下就成功地把她从一团火焰变成了一池静水。那一身不知是薰香还是他特有的气味在我的鼻翼一晃而过。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你看一眼就觉得被他打败的人存在。

我望着他的背影，无奈地想，天堂刚刚从我的鼻尖划过。突然，我看到他左侧的上衣口袋突兀地隆起着，长长的、扁扁的隆起。那是一只皮夹。

我不由自主地尾随了上去。迈出第一步后就下定了决心，让这只如此嚣张外露的皮夹成为我新生活的开始。我跟着他们两个走出了机

场，然后看着这个男子给红发的少女截了辆出租车，那个少女要了他的名片，然后热情地与他拥吻作别。

我歪在一边的柱子上看这出挺精彩的戏，猜想着这只是一场三万英尺上的邂逅，那男子彬彬有礼却也态度冷淡，说明他是被搭讪的一方。唉，难道真是因为这世界上男女比例严重地失调，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地把传统摔开去吗?

Chapter 1 海洋之露（2）

那男子送走红发的女孩后又截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于是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不怀好意向他的身侧撞了一下。ＯＫ，得手。那只皮夹已到了我的手中，我只要食、中两指一弹，它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从我的袖子里进入，然后顺滑地跑到我那条宽大的嬉皮裤里了。

我很兴奋也很紧张，可是就在下一秒，所有的兴奋都如同被一盆冰水浇熄了。我的手腕被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手的主人用力地把正想逃开的我拉住，我整个人如同一只想要奋力从蛛网上逃脱的蝴蝶，只能被动而无奈地挣扎着。

在这场徒劳无功的挣扎中，我弄清了几件事。不是薰香，那是ROSEMARY，也就是迷迭香的草香，很清新的。他很有力，闲闲地握着我的手腕，闲闲地用他美丽的目光打量着我，那目光一闪一闪的，像久违的夜晚的星光。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一个人的目光，可是他的目光就是美丽的，而且那里面居然没有痛恨和鄙视。

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人群已经围拢上来。我泄气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左臂隐隐作痛，痛的还有心。好不甘啊，到底是什么在和我作对呢，我的存在妨碍了谁的生活呢?

热心的出租车司机已经从他的车子上跳了下来，一把捉住了我的肩头："客人，需要报警吗？我车上有对讲机。"

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在脸上开了两道运河，心里抖成一团地害怕。那群人在逼我练功夫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吓唬我，讲什么一进警察局，就不再是人了，从此身心都上了枷锁，所以要练好功夫，不要因为偷懒就把自己卖进去。那是怎样残酷的训练啊，手指要进入冰和沸水里。我因为害怕他们说的话，所以忍了下来，可是就算我忍下来，也免不了去那里的命运吗?

迷迭香男子一直望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竟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哀伤。

“不用了。”

是我听错了吗？可是我感到他的手松开了。很快地，他竟掏出了他的手帕，扶着我的头为我擦干眼泪。他扭头看看围拢过来的人群，微微地笑了：“我认识她，她只是，在和我开一个玩笑。”

我一下子呆住了，觉得天空异常地亮，耳边有蚊子在飞。他把皮夹放回他的口袋里，然后闲闲地对我说：“还不上车，继续让大家看笑话吗？”说完就打开车门坐进车里，还舒服地合上了双眼继续听他的音乐。我一头雾水地立在打开的车门前，身边是里三层外三层表情懵懂的看热闹的人们，还有一位五大三粗、一脸正义的司机大叔。

不容多想，我咬咬下唇，坐上了车子。

我趴在车窗玻璃向外张望，眼睛却不知看哪里才好，我依然在流泪，这一次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我听到那个男子清晰地对大叔报出某某酒店的名字，那是一家使用通用货币的高级酒店，据说住一个晚上就要用去几千块钱。

我握着车子的把手流泪，心里有着最坏的打算，想着我算是完了，这个男子要是不像他外表那样高雅干净，我就真得清醒地等着被人卖掉还得给人数钱的命运了。

“喂，要听吗？”他突然问我，然后摘下一侧的耳机递给我。他的手指纤长，食指上有一枚银亮亮的指环，这是一只艺术家该拥有的手。

我盯着那只手，不知该怎样回答。他也没再多问，抬手把耳机插在了我的耳中。于是音乐空明地在我的耳边响起，听了两句，我就分辨出这是那首出名的《SCARBOROUGH FAIR》（斯卡布罗集市），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曲。音乐一下子让我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下来，我觉得自己得说点什么，可是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开口。

“你，刚才和那个女孩在讲法语吗？”没头没脑的话一出口，我就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咬掉。

“不，是冰岛语，是北欧的一种语言，她是冰岛人。”他随口回答着，眼睛依然微微地合着，长长的眼睫在车窗的阴影里淡淡的，像孔雀的羽毛一样，有着在深黯中光华的气质。

在酒店的大堂里登记的时候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樱夜辰。

“樱可以做姓吗？”冉冉升起的电梯里，我又问了个白痴级别的问题。

“在薰国是可以的，薰国人的思想非常自由，所有的字都可以成为名，也可以成为姓。”他依然用闲闲的语气回答着。

“那你是姓樱，还是樱夜呢？”

“随便你。”

“那个，我姓童，名字也是童，因为我的父母亲还没有来得及给我起名就死了，所以大家就都小童小童地叫了。”我话说了一半就泄气了，因为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听，就像他刚刚说随便你一样，随便我姓什么叫什么他都不会在意的。

“我从小就生活在孤儿院里。”我闷闷地说完了这句话，无聊地咂咂嘴，觉得自己是在和空气说话。

果然是一晚上要花掉几千块钱的酒?，真是富丽堂皇。我匆匆地扫了一眼房间，然后心头就开始敲起了警钟：身体不行，死都不行。尊严也不行，死都不行。

不想樱夜辰连房门都没进，把钥匙扔到桌上，留下了一句话：“我有事要忙。你随意。”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我转过身，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电梯的金属门后，觉得后脑一阵发麻。

只是这样子吗？开了个几千块钱价位的房间，然后就云一般地消失了。我可是个小偷哎，我在十多分钟前刚刚让你的钱夹离开了你的

口袋。你就算走也该把我锁在房间里啊，这样大敞着门，还把钥匙放在我眼皮底下，你这不是欢呼着让我把这房间洗劫之后逃之夭夭吗?

樱夜辰，你是个笨蛋吗？还是因为长得太帅而被天妒，赐你个白痴的头脑呢?

我傻傻地立在房门边上，胡思乱想着，直到我的肚子唱起空城计才想起，我已经很饿很饿了。于是，我再也无法思考，像一头小野狼一般冲到了厨房里，打开冰箱，蹲坐在散发着丝丝冷气的冰箱门前，大嚼起了手臂粗的红肠。

那一天过得真慢。我端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除了吃了三次红肠之外，没让我的足迹出现在这个房间的任何地方。这其间太阳从窗棂上慢悠悠地从东到西，然后甩甩头下班，后来，月光充满了这个小屋。等得太久了，我忍不住要想，他是不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可是，这个房间一个晚上要几千块钱呢，我连一块钱的面包都买不起，要怎样去付这几千块钱的房钱呢？难道他是故意在阴我，要用这个来惩罚我。说起来，早上我偷钱应算是未遂，而且还是初犯，怎么想都是小罪，情有可原的，可是在这间身价数千的酒店来住霸王房可就没那么简单，没钱还住这么贵的房子，那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会罪加一等的。哦，难怪他用什么樱夜辰来登记，哪有人会用樱做姓氏啊，根本就瞎编的。

正胡思乱想着，门突然被打开了，樱夜辰一身优雅地出现在淡淡的月光里。我长出了一口气，顿时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善良，我遇见的美好都没有被打碎。真好。

Chapter 1 海洋之露（3）

他按亮了壁灯，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有些意外，不过没说什么，只是用力地嗅了嗅空气中的异味。

“对不起，那是红肠的味道。”我喃喃地说，“我把你冰箱中所有的红肠都吃光了。只吃了红肠。”

他立刻用一只手捂着鼻子，我想他一定非常讨厌红肠的味道。

他立在客厅中审视地望着我，等我说下去。于是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大声说：“你是个好心人，我知道你故意要放我走。你现在一定在想为什么我还坐在这里，还不离开。你放心，我对你什么企图都没有，我，我只是吃了你冰箱里的红肠，吃了很多很多，多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觉得不能就这样一抹嘴就走人。所以我在这里等你，你可以要求我做我条件范围内的任何事，比如说女仆、保姆、打字员，嗯，还有其他你能想到的那些事。不过，你听好，你不能强迫我，比如接近我的身体之类。这个，绝对不行。”

他听着听着，突然靠近我，抬起他的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别是我的语言提醒了他什么吧。在我正打算伸手去抓茶几上的台灯的时候，他的声音响起：“你说的话我实在是太喜欢听了，因为那是我的心声，我实在无法忍受一只红肠这样地靠近我的身体，扰乱我的呼吸。”说着，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后颈，然后像抓一只小狗狗一样把我扔到了洗漱间里，“你可以吃掉所有的红肠，但你得记得刷牙。”

他用力摔上门，在门外说：“你吃了三顿饭，可是为什么你不想该洗澡呢，你不把自己收拾干净就不要给我出来。”随后我又听到他给酒店的服务部打电话，大声要求他们来清洁。我抄起我的袖子闻了闻，老实说没有闻到什么怪味道，不过这身衣服我已经穿了快半个月了，就算有味道我自己也一定闻不出来。想起他那身清新的气息，我吐吐舌头，他还真能忍，居然和我坐了那么长时间的出租车。

可怜的樱夜辰，可怜的司机大叔。可怜的红肠。

我确定洗漱间的门是反锁的，就快快乐乐地洗了一个澡。这其间，洗漱间的大门曾叩击声大噪，之后，两个女服务生掐着鼻子取走了我那身衣服，留下了一套可爱的女装衫裤。

为了感谢樱夜辰，我用心地细细地刷了四次牙。

当我把一切都弄好走出洗漱间的时候，我发现樱夜辰已经睡下了，他的睡房门紧锁着，好像在预言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更怕我去靠近他的身体。

台几上放着精美的夜宵，夜宵旁是房门钥匙，依然是那无声的语言：不需要报答，你可以随时离开。看着这些布置，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心仿佛陷在温暖的海洋里。我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是久违的容颜，因为那月光，因为那淡淡的草香，我觉得自己仿佛走入了一个荡漾着海的泡沫的童话里。

那一晚，酒店这一层楼的客人都没有睡好，因为就在午夜时分，我们听到了非常大的喧哗声，很像是着火或者走水了的那种带着一丝恐怖的噪音。我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按亮了客厅的灯，随后樱夜辰也从他的房间里跑了出来，头发凌乱，一脸的懊恼，像是从梦中惊醒。我因为从来没有看到夜晚之帅哥会是何等的魅惑，所以一下就被他镇住了，心想儿时画了不知多少流川枫、花泽类和零，今天才知道那些人物不是作者自恋的产物。起码在薰国，有一个叫做樱夜辰的人，有着所有唯美漫画人物的气质。

樱夜辰也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中有种很深沉的味道，还有些许恍惚。在这对视中停掉的几秒钟，一下子让气氛有些尴尬起来。

“外面，在吵。”我喃喃地说着。

他点点头，走过去，一把打开了房门。我暗中叹惜，他的胆子还真大。我跑到他的身后，好奇地从他的肩窝向外看。

走廊里灯火通明，一些便衣打扮的警探手里拿着枪正在押解一群人。这群人中有男有女。望着那群人，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冷。这

些人正是如噩梦般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而我，本该是他们中的一个，可是因为自己的咬牙坚持和身前的这个大恩人才没有出现在那些黑洞洞的枪口下。

“没什么好看的。”他关上了门，双手袖在口袋里，准备回去继续睡觉。我拉住了他，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拉住他睡衣的袖口，我知道他不喜欢别人碰他，我自己也不喜欢，因为他是那么的优秀和美好。

他扭头看我，眼光轻轻地落在我的脸上，真像阳光啊！

“我，要谢谢你，请你接受我诚心诚意的感谢。”说着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谢谢你是个好人，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我的话让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让他想起了什么往事，于是很快，我听到了这辈子让我最震惊的一句话：“你很想感谢我是吗？那么让我收养你吧?”

我一下子怔住了。

“你说过你是个孤儿，所以我领养你应该会很方便。”

“可，可是，我已经十八岁了，是孤儿院都不要的年龄。”

他笑了，那笑容淡淡地融在一室的月光和清淡的迷迭香的气息里：“十八岁，在薰国还没有成年，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领养要你自愿。如果你同意，办好手续我会带你去薰国。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明天给我答复吧。老天，我要困死了。”说完他就打着哈欠回房睡觉去了。我傻傻地立在客厅中央，以为自己是在梦游。

去薰国？那是一个遥远的岛国，小提琴之都，有海，有无边无际的薰衣草花田，无处不在的栀子花香，还有一年四季穿着裙子的女孩和表情中透露着若有若无的忧伤的男孩。那些健康的海洋般的微笑。

他要收养我了吗？一个优秀得让人分析不出年龄的迷迭香男人，一个精通北欧语言的人，一个所有女孩梦中才会出现的精灵般的人，一个给了我温暖、食物和尊重的人。

是的，是的，我当然会答应他，因为短短的二十四个小时，我已确定他是一个好人，在我的生命中很少出现的好人。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来报答他，一个可以给我家的人。

我又看到了微微姐。

当时我正坐着樱夜辰的车子，去往机场的方向。我看到微微姐正从一条街的街角奔出，然后飞快地没入另一个街角，一些人气急败坏地尾随在她的身后。当我跳下车子飞奔到街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消失了。我傻傻地立在那个丢掉了微微姐的街口，泪流满面。

保重，微微姐。我已受到了命运的眷顾，虽然我不知道我将要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会努力地生活，为我折断过的手臂和曾经伤痕累累的青春。

微微姐，你一定要保重。

Chapter 2 酷比城堡（1）

——你相信这所学院是一座岛屿吗

终于我和已经成为我的监护人的樱夜辰搭乘上了飞机，通过三万英尺高的高空飞往位于北纬３１度附近的薰国。他是个不喜欢讲话的人。在飞机上我一直努力地讲话，他在能不讲话就不讲话的前提下应付着我。

“我可以知道你的年龄吗？因为我得通过这个来思考该叫你叔叔还是哥哥。”

“叔叔。”

“噢，我知道为表示尊敬我得这样叫你，可是，我还想问那个问题，你多大？”

“二十二岁。”

这个回答让我大跌眼镜，我再次打量他：“这么小，我叫你叔叔不是把你叫老了？”

“你当我三十二岁好了，你必须叫我叔叔。”

“我没说不叫你叔叔啊，呵呵，你是我的小叔叔。小叔叔，你在薰国做什么啊？你有什么专长呢？你喜欢吃什么？喂，别板着脸啊，长途旅行不讲点话多闷啊，我们会晕机的。”

“我是语言学博士，十六岁的时候发誓要听懂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语言，一年前做到了，现在呢，把这些语言教给别人。还有晕机和讲不讲话没有必要的关系，它取决于你的耳水是否平衡。”

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几分钟后我因为晕机在飞机上狂吐了起来。这滋味真不好受，我闭着两眼晕晕地忍受着胃部绞在一起般的痛苦，很快我闻到身边的迷迭香气味浓烈了起来，之后，两根冰冰的手指按住了我的两侧太阳穴。

一个语言学博士居然还会按摩，这是这个世界上又一件很美好的事。

“它又叫海洋之露对吗？”我又一次讲没头没脑的话。因为小时候很孤独，所以有了这个习惯，以为有人会倾听，可是绝大多数的时候是自言自语。“Dew Of The Sea，在那夏日，从森林的深处里绽放清香。——迷迭香，是为了帮助回想；亲爱的，请你牢记在心。”

难得的，我听到樱夜辰轻轻的笑声。我当他这笑声是在向莎士比亚致敬。

当我终于从晕机的七荤八素中摆脱出来，我们的旅程已经接近了尾声。扶着飞机的舷窗，我无比激动而新奇地看着一碧万顷的海洋，还有不远处飞速突现出的绿色陆地。就是这里吗，栀子花盛开的国度？海神波塞冬收起他沉重的武器和铠甲，在这片土地上悠闲地熟睡，小人鱼收起长长的鱼尾，在他的肚子上跳舞；人们在海洋的气息中顶礼膜拜，虔诚地敬仰阳光、空气、水和植物；诚信殿下和雅丽安皇妃以爱的名义换得生存……这些美丽的故事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吗？

我一眨都不眨地看着这块陆地，生怕漏掉了它一分一毫的精彩。飞机在岛屿左近的滑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出这个岛国的轮廓并为它有着如此平缓的海岸线而惊奇。海洋是如此珍爱它怀抱中的这颗宝石，一丝的瑕疵也不忍留给它吗？

直到飞机降落，唯一让我不爽的事是因为俯冲的关系，我又吐了，还好，因为胃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是干呕。

黄昏的时候，我们坐着车子来到了樱夜辰的住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渐渐暗下去的关系，我感到一种一无所知的寂寞把我重重地包围了。我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身边也是并不算熟悉的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子，他曾经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把我卖掉或者让我更惨，以后难保他不会那样做。

可是，我还是无可救药地相信他，相信他那身迷迭香的气息是多么美好，相信他是个可以给我一个安定的家的好心人，相信他有比他

外表更美好的心灵，相信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奇遇。我的小叔叔，是我父母离开之后我唯一拥有的亲人。

从机场到他的住处，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给我的感觉是几乎横穿了一座城市。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郁金，是薰国的首府。薰国人有着很浪漫的民族基因，国家的每座城市都用花命名，我曾以为樱夜辰会带我去罗斯玛丽或者Thyme（百里香），因为他全身上下都有着那些香草的气息。不过，郁金也很棒，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我们的车子沿着一条美丽的，在夕阳照射下波光粼粼的城市内河的河岸不紧不慢地前行。据说每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都会有它所依附的母亲河，甚至于那是它存在的理由，我不知道这条名叫霍拉的河流是不是同样千百年来滋养着这块土地和依赖它生存的种族。

郁金的道路几乎都是用平滑的鹅卵石铺就，两旁是绒绒的绿色灌木和参差生长的参天大树，这些植物生长得非常有节制，而且那样的自然、干净和整齐，看不出一丝人工斧凿的痕迹，仿佛在讲述着那一句每一位热爱自己家园的人们都会仿写的话：上帝在前六天创造世界和人类，而在第七天创造了郁金。

难得的幽静，甚至可以听到从车窗外飘进来的喷水池哗哗的水声，这一切，装满了我来到郁金的第一个傍晚，当车子最终停在一个浓荫庇护的独门院落前，我却再一次兴奋了起来。

“小叔叔，别告诉我你是住在这里的。”我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建筑，叹惜着，“天啊，你是薰国皇室成员吗？住在这种像皇宫一样的地方。”

“你不是被晕机折腾去半条命了吗？怎么剩下的这半条还是如此有活力？”他按了庭院的电子门，那门用一种怪里怪气的方式打开了，就像哈里·波特去过的魔法集市的大门，真夸张啊。

门后，铺展开一片青青的草地，草地尽处，居然是一个尖顶圆壁三屋式的小小的城堡。黄昏绛紫色的光线中，一切都仿佛在轻轻地变幻着，伸展着。

“哇哇！”我大叫，“这将是我的家吗？真的吗？天哪，你一定是薰国皇室的人，你姓高木对吧，樱夜辰是你的化名对不对？”

他立在我的身后，把我那少得可怜的行李放到青石甬路上：“我算半个皇室的人吧，我从皇族的母系。比起薰宫，这里平常得很，你不要大惊小怪的。”

我惊得一下子噤了声，傻傻地望着眼前这个卓尔不群的男人。他居然是薰国皇室成员，我居然是被一个皇室成员收养了，老天，给我点真实感吧，别让我有种掉到童话里的感觉。

正胡思乱想着，一个仆人从不远外一路小跑地来取我们的行李，他望见我，竟倒吸了一口气，脚仿佛钉在了地上，整个人都呆住了。我有些抱歉地望着他，心想我长得有那么恐怖吗？

Chapter 2 酷比城堡（2）

“这是小童小姐，我在中国认识的朋友。”樱夜辰好心地介绍着，终于让眼前这个木偶人可以活动了。他连连向我鞠躬，以弥补刚刚的失态。于是我也连连鞠躬，让人这么友好而恭敬地对待，在我的生命中还是头一遭呢。

“我姐呢？”

“夫人正在饭厅用餐。”

“你去通知她我带来了客人，顺便把小姐的行李放到二楼的睡房里去。”

“二楼的睡房吗？”这个仆人小心翼翼地重复了一下，然后眼睛又在我的身上转了好几个圈子，仿佛在确定什么似的，终于转身一溜烟地走掉了。

我望望身边的樱夜辰，打心眼里感激他，因为他一直在说我是他的朋友，他的客人，而没有提起我其实是他领养的，和小猫小狗的地位本质上是差不多的。虽然这是大家很快就会知道的事实，可是他没有提一个字，真是善良。

他带着我走进了这座石砌的房子，有那么一瞬，我的眼前倏地黯淡了一下，然后就感到屋顶很高很高，而且有着强烈的延伸感，顿时屋子里的一切变得苍凉了起来。

薰国虽然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可是因为是岛国，流通非常便捷，又是非常随心所欲的民族，所以两千年来一直忙着把他们喜欢的东东拿来就用，尤其是地中海文化，因为有着相同的地理位置，所以在建筑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穿过长长的走廊，我们来到了左侧最深处的房间，就在走进门的那一刻，樱夜辰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这突如其来的一握，让我全身打了个机灵。他的手微凉，大大地包着我的手，触感轻盈，每个手指都给我一种落在键盘上的音符的感觉。

这是他第一次握我的手。我的心立刻乱跳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握我的手纯粹是为了给我一些支持和力量，或者说，怕我跑掉。

在这个房间里，我看到一个有着刀刻一般背脊的女人正端坐在长长的餐桌前，面前是银亮雪白的餐盘和刀叉，她穿着礼服，正在用刀叉切牛扒，身体的每个部位为了这个动作都绷得紧紧的，所有的关节部位都在最适当的地方。这种完美的切牛扒的动作竟立刻给了我一种窒息的感觉，仿佛我正被油画的颜料一点点地覆盖。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曾经看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到一个公主，生活得像圣经的教义一样。眼前的这一幕，分明是那本书拍成电影后的一个片段。

吱——刀子雪光一闪，一小块牛肉被分离，然后叉子把那块牛肉放到她的口中，她优雅地咀嚼着，眼波一闪，远远地向我这里投射了过来，老天，就跟小飞刀一样，我顿时又打了个机灵。

这个女人，给人太强烈的压迫感了。

她瞥了我一眼，随即竟呆住了，小飞刀般的目光变成一柄长剑，凝然在空气中，那目光强烈得仿佛要把我看穿一样。我吓得立刻缴械，本能地往樱夜辰的身后躲，要不是他紧握着我的手，我没准儿转身就逃了。

“姐，这就是我说的客人，希望你能欢迎她。”

女人呆呆地望着我，缓缓地吞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你没有看到我在吃饭吗？带着你的客人到客厅等我。”

樱夜辰笑了，拖着我把我拉到了餐桌旁，推我坐下：“说实话，也不算是什么客人了，她叫小童，是个孤儿，是我在中国认识的，我看她挺可怜的，就收养了她。姐，你不介意有这么一个名义上的侄女吧。”

女人的目光一动不动地跟随着我，目光中竟有种樱夜辰第一次看我时的那种哀伤，可是莫名地，我感到这种哀伤中却隐隐地有一种恨

意。她听了樱夜辰的话，目光立刻收了回去，冷冷地说了一声：“你总是喜欢做这种无聊的事。”之后她就没有再讲一句话。

夜晚，我睡在二楼的一间睡房里，这间房子布置得相当公主化，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心里又想，这种布置可能是樱夜辰特别安排的。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泡泡一般的梦幻纱帘和蕾丝，还有那些粉红色的布偶和坐椅靠垫，可是心里还是被感动充盈。

睡在我的公主床上，应该是很疲倦才对，可是我却兴奋无比，望着高高的天花板，看着那些浮凸出来的花儿浮雕，我无法不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吃晚饭的时候，樱夜辰还问了我的文化程度，得知我已经读完了高中，就对我说明天安排我到他所在的那所大学念书。然后他好心地对我说：“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薰国唯一的一所皇室贵族学院，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心里头惊声尖叫和做好准备，明天到了那里希望你可以正常点儿，别做出什么丢脸的事。”

“那个，亲爱的小叔叔，我干吗要去读皇室学院呢？有所大学念就好了。”

“这你别管，那里又不会吃人。我在那里是客座教授，安排会方便一些。”

“皇室的客座教授，就是和我们以前?宫里那种太子太傅、龙图阁大学士差不多吧？”

“正确地说，我的工作就是告诉学生一些他们不会的单词和句法。”

“哦，原来我的小叔叔就是一本活的字典啊，当你的学生太幸福了。”我记得他说过他精通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太厉害了。

“你错了，字典上有的词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们。又不是没有长手，难道自己不会去查。”

这样子讲薰国皇室的皇子皇孙们，太酷了吧。

我望着我的小叔叔，心里漾着满满的崇拜。拉着他的手臂，我不停地摇着，笑着对他说：“让我兴奋会儿，让我高兴会儿，让我用行动代表惊声尖叫会儿。”

你知道吗，我的小叔叔？你在把一个女孩儿送上云端。我很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皇室的书不是那么好读，而我，一个被领养的一无所有的丫头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歧视，也许我明天开始就要在别人的下颌下低着头弯着腰生活，可是只要是你让我这样做，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努力去做，而且要做得很好，因为这是我在未来的那些日子生活的目标。

Chapter 2 酷比城堡（3）

他忍耐地任我摇着他的身子，过了一会儿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要清楚，我的姐姐，就是你刚刚在餐厅里看到的夫人是那所学院的院长。如果你有什么麻烦，可以找她帮忙。"

哦？那种圣经故事中的油画人物是学校的校长，我想我可以猜到那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了。

于是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为明天的新开始且喜且忧着。

已经是午夜了，月光从窗子外闲闲地洒着，柔柔地欲进还休的样子。馥郁的栀子花香从半掩的窗子外飘了进来，让我再一次心动地感到，仿佛只是二十四小时的光阴，我就跳出一个泥泞的沼泽来到了一场现实的童话里。原来，上帝真的是一个女孩呢，心软的女孩。

忽然，我似乎听到一种如诉的声音，喃喃地混着那花香飘了进来，任我使劲地听，也听不清它在说什么，后来好像还有一种音乐响了起来，仿佛是很熟悉的，可是我到最后也没有分辨出是哪段音乐。

我半梦半醒地睡在我的床上，心里想着：有一丝神秘呢，我的未来也会是这副模样吗？

第二天早晨，在早餐桌上，樱夜辰对他姐姐说："姐，我今天没有课，你可以帮我带小童去学校吗？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了，你只要把她送过去就ＯＫ。"

他姐姐冷冷地点了点头，目光中全是不耐。

我的背脊上立刻升起了一丝凉意，想着自己还是不要让人那么讨厌才好："不用了，小叔叔，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我可以自己过去。"

"那里不是随随便便就进得去的。听话，和阿姨一起去。"

我瞄瞄这位一脸冰冷的阿姨，不再言语了。心里惴惴的，莫名地依赖着樱夜辰，因为他说他不能去送我，心中竟会有些失望。

后来，当我和我的“阿姨”坐上她的车子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我身上穿着他为我准备的漂亮的校服衫裙，膝上放着他帮我整理的书包，闷闷地从车窗望着他走回古堡。唉，要一天看不到他吗？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

我的眼角有些湿润，这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呢。手臂断掉我没有哭，流离失所我没有哭，可是离开他，哪怕只是短暂的分别，我竟要流下眼泪吗？

“呜——”

咦，谁抢先我一步哭了？

我吃惊地探头左右望望，才发现是坐在我前排的司机大叔在流泪。太夸张了吧，他也因为樱夜辰的离开而难过吗？这太离谱了。

“你在干什么？”樱夜校长也不快地开口。我还是决定用樱夜校长这个称谓来称呼她，因为她显然不稀罕当我的阿姨。

“对不起校长，看到这一幕，我太感动了。”司机大叔从观后镜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们，抱歉地说着，随后他发动了车子。

“开好你的车。”

奇怪啊，我就是脑子再木，也感到樱夜家的人待我都怪怪的。于是带着一脑子的疑问，我走上了通向崭新未来的路。

薰国的皇室贵族学院没有像国立大学那样成为世界级的名校，因为它选择学员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除了皇族的后裔可以无条件地到这里读书，其他的学生必须是在每年的联考中取得前百名的成绩，或者是曾经在有着国际影响的各类比赛中取得不错成绩的特长生。

再有一条，就是家境必须良好。这一条让我很不爽，难道像我这样子的孤儿就一定会成为品行很差的人吗？不过，想想我自己是没什么发言权了，我可是差点就成了小偷的人。

这种招生标准无形中抬高了学院的地位，也缩小了学院的范围，而且因为学院还是半封闭式的教学环境，有着非常强大的保安系统，

于是不知何时起，这所学院成了人们口中一座“酷比城堡”，充满了中世纪的贵气和神秘感。

这些情况是我在学院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了解到的。而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我也的确只能用“酷毙了”来形容这座无与伦比的学院。

你相信一座学校可以是一座岛吗？我是无法相信的。可是就在我坐着樱夜校长的车子半小时之后，我不得不相信了。

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了海边，就在我内心忐忑地猜测她是不是准备把我扔上一艘偷渡的船，把我弄回国的时候，她告诉我，学校是在一座近海的小岛上，然后给了我一张通行的船票就冷冰冰地把我赶下了车。

“不要对任何人讲你认识我和辰，我不允许你用我们的名字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不会给你这种机会。”

我知道她一点也不喜欢我，可是这样讲就太伤人了。

我傻傻地立在海风呼啸的海岸边，心中一刺一刺地痛。海的遥远处，隐隐约约是陆地。樱夜辰，我的小叔叔，他要我去那里，我也只是为了这一个理由才想要去那里，你以为你是谁啊？

空中有飞翔的直升机，海上也有点点的帆影和轮船的踪迹，我默?地看着一艘快艇在我站立地方的不远处入海，一个穿着和我同样校服款式的男孩子蹬着滑板被快艇牵引着，只一瞬就消失在雪白的浪涛中。

这样子上学，太不同寻常了吧。我遥望着那些直升机，那些帆和快艇，甚至那些豪华的渡轮远去的方向，想起了小时候读到的《绿野仙踪》那个故事。小女孩一心想要去见那个叫做ＯＺ的住在最棒的翡翠城里的巫师，可是当她见到了他，她却发现自己被骗了。

我没什么梦想，也不想跨越彩虹，来到这里只为一份感恩的心。而我放眼望去的那座岛屿，会是一个神奇的充满奇思妙想的桃源，还是一个长满了寂寞爬藤的腐朽的古堡呢？

“呀，你是……”就在我站在海岸边发呆的时候，一个女孩一下蹦到了我的眼前，眼睛瞪得圆圆的，一脸惊奇的表情，可是很快地，她就抱歉地笑开了，“对不起啊，我认错人了，我以为你是另一个人呢，可是你怎么会是她呢？我真是好奇怪。不过，你们真的好像。”

这是个很可爱的女生，比我要矮半个头，绒绒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笑眼睛就会弯成月牙儿，嘴也笑得弯弯的，露出洁白晶莹的牙齿。

“你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呢？你叫什么啊？”

“我叫小童，是转学生，今天是我上学的第一天。”

“我叫思思。在这里读了两年的书啦。咦，你手中握的是船票吗，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呢，校轮一天只有一班，如果赶不上就上不了这一天的课了。”

她吃惊又带着薄责地盯着我看，表情很真挚。真是个单纯的女孩，她的表情全写在脸上，好可爱。

“因为我找不到校轮啊。”我回答她。

Chapter 2 酷比城堡（4）

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不就是在那里吗？那么大你怎么会看不到？我也要搭校轮上学的，你就跟着我吧。"说着她拖着我奔向了停泊在港里的渡轮。

到酷比城堡的第一天，我幸运地认识了我的第一个朋友——思思。

乘坐这艘渡轮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疏离地坐着，大家都很沉默，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拿着书把脑袋陷在厚厚的课本里在阅读。海风徐徐地吹拂着，船缓缓地靠近着小岛。我们的头顶和身边满是直升机和快艇的影子，它们带来的那种压迫感也是如此沉默的一个原因吧。

"坐校轮的学生大都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是因为学习好才被录取的。"思思小声在我耳边说，"不过我成绩不太好，偷偷告诉你，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的爸爸和妈妈看漫画看得太多了，要命地虚荣，拼命把我弄进来，希望我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然后光宗耀祖。"

"啊，他们希望你来钓金龟婿？"

"可不是嘛！可是你看看我的长相，都没长得倾国倾城。这所学院的男生可都是数一数二的世界级男生哎，所以我只能让他们失望了。唉，生我这种女儿，真是很没用。"

我搞不懂她讲的是她父母没用还是自己没用，有些啼笑皆非，不知是不是该安慰一下她，好在她根本就不介意我怎么想，一下子把话题又跳开了："在这所学校好难交到朋友的。你看到了，天上和海上飞的那些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圈子，渡轮上的呢，又都在拼命学习，所以我在这里一年多了，都没有交到一个朋友。咦，你呢，你学习很好吗？会不会因为和我讲话就没有拿书来看？你不要和我客气啦。"

她一提学习我心里一阵茫然。我以前上的都是那种希望小学和希望中学，所有的老师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不用怎么听就可以掌握那

些知识，而且我差不多可以做到过目不忘，所以落到这样糟糕的境遇还能在心里自嘲几句，可是，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曾经，我以为我有了一个朋友，可是那位朋友只是利用我提高她的成绩，然后就一脚把我踢开，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学习了。

于是我笑嘻嘻地对思思说："我们真像哎，我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呢，我也不喜欢学习。"

"你爸爸妈妈也希望你来钓金龟婿吗？"

迟疑了一下，我连连点头，这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理由。

她欢呼一声，一把揽住了我的手臂："那我们做最好的朋友吧。"

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酷比城堡。虽然樱夜辰让我做了一个晚上的准备，可是我仍然被这所无与伦比的学院震撼了。

一片的绿意，伫立在淡碧色的海的怀抱里，像一团孕育在沉默的等待中的生机。那一片浓郁的绿的边缘，是浅浅的有着珍珠贝壳般颜色的浅滩，仿佛一弯月牙锁，若有若无地动荡着那一抹神秘。绿地上，零零落落地分布着红、黑、白三色石建筑的各种各样标新立异的建筑。我记得澳洲的首府堪培拉是一座因为梦想而建成的花园城市，而这里也充满了那种天真和梦想的气息。我会看到一只高耸入云的竖琴，琴弦居然在微风中可以奏响动听的音乐。我踏上一级级台阶，以为那是条路，可是再一回首，却发现因为视角的不同，那里成了一幅画。沉闷的钟声响起，我看着身边飞奔过许多同学，他们散入那些建筑里，让我一瞬间有种被历史吞噬的感觉。

"你得先去教务主楼对吧，我要去上课了。我在艺术楼，左四上三，下课找我来玩吧。"思思笑着和我摆摆手，跑开了。

"喂，什么是左四上三啊？"

"想想国际象棋的棋盘吧，学生们都是用这个来记系所和教室的，呵呵，以后再详细地告诉你。"

我目送着思思跑开，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充溢着兴奋。

Chapter 3 蝴蝶之梦（1）

——一切并不是命运的眷顾，我只是偷了别人的脸

“小童是吧，樱夜老师推荐过来的，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去电影班上课了。”

“什么，电影班？”

“是的，艺术系的电影班，那是个特长专修班，就是为指定的一些学生开的班，不是谁都可以进的，因为你是樱夜老师推荐过来的我们才准你去那个班的。”

“您是说，樱夜老师推荐我去那个班吗？”

面前这位老师瘦小而表情呆板，鼻梁上架了一副圆圆的眼镜，超像哈利·波特里的小恶魔银行家。他抬起头，目光迷离地看看我，然后深沉地点了点头。

“好的，我愿意去。可是您可以告诉我怎样去吗？”

“艺术楼，右五上四。”

我终于找到了他口中的艺术楼，然后在四楼右侧的第五排教室找到了电影班，却发现和别班不同的班级大门上用镭射激光打出了一行字：

皇族休息日，自动休息一天。

好嚣张啊，自己就可以决定休息。我抬头再次打量这个与众不同的班级，发现它几乎占了一层楼，玻璃明亮无比，好像是那种特制的防弹玻璃。会是怎样特殊的一些人在这里学习呢？

我在同一层楼的左四上三找到了思思，决定剩下的时间跟她混。当我告诉她我在电影班的时候，她惊得双眼变成了两颗玻璃弹球。

“电影班，真的是电影班吗？你的后门好硬啊。”

“电影班很特殊吗？”

“当然啦，电影班，你听名字多怪啊，我和你讲，那个班是为了皇室里喜欢电影和为了在学校消磨时间的超级学生才成立的贵族班。”

我想起门上那条我行我素的留言，看来思思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樱夜辰为什么要我去那种班呢？我原本不是一个可以用挥霍的姿态来生活的人啊。心中的疑团一下子涨大了，隐隐地，我觉得一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电影班，天啊天啊，那不是可以和高木葵做同学了吗？哇，太美好了吧。”

“高木葵，他是谁？”

“你不知道高木葵？天啊，你还是薰国人吗？高木葵是薰宫里继去世的高木堇和现在的皇帝陛下高木桐之后第三位本世纪的全民偶像啊。花一样的少年呢。”

噢噢，我连忙点头应和着，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认错。

于是我陷在自己那份隐隐的疑惑和思思对葵的迷恋话语中慢慢地度过余下的时间。

在酷比城堡上学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傍晚的时候，我和思思一起乘坐校轮渡海离开了学校。绛紫色的晚霞笼罩着海面，我第一次感到它可以离我那么近，近得像俯首即是的一个梦。乘坐校轮的其他学生都在温书，思思在吃一块形状奇特的小蛋糕，她邀我分享，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思思揽着我的手臂，边吃边说。

“我不想出去玩，我得回家去。”我已经很想很想我的小叔叔了。

“可是薰国人是不会早于十点回家的，我们一直认为真正的生活是在傍晚开始的。”

我摇摇头，拒绝了她的好意。现在，我只想快点见到我的小叔叔。这一整天，比起上学，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经历了一个奇迹。渡海上学，进入酷比城堡，听钟声上课，在电影系吃到闭门羹，交到一个来钓金龟婿的朋友，这一切，和我以前的境遇是多么不同啊。而且我心中有一个越来越涨大的疑团，让我的心一直轻松不起来。

从渡轮上走下来，我想起早上自己是坐着樱夜校长的专车到海边的。唉，我记得那可是走了好多条街道的，现在我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要怎样走回去呢?

沿着林荫道走下去，我的识途能力是很强的，不会走丢，可是我要走几个小时，要在几个小时以后才会再见到我的小叔叔，真是让人郁闷啊。正想着，一辆车子从我的身后开了过来，我侧身回望，感到它好像是从彩霞中倏地飞了过来。它静静地停在我身旁，然后我看到樱夜辰坐在驾驶席上，向我微微地笑着。

“小叔叔。”我兴奋地大叫，跳到车子旁，把我的头从车窗探了进去，“你是来接我的吗？”

他点点头，伸手把我的脑袋推出车窗外，然后打开车门：“上来吧。”

我坐到他身边，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没看到你和我的姐姐一起回来，想着早上忘记给你带一些钱，就开车来接你，还好遇上了。”

“哎呀，你不用担心我啦，校长她，那个，是我自己不想和她坐一辆车的，因为那样子我会和同学们产生隔阂啦。你，不用来接我，我知道家在哪里，也许走路会慢一点，可是我一定会回到家的。”

他眼眸一闪，不知是我的哪句话触动了他，他转过头来看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姐姐很难相处？”

“不，不会啊。”天知道，是根本无法相处才对。

Chapter 3 蝴蝶之梦（2）

“我希望你们可以相处得很好，甚至，成为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亲人。”

亲人？我的心狂猛地一跳。樱夜辰那张陷在晚霞中的脸淡淡地迷离着，深陷在微光里，话语中有一种寂寞。我的亲人。是的，他现在是我的亲人，所以他的姐姐也将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

这个发现让我有种酸酸的感觉。

好的，只要这是你希望的，我会努力的，让我们真正地成为一家人。只为了你是这样希望的，我愿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去争取。

他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些钱给我，然后递给我一只小巧的手机。

“带着它，如果发生什么事，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被动地接受着他给我的所有的东西，笨笨地连谢谢都讲不出来。因为我们是亲人，所以我不可以讲那种话，只要在心里记得就行了。在心里，记下所有的。

那一刻，我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向他问一些问题，那些让我感到疑惑的问题，可是我终于没有对他讲。我想那是因为我很害怕，害怕得到让我失望和伤心的回答。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领养我，把我带到薰国，让我和用一种冰冷的目光看我的樱夜校长在一起，对我说，我们是亲人，是一家人。

为什么？

那天深夜，我又听到了那神秘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好奇心使我爬下床，奔到窗边，那个女人的声音絮语不断，终于，我分辨出了其中的几句好像是在说：

Hear my silent prayer，

Heed my quiet call，

When the dark and blue surround you.

Step into my sigh，

Look inside the light，

You will know that I have found you.

我想起这是一首Dreamcatcher，是神秘园创造的追梦人。

是谁要在这午夜的时分唱响这样的一首乐曲呢？谁陷在了黑暗的失落中，又是谁在寻找光明？我的心头生上了一丝寒意，连忙爬上床，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住，真希望深夜里这段经历只是一场梦。后来，在令人敏感的若有似无的旋律中我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因为有课时安排，樱夜辰一早就要去酷比城堡，我也庆幸自己终于可以不去看樱夜校长的脸色，去坐她那辆由一个会哭鼻子的大叔开的车子。

“真希望你天天都有课。”

“嗯？”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坐在你的身边去上学。”

他笑笑，那笑意淡泊而哀伤。我说错什么了吗？

“第一天在那个班里生活得怎么样？”

“还没来得及一起生活呢，他们昨天放假。据说是皇室休息日。”

他挑挑眉头，喃喃地自语：“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嗯，小叔叔，我听说那个班是特修班，你为什么让我去那种班呢？”

“小童，你听着，那个班的学生是薰国最尊贵的学生，你可能会因为成为他们的同学而觉得沾了不少的光，但也可能会被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看不起，我让你去那里有我的原因，先适应一下再说吧，如果你不习惯就告诉我，我会把你调出来的。”

我没有回答。只要是他希望我在那个班级里读书，就算那里生活的是中古斗兽场里圈养的野兽我都一定会在那里努力地生存下去的。

如果这里是斗兽场，那一定是天使的禁猎区。

我终于尾随着班导师，一位和樱夜校长有相同磁场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了位于艺术楼右五上四的电影班。

走进明亮无比的双层门，我眼前顿时一亮，因为是早晨的原因，所以宽大的教室被沐浴在如同透明的鸽子羽毛般的阳光中，没有墙，四围全是明亮的窗子，高高的四楼里，如同一个水晶屋一般。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窗子，而是巨大的高分辨率的屏幕，在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制造出蓝天白云天使之域，清幽的密林，盈盈的小溪，也可以制造出监狱和告解室，让无聊的人们玩心灵放逐。

教室里的学生不多，只有十来个人，大多数都是男生，穿着在阳光中可以发出柔和光芒的衣服，散发着一种懒洋洋的高贵。我记得思思曾对我说，这个班有位全民偶像，现在看来随便地指一个出来，我都会傻傻地连连点头，没错的，花一样的男子，谁会不喜欢和欣赏呢?

“这位小童同学，刚从国外转学过来，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班的新成员了。”

“大家好。”

没有善意的祝贺，也没有关注，只有几道目光扫了过来，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

Chapter 3 蝴蝶之梦（3）

“小童，你到那个位子坐。”老师并不意外我会受到这种冷冰冰的对待，指示给我一个座位。我向她行了一个礼，然后向我的座位走去。

突然，我的领子被人一手抓住了，然后我几乎是被拎到了一个人的眼前，那是一个坐在座位上却和我站立的时候一样高的男孩，一头夸张的银色长发，像《指环王》中的神箭精灵一般俊美。他眯着眼睛看我，眼神中散发着一种强烈而凶狠的气息，目光像在审视一个小动物：“你叫小童？”

“不行吗？”我也瞪他，长得高大有什么了不起，我这辈子还没有怕过什么人呢。你凭什么拎我的衣领，不知道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他没回答，看了我一会儿就一把把我甩开。我立足不稳，一下子撞到了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一个男孩的身上。还好这个男孩的身体比较柔软，所以我没有感到痛。

“对不起。”我狼狈地站起来。

他没理我，只是缓缓地把撞歪的衣襟正好。于是我看清楚他穿了一件雪白色的三件套装，内衣的领口高高的，大热天还夸张地把脖子围得严严的。他戴着一副漂亮的艺术眼镜，长长的睫毛几乎要触到镜片上。被我撞了一下后他态度漠然，对那个高大的男生连最起码的反感也没有表现出来。

“喂，离岛，你刚刚的行为很差劲。”老师挑挑细长的眉毛，象征性地表现了一下她的不满。离岛耸耸肩，算是表示了一下歉意。

我赌着气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看到那些本来懒洋洋的同学兴致盎然地看着这场意外，目光中大都是讥诮的味道，胸口就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样难受。

什么全民偶像，如果那个思思口中的高木葵真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么全薰国人一定是都瞎了眼了。

午餐的时候，我打完饭就奔到大餐厅找思思，虽然电影班有自己的食堂，超国际风格，据说还有现场表演，可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已经对着这些人头猪脑的人一个上午了，中午我得透口气。

思思自己带饭，她瞪着我餐盘里那些有着高级名称的食物，惊奇不已："哎呀哎呀，不愧是电影班的午餐，都吃这种东西啊，这要很多钱吧。"

"不要钱，只要有班卡就可以随便领。"

她连连咂嘴，连声欷歔。我看到她的饭盒里带的全是家常的饭菜，满是温馨的样子，心里竟没来由地一酸，于是一把把餐盘推给她："我们换着吃好吗？"

"真的吗？"

"当然啦。"我用力点头。

"这样子不好吧。"

"我有班卡啊，还可以去点。我是真的很想吃你妈妈做的油菜啊。"

于是我们都眉开眼笑地吃下了这顿午餐。

吃完饭，我和思思聊起了在电影班一上午的见闻，刚一提到离岛拎起了我的衣领，思思就一声大叫："是离岛，真的是离岛拎你的脖子吗？"我吓了一跳，不明就里地点点头。

"你太幸运了！离岛哎，那可是离岛啊，我们学院的超级明星。"

我以为她会吐出什么恐怖的话来，没想到居然是花痴的语言："喂，他拎我的脖子，多没有礼貌啊。"

思思已失去公德心："拎一下会死啊。那可是离岛，如果离岛可以拎我的脖子，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爸妈听到以后可是会举家庆祝的。你知道吗，离岛是学院的超级明星，他不仅拥有薰国皇室血统，

还是体育明星，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他曾获得过游泳项目所有的单项金牌，那一年他才十五岁。”

哦，听起来是蛮明星的一个人，可是明星就可以失德了吗？对于思思那盲目崇拜的态度，我持保留意见。用叉子叉起油菜，我决定保持沉默。

三分钟后，思思还在目光迷离地大赞离岛。

我咳了一下，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决定用转换话题杀出重围：“思思，你昨天说我长得像一个人，是真的吗？”她一怔，终于从离岛迷雾中清醒了过来，望望我，然后用力地点点头。

“是怎样的像呢？不会一模一样吧。”

她用双手捧着脸，用心地细看我：“怎么说呢，细看起来也不是很像了，你的眼睛没有她大，脸没有她白，可是如果是远远地望过去，就会发现好像是同一个人，神情气质是一样的。”

“她是谁？我是说，和我很像的那个人。”

思思眼光黯淡了下来：“她，不在了。”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啊？”我心里莫名地一动，感到有什么东西仿佛就要被撑开。

“她也是酷比的学生，原来也在电影班，她很棒很棒的，所有的人都崇拜她，爱她，因为她像仙女一般完美。她是一位舞蹈家，每当她跳起舞来，即使没有音乐没有舞台，所有的人也都会聚拢在她的周围，为她着迷。可是半年前，她发生了意外，死掉了。”

“她……”

Chapter 3 蝴蝶之梦（4）

“她叫樱夜舞，是樱夜校长的独生女儿。”

我们攀爬到了艺术楼的顶楼，这里有一间阔大的展厅。当我用力推开虚掩的大门，眼前顿时一亮，一幅一人多高的油画出现在我眼前。一个穿着雪白圆裙的女孩正在翩翩起舞，那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化身天鹅的奥洁塔公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四肢轻盈地舒展成十字形。画中的女子，高贵优雅，真是美极了。

“这幅画是我们系的一位师兄画的，很美吧，可是据说只捕捉到了樱夜舞十分之一的神韵。我是看不出来什么好坏啦，可是我见过她在学院礼堂跳《天鹅湖》，妈妈啊，真是美呆了。”

我望着画上那位与我长相确有几分肖似的女孩，一丝沉重缓缓地爬上了心头。原来，是这样的。

我是那茫茫人群中与这位死去了的女孩有着相似外表的人，所以我才会出现在樱夜家的古堡里，出现在电影班，出现在薰国。

仆人们对我面露惊异，司机大叔会哭，离岛会用力地拎起我的衣领，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吧。

早一些，当樱夜辰抓住我偷他皮夹的手，眼中露出一丝哀伤，他是在心痛吧，为一个和他的外甥女有着肖似面容的人居然偷东西而心痛。而樱夜校长那么讨厌我，也是相同的原因吧，我居然和她那完美却早逝的女儿有着相同的外表。

缓缓地靠着油画坐下，我伸出食指碰触水润的空气中微微潮湿的画布，心里如同被锥子在用力地插。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命运的眷顾，我只是，偷了别人的脸。

Chapter 4 华丽赌约（1）

——帅气男孩的银发，优雅男孩的记事本

傍晚，淡淡的夕阳光芒飞快地流逝着，我傻傻地坐在樱夜家门外的台阶上，抱着膝盖，再一次感到饥饿无比。

我又回想起那个我只吃了一个干面包的夜晚，微微姐对我说："我们总得活下去。"可是这一次，我不觉得活下去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如果我能在问思思那个问题之前忽然之间死掉了，那该是多快乐的事啊。

他对我说，我们是一家人，那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张脸庞，我可以补在那个位子上，让所有人心中的美好可以延续下去。

可是我不是天使，我是一个小偷。一切终会穿帮的，每个人都会恍然大悟，想到他们心目中的天使是无法取代的。樱夜妈妈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那么什么时候会轮到樱夜辰呢？他带给我所有梦想中的东西，他给了我一切，那个机场门前本就被毁坏了的我的未来在他手中盛开出了一朵美好的莲花。

我是多么感激，为了他我愿意做任何事，即使是错误的，毁灭的事，或者背叛道德。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他要的不是我，只是我的躯壳。他曾立在午夜的微光下凝望我的脸，然后他说要收养我，那微光下却不是我，是一张酷似天使的面孔……

我更紧地抱着我的双膝，全身缩成了一团，颤抖地想着，为什么对我这样残忍？

这时樱夜辰的车子开了过来，静静地停靠在我的身边。他走下车子，向我走来，弯下腰，抬手握住了我的肩头。

我望着他倾注下来的问询的目光，泪水无声地四溢，喃喃地问："我长得真的和她很像吗？"

他身子一震，放开了握紧我肩头的手，站了起来。我泪眼望他，看着他伫立在晚风中，每一分钟都好像在离我远去，淡淡的迷迭香的气息更是飘然无踪，那一刻我所有的细胞都在恐惧。

我怕他，会，不要我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走近我，坐在我身边，微微地笑了："不是很像，事实上，你要丑好多。"

我一下子松了一口气，感到全身的血液直冲到头顶，然后又解脱一般地从我身体里飘走。哦，事情还不是最坏的。

靠近他，把我的头放在他的膝上："是啊，丑好多啊。"

"小舞如果是你这个样子，她妈妈会气死。"

我用力点头："对啊，对啊，我很差，很差很差。"

"我有两个姐姐，现在薰宫里的皇太后是我的大姐，她比我大二十多岁，她的儿子高木堇和高木桐也都比我大。"

"你是说薰国的皇帝是你的外甥？"

"是啊。我的二姐，就是小舞的妈妈，她也比我大十多岁，我是二姐养大的，我爱她就像爱我的父亲、母亲和生命一样。小舞是私生女，除了二姐，谁也不知道她的爸爸是谁，她呢，也从来不提，为了这，吃了不少的苦，我父母亲过早地因病去世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因为以我们家的地位，发生这种事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呢，两个姐姐的关系一直不好，如果不是有我这个很小的弟弟，她们一年都不会吃上一顿饭。二姐对小舞抱着很大的希望，不允许她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她也很争气，一年年地长成一个完美的女孩，所有人都无法抗拒她的高贵、优雅和美好，后来我因为学习语言去各国留学，离开了五年的时光，然后，我就听说，小舞死了。

"我飞快地赶回来，只赶得上参加她的葬礼。她是服用了过多的迷幻药而死去的，身体完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入葬的那一天我看到她的面容美好得像早晨清新的初露。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只有十八岁，完美得像个精灵，她的生命还是一朵含苞的花儿。

她妈妈办完她的葬礼之后就垮掉了，精神一度崩溃，我陪在她的身边，照顾了她很长一段时间她才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可是性格却大变，她从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现在呢，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我静静地听他讲述这段伤心的往事，看着一种恍若迷迭香般的忧伤从他的脸上淡淡地升起，我的心也一瞬间充满了伤感。把下颌轻轻地放在他的膝头上，我喃喃地说：“于是，为了安慰你最爱的姐姐，找回曾经美好的过去，你就把一个捡到的酷似小舞的幸运女孩安放在她的位子上，想让她填补那空落落的寂寞，对吗？”

听了我的话，樱夜辰用一种探索的目光望着我。夜已经很深了，星辰还没升起，一切都寂静而充满忧伤。即使是近在咫尺的距离，我依然看不清他的脸庞，只有那两道目光，满含深意地闪烁着。

许久，他问：“你真的觉得幸运吗？”

我默默地流泪，却用一种轻松的声音回答：“是啊，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为这个，我决定我要做一个感恩的女孩。你可以让我抱一下吗，我的小叔叔？”

他无语，好一会儿终于向我张开了怀抱。这暗淡的夜啊，看不到，只能靠接触才感到那份存在。我嗅着已无比熟悉的迷迭香的味道，泪水无声而汹涌地流淌着，可是我的声音响亮而轻快，我几乎是对着他的耳朵在说：“我愿意代替小舞和你们一起生活，也许永远不能像她那样好，可是我愿意努力地成为樱夜妈妈的亲人，我会因为你而爱她，我愿意填满大家心底那个半年前破裂的洞。樱夜辰，我会用这一切来偿还你给我的一切。虽然，我可能根本就偿还不了，因为，我很差很差。可是你一定不要对我失望，不要不要我。”

他没有回答，可是我可以清晰地感到他身体里有一种强烈的震动。许久，他低低地说：“对不起。谢谢你。”

所有的自持都被这一句话打倒了，我一下子放开他，一路奔跑地回到我的房间。

我也有一份小小的自尊，曾经，我以为那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可是为了樱夜辰，一个我要感恩的，我为之迷恋的人，我决定在他向我讲对不起那三个字的时候，丢掉那一切。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我笑着对樱夜妈妈说：“校长，以后我可以和你一起坐车去学校吗？我觉得这样是很方便的。”

樱夜妈妈根本不理我。

樱夜辰怔了，然后向我鼓励地笑了一下。

Chapter 4 华丽赌约（2）

好冷哎，原来讨好一个人真是很难。我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喝光杯子里的牛奶，遥遥地望着端坐在餐桌一头的她。哦，这样冷冰冰的一张脸，居然曾经是很温柔的，真是让人无法相信。她现在快讨厌死我了吧，长着和她完美的女儿相似的脸，却是这样白痴、愚笨，连叉子都不会拿，更谈不上可以用大拇脚趾跳舞。

不过，吃完早餐的时候，她用了一种冷冰冰的语调说："你还不去整理你的物品吗？难道想要我等你？"

这样说就是同意我坐她的车了吗？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举止端严地离开，转头望望樱夜辰，只见他嘴角露出一个浅浅的笑，一副意料之中的笃定神态。

我一下子跳起来，赶快去收拾我的书包。

于是，我又坐在樱夜妈妈的身边，看到司机大叔含泪的微笑。好简单的快乐。只是啊，一到海边，她就又一次地把我扔下了。

唉，已经不错了。起码这次她是主动表明愿意载我的。

上午，因为昨晚上一直自怜自艾的，所以没有睡好觉，我一边听课一边假寐。这种能力是我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练就的，那个时候我就像一只刺猬，连睡觉都全身戒备。

课间的时候班导师进来了，宣布电影班要组织一个活动，大家组队做一些电影片段，在大礼堂当众播出，于是我就听到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谁要去做那被展览的兔子啊。"

"有没有搞错啊老师，在大礼堂播，是我们哎，平常独自走个路都会引起惊声尖叫，现在聚在一起你就不怕引起学妹们轰动，一失控把大礼堂毁了啊。"

这个讲话的人好嚣张，不过他的话也让人感到很好笑，我张开左眼，转头观赏一下。

一个帅帅的男生坐在离岛的身边，讲话的时候嘴角会酷酷地一歪，的确有嚣张的资本。他叫银风，是薰国总理大人的亲孙子。

“各位公子，你以为我不想平安无事地过下去吗？这次活动是皇太后提出来的，她很关注你们，想看看你们一年来的学习情况，表示到时候要亲自来观赏，并很期待得到惊喜呢。”

全体默然。

“好啦，做就做喽。”老师走后，大家都懒洋洋地发表意见。一教室的阳光帅哥一教室的颓废之声还真是让人无语。

“啧啧，倒便宜了葵那个小子了。”银风不满地叫，“他请假去北冰洋看流冰散心，我们却要在这里当观赏猴。真是不爽，我也要请假。”

离岛一掌打在了他的头上：“只会乱吼的家伙，到最后，还不是得乖乖地听话。说来葵那家伙离开快半年了吧，也该回来了，他那个座位，都快成古物了。”他说着扭转身来，望向我旁边靠近窗子的一个空空的座位，让我不禁联想这位他口中的葵就坐在那个位子上。

葵，是高木葵吗？思思口中的全民偶像。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很期待看到他的，因为电影班的其他家伙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离岛的眼光在那个座位上停了一下，忽然一转，落在了我的身上，随后泛起了一丝不怀好意的光芒。

“喂，说是组队拍摄，我们现在就来分组好不好？班级只有三个女生，我们就分成三组吧。男生来选择一下，看看想和哪位女生一组。”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电影班除我以外的两位女生都是超级大美女，有着３６０度的优雅和７２０度的高贵，很快就有了许多拥护者。我孤零零地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心想着我还是退出好了。

如果是樱夜舞在这里，一定不会是这个结局吧，她一定会得到很多倾慕，然后她会有一场华丽的表演，那份精彩无出其右者。我虽然有着与她相似的容貌，可是没有她那种夺目的天使光环，在这么优秀的班级里更是无人问津了。

“喂，看起来，只有我可以与你组成一队了。”一个款款的声音响起。我一怔，发现不知是什么时候离岛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高高的个子，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我瞪着他，不知他在打什么主意，直觉上感到他是不怀好意的。

“可是，你必须求我，请求我加入你这组。”他那一头银色顺滑的长发真的像是精灵啊，可是我听说好像许多恶魔也是一头银发的。我按捺着心中因为他那嚣张的口气而生出的强烈不满，打量着其他男生，发现大家都用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在看我。

我恍然懂了一件事，他们是故意的，故意要给我难堪。我刚想说我根本就不想参加，离岛的声音却从高高处飘了下来：“否则你就得退出。可是身为电影班的学生却不参加班级要求的活动，你就会被退班。我倒真想看看你从班级里滚出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现在这个蠢样子。”

他的话越来越冷，到后来竟透着一种难掩的恨意。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我和他刚刚见过两面啊，他为什么要恨我？

班级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讲话，仿佛大家都在期待着我会被赶出去。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倔犟地扬起了我的脸。

休想。

我是很正式地走进这里来的，才不要当谁的玩偶，除非我自己想走，否则谁也没有那个权利赶我走。

“你现在很难过对不对，觉得自己很难堪，很丢脸。天啊，你太可怜了。”离岛还在无情地用话语折磨着我。

也许，他在期待我会放声痛哭什么的吧，我才懒得理他。突然，我看到昨天被我撞到的那个男孩并没有参与到羞辱我的行列中来，他好像也没有加入到那两组去，只是静静地坐在他的位子上看书。我不假思索，站起身，走到他的座位旁，大声对他说：“虽然我不知道你叫

什么，我们也是刚刚成为同学，可是你愿意与我合作拍摄电影短片吗？”

Chapter 4 华丽赌约（3）

我紧张地看着他，很怕他脸上会泛起一个讥诮的笑容，然后一口回绝我。可是他只是放下了手中的书，转头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是迷茫，甚至无措的。

“你不讲话是不是代表你默许了？”我心中升起希望，开心地望着面前这张谈不上光媚，只有一丝清秀的脸。

“小童同学，你还是不要自以为是了，梓他根本就不会讲话。而且他因为身体的关系是被特许不用参加任何活动的。”离岛双手环在胸前，冷冷地说。

不会讲话？可是他明明听到我在说话。我惊奇地望着他，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更多的无措，那清秀的，甚至是柔弱的无措，水波样地，一波一波地向我袭来。

于是我对他微笑：“可以吗？就算你是不会讲话也没关系，我是非常真诚地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合作。请你不要让我失望。”

他听了我的话，缓缓地垂下了头，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哇，他答应了。我兴奋得差一点跳起来，第一时间转过头，用力地瞪离岛那个家伙。

离岛耸耸肩，摇摆着从我们身边经过：“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期待你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短片吧，不过，还真是有些难度呢。”说着他用力地拍了拍梓的肩头，“祝你好运，高木梓。”

这是明显的挑衅！我火气上涌，扭身对他大叫：“要不要打赌，我拍的片子一定比你的精彩？”他一怔，望着我喃喃地说：“好啊，怎么赌？”

“我听老师说这些短片最后会被皇太后看到对不对，如果我们做的片子不是太后最赞赏的就算是我输了。”

我的话引起了全班的嘘声，离岛愕然，眼神有些迷离地望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如果你输了会怎样？”

“随便你要我怎样。可是我如果赢了呢？”

“也随便你要我怎样。”

“好极了，我要你对这位同学道歉，因为你刚刚对他的态度非常不尊重。”

离岛的眼睛更加迷惑了，定定地，他说：“好，我跟你赌。如果你输了，我要你从酷比一路游海回郁金。”

“没有问题，是谁告诉你我游泳游得很好的来着。”我笑着回答他，感到所有郁闷都一扫而光。望着面前这些薰国最高贵和优秀的学生，我一点打赢的把握都没有，不过就算最后的结局是我会输掉也没关系。

不就是游过一片海吗？

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匆匆收拾好书包，一路小跑地追上早一步离开班级的高木梓。可是喊了他几声，他理都不理我，依然是闷着头走他的路。

“喂，喂，高木同学，你等一下。”我一手拉住他的手臂，一手指指我的耳朵，“你可以听到我的讲话吗？”

他一怔，随即条件反射般地挣开了我的手臂，局促地望望左右，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大步地走开了。我瞪大眼睛望着他，有些气竭。唉，是害羞吗？可是你是男生哎。而且，你有必要像躲瘟疫一样地躲我吗？

到电影班的食堂去吃饭，当天供应的是红酒牛排。我坐在高木梓的身边，他却依然把我当成空气。餐厅的落地玻璃窗前晃过许多精心打扮的酷比女生，她们向进餐的男生们投来无形的粉红色的绣球，占了一面墙的超薄显示屏正在播放着ＮＢＡ全明星赛……不过是吃个饭，还真是热闹。

高木梓不为所动，静静地吃着东西，消瘦的脸颊没有一丝表情，连眼镜背后长长的眼睫毛都是静止的。

我闷闷地切着牛排，心想，难怪离岛会说和他合作有难度，这家伙真是一个超难沟通的人。只不过，他那种冷漠却并不是傲慢，而是无声的拒绝。

可是我总不能现在就放弃吧，那不是代表今天晚上就得游泳回家了吗？太冤了。

“喂，你可是答应了我的。”我喃喃地说，情绪无比低落。

本没想到会得到什么反应，可是我看到梓眉头一动，眼睛扫了扫我，有些不安。

真是奇怪的家伙。我向他扁扁嘴，然后拧着眉头望他。他好像更加不安起来了，放下手中的刀叉，左右望望，仿佛想确定自己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然后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的电子记事本，在上面写了些字，然后从桌上推给我。

对不起，你刚才和我说话了吗？我的听觉不太好，没有听清楚。

我的心被他的话震了一下。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古里古怪的人，他有那些行为举止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能讲话，听觉也有障碍的人。所以他才会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会很怕与别人交流，因为即使是善意的，因着沟通的不便，也会让人感到麻烦。

我连忙在记事本上写下：没有啊，我刚刚只是在活动活动嘴巴，这里的牛排好硬啊。

他看了我写的话，嘴角泛起一个淡淡的笑，继续埋头吃东西。这笑容真是清澈，不愧是高木家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那种高贵。

他很快就吃完了他的餐点，静静地候着我把餐盘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这才在记事本上写下：你如果有话对我说，可不可以和我去一个地方？

我看着记事本上的字，用力地对他点点头。他再一次笑了，依然是淡淡的清澈的微笑，这一次因为看得仔细，我感到他的眼瞳也如那笑容一般清澈。

高木梓带着我来到了城堡后侧的一片小松林，这片松林后的不远处就是海，我们可以透过并不见浓密的松树看到蓝色的海和银白色的海浪。树林里非常宁静，散发着好闻的松树的清香。一到这里，梓变得不再那么封闭和紧张，他笑着用手对我比画着，让我看远处的海和松林间筛进的阳光。

“现在你能清楚地听到我讲话了吗？”我也对着他开心地笑。

他点点头，在记事本上写道：对不起，在混乱的环境里我总会不自觉地紧张。上午你说想和我一起组队拍短片，我很愿意，也谢谢你能找到我。希望我不会麻烦到你。

我望着这个男孩，心里萌生了一丝歉意，老实说，他只是我抓到的一根救命的稻草，是因为有着倔犟和不服输的性格我才会蹦到他的身边，向他伸出友谊的手。

“我才要谢谢你呢。”我不好意思地说着，然后好奇地问他，“你的听力是怎样的呢？可以听到什么程度？”

“左边耳朵是全聋的，右边好一点，只要不是很小声就可以全都听到。”

哦，难怪我刚刚在他左边讲话的时候他不怎么理我，而早上在教室里邀请他的时候，我是立在他的右边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发生了意外呢？”

Chapter 4 华丽赌约（4）

他的笑容消失了，很显然我问了一个他不喜欢回答的问题。怔了一会儿，他垂下了头，手中拈着笔迟疑着没有下笔。我连忙走过去挽着他的右臂，笑着说："我超八卦的，你不用什么问题都回答我，因为那样会烦死你。喂，咱们还是想想怎么构思那个短片吧，要一周之后就交上去的，时间很紧。"

——你做导演吧，我会听你的。

"好的，今天我不睡觉也把剧本弄出来。"我用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眼眯成了一条线。那一刻，真是踌躇满志。

"拍白雪公主吧。"坐船回家的时候，思思听到了我准备拍短片的计划后大叫，"我好喜欢看那个片子。王子吻醒公主。"

真是损友啊，这是什么烂提议。

"喂，你让我从哪里找七个人来演七个小矮人！"

"是啊，挺难的，不过，我愿意演恶后母或者毒巫婆。"

她还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感动地抱着她来回地晃："谢谢，谢谢，如果我的故事里有类似的人物我一定请你来演。"

"小童，你真的要和那两组比赛吗？"闹了一会儿，我们终于静下来好好聊天。

"当然，赌都打了，如果比输我可是要横穿这片海呢。"我望着身侧轮船吞吐着的海水，"啧啧，起码有一公里，离岛这家伙还真狠。"

思思担忧地望着我，欲言又止。

"喂，是不是朋友？有什么话直说。"我抱着船栏杆看着那海水，有点晕。

"我劝你啊，明天还是去求和吧。你以为你们班的学生都只是懒洋洋的，靠着父母亲的关系才得到这样高级待遇的米虫吗？才不是呢。离岛我和你讲过吧，他现在还保持着几项游泳的国际纪录呢。还有你说的那个邪邪的银风，他也是不得了的人物，他玩电脑玩得神了，去

年他做出的贺校庆电影片段全是电脑特技，比《星球大战》还专业呢。高木葵更是了不起，他很小的时候就在法国开画展，人称是缪斯女神的宠儿，他做摄影拍出来的片子，一个短短的没有对白的镜头就能让你感动得流泪。还有罗白苏，她已经拍过好几部好莱坞的电影了，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大家都说如果她早生几年，《铁达尼号》就没有凯特温斯莱特什么事了。”

听起来真的是很棒很优秀的一些人啊，可是要我因为害怕而缴械投降那是不可能的事。

“思思，谢谢你提醒我，可是我不会什么都没有开始就服输的。我也许什么光辉的历史都没有，我唯一的伙伴高木梓也许不如他的同学们一样有着健全的身体和他们早早都建立起来的自信，可是每一个开始都有继续下去的理由，我不是为了输赢去努力，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他们可以很优秀，但是没有权力说我们差。事实上，我就是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差，为了这个，就算是必须横穿这片海我也在所不惜。”

思思感动地握住了我的手：“你说得太好了，小童，我挺你。”

感动的情愫还没停留三秒钟，她突然又转移了目标，对着缓缓到来的岸大叫：“哇哇，你猜我看到谁了？”

“谁？”我也好奇地向岸上瞄。

“是酷比的两位天使级的客座教授哎，艺术系专教大家拉小提琴的景老师和公共语言文学系的樱夜辰老师。”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到我的小叔叔辰和另一个高个子的男子立在远处的码头上，好像正在聊天。思思真不愧是来钓金龟婿的，眼神还真是好。

“什么天使级的？”

“就是超越偶像级的那种。我告诉你，酷比有两股追星潮流，一个方向是冲着你班的那些金光闪闪的花样男生，另一个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位优雅博学的花样老师了。追男生的呢，就比较疯狂

大胆一点，倾慕这两个人的，就都会比较含蓄啦。唉，他们好帅啊。你知道吗？小童，景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男人，他原本有一位爱人，后来他的爱人因为心脏病的关系死掉了，他就再也没有交过其他的女朋友。我们系的女生都很喜欢他，可是都是这样遥遥地看着他，然后在心里祝福他永远拥有宁静的幸福。”

我望着那个面目愈见清晰的男子，他立在微熏的海风中，身上独有一种奇特的气息，像一件优雅的艺术品一般，给人一种悠远而静谧的感觉，又像是一首高贵而又和谐的小提琴曲，曲调悠扬地向我袭来。爱人离去了，他独身相守，这是多么动人的感情啊！我心头一动，暗想这真是个很好的故事，如果我可以把它用电影片段拍出来，一定会非常感人的吧……

“而那位有一丝神秘的，总是让人很难捉摸的辰老师，我们曾一致认为，对这种男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竿子打晕，然后偷回家藏起来。”

什么！要这样子对我的小叔叔！不行，连想都不行。

“喂，你们太过分了吧，没有别的事做吗，只会这样子研究男人？听着，不许打辰老师的主意，在脑子里想都不行。”

思思大张了嘴，喃喃：“我在酷比的终极目标就是找一个不错的男人嫁掉，这可是我父母亲给我的重大责任哎。”

“不行！想要我这个朋友就不行！”

“那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不行，连想也不行。”

Chapter 4 华丽赌约（5）

作者：月光小掬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想是控制不了的啊……”

船停靠到了码头，我和思思下了船。辰和景向我们走了过来。思思紧张地抓紧了我的手，用蚊子一般的声音说：“不会吧，他们向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了，我们不要错过机会啊，一定要去搭讪。”

我用力回握她那只很没用的手，心想思思可真是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小叔叔。”我一边叫着一边拉着思思迎上去。

“我是来接你放学的，今天的船是误点了吗？我等了好长时间。”

“你是来接我的，哇，我要感动得流泪啦。”我用手在脸上做出夸张的拭泪的表情。

他笑了，一把把我的手拉了下来，然后用力拍了拍我的头：“哪有这么夸张。来，认识一下我的朋友，景。景也是酷比的客座教授。”

“景叔叔你好。”我连忙向景点头示意。

景用他淡淡的目光望着我，随即笑了：“叔叔，还是别这么叫了，我可没有辰那么玩心大，让一个只比自己小一点的女孩喊叔叔，你还是叫我老师吧。”

“我最好说话了，呵呵，那就叫你景老师。”说着我把缩在我身后的思思拉了过来，“小叔叔，我也介绍我的朋友给你，这是思思，我到酷比的第一天就交到的好朋友。”

辰点点头，微笑着望着思思，说：“认识你很高兴。”

这普通到了极点的话已让思思招架不住了，她面色苍白，目光闪烁，仿佛快要晕倒一般，努力地回了句：“樱夜老师好。”然后就甩开我，飞也似的跑了。

我暗自摇头，心想刚刚还说要把人打晕之后拐走，如果是这个样子，那结局还不知是谁拐谁呢。

Chapter 5 横渡公海（1）

——你愿意留在天堂吗？不，天堂离他太远了

景的故事给我灵感，我很快就在心里框框出了一个故事框架。电影系的那两组也忙着拍摄他们创设的电影片段，因为打赌的关系，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封锁。可是对于我和梓拍什么、怎么拍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理睬。

真是高傲又自负的敌人。

我本来以为拍一个会动的东东出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可是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一切都需要非常专业的理论做基础。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了。那一刻我心头涌上了强烈的挫败感，可是很快高木梓又为我赢回了信心。

他真是一个超专业的人，所有冷冰冰的拍摄机器他都会操作。当我趴在他的右耳上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样的画面，他都有办法很轻松地把它完成。他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帮手。

而且他会一直用他的不染尘埃的微笑来鼓励我，用手势对我讲我很棒，这个故事很棒。我们，很棒。

可是我知道，真正棒的是这个失聪又失声的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却有着清澈微笑的男孩。他是我的摄影师、场记、主演、剧务……没有他，这个感人的故事只能躺在我的头脑里睡觉。

终于，我们完成了。

那已是周末的最后一天了，第二天，我们就得把片子交上去，然后等待在大礼堂公映的那一刻了。

很晚了，独自坐在小小的剪辑室里，我望着样片发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另外的那两组早就弄好了这个十分钟的短片，然后就总是有人提醒我这几天的海水潮汐很正常，如果想要渡海还是赶早吧，下一周，就不知天气会怎样了。

我懒得理他们。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一秒钟一秒钟做出来的关系，我觉得片子很差劲，每个细节都那样的粗糙。唉唉，真是要死了要死了。

掏出手机，我第一次给樱夜辰打电话。

“小童，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回家？”

“我，我还在学校，在艺术楼的剪辑室里，还在弄那个十分钟的短片。小叔叔，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看一下？”那一刻我突然心头涌上一个念头，他是我最信赖的人，只要他认为我做的东东还不错，那么就算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也没关系了。”

“可是，已经没船了。”

哦，可不是吗？我已经忘了校轮一天只有一班。只好这样了，可是没有让他看到，真是令人失望。

“那好了，算了小叔叔，到公映的那一天一样会看到的。”

“你吃饭了吗？”他沉吟了一下又问。

“还没有。你不用担心，这里还有我中午吃剩下来的面包，我一点也不饿。我今天就在剪辑室睡了，再见，小叔叔。”

放下电话，我无奈地趴在操作台上，泄气地叫着：“退班就退班好了，我干吗要弄这个呢？”因为忙碌了一周，所以现在全身上下都是一种解脱的累，不一会儿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在梦中，我仿佛化身成了多萝西，一个人走在翡翠城的城街上，想要去见ＯＺ，可是走啊走的，永远都走不到街的尽头。

睡梦中，忽然感到有人在移动我，然后，我被一个人抱在了怀里。我全身的警戒细胞都惊醒了，条件反射般地抬起手，准确无误地抓住了那个人的脖子，随后我张开了双眼，看到抱着我的人竟是樱夜辰。

咦，难道在做梦中梦？因为没有船，他不可能飞越那片海啊。

“放下你的手，自卫意识这么强刚刚为什么不在睡觉的时候锁上门？”没错了，就是我的小叔叔，他那身迷迭香的气息如此清晰，不可

能是梦境。我连忙松开自己的手，然后任由他把我放在一侧的长沙发上。

“你怎么会趴在那上面睡着了呢？那个睡姿是最累人的。还有，你让我过来就是看你睡觉吗？”他拉过椅子坐下来，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我瞪着他，半梦半醒。

“ＯＺ，翡翠城堡里的大魔法师，可是他是个骗子。”

哦？他高高地挑起了眉头：“你把我当ＯＺ吗？”

“那是我梦中的一个人物。”我稀里糊涂地说着，把沉重的头放在他的膝上，双手环了他的腰，“我去求见他，可是一直找不到他。”

他啼笑皆非地摸摸我的头：“你还是醒一醒吧。喂，要不要吃东西？我给你带了晚饭。”

这句话成功地让我清醒了过来，我惊喜地看着他把一个餐盒放在我的眼前。

“可是，你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你真的会法术吗？”我一边儿狼吞虎咽地吃饭，一边含含糊糊地问。

“我有私人直升机。”他走到操作台前，摆弄着电脑。

我眼前立刻现出倾慕的桃心，可是很快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可以驾驶吗？”

“我开了夜视镜。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我总不能让你一个人饿着肚子睡在空无一人的教学楼里。”

我吞咽着可口的饭菜，眼睛湿湿的，十八年来，这是第一次被人牵挂。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打开了播放器的按钮，随口回答着：“当你流着眼泪说，你愿意为了我填补那个半年前的破洞，请我一定不要不要你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这样照顾你了，不让你再饥饿、孤独和惧怕未来。”

Chapter 5 横渡公海（2）

唉，为什么要讲这些让人流泪的话呢？我放下饭盒，一下子蹦到了他的背后，感动得像个孩子一样攀到了他的肩上。结果他很快就皱起了眉，说："去刷牙。"

在洗漱间里，我用心地刷了牙，还把我的脸洗了洗。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很邋遢，还真是蛮有废寝忘食当导演的样子。

回到剪辑室，樱夜辰已经看完了那个短短的片子，晃着摇椅想事情，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的片子很差吗？

"明天就要交上去吗？"他问我。

"是啊，怎么了？很差吗？"

他望着我，欲言又止，一直转着摇椅，让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不是，不会很差啊，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事实上我觉得棒极了，你感动了我。不过呢，这个片子皇室的人看到后也许会在薰宫里引起轩然大波。"

他的话让我如坠雾中，不知是喜是忧。

他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安慰地笑："喂，你很了不起，第一次做片段就弄得这么好，不要去管皇室的那些人了，我打赌你一定会让你电影班的那些人刮目相看的。"

听了他的话，我也眯眯眼笑开了。已经没有时间了，管它未来会是怎样呢，反正我把它用心地完成了，我的小叔叔也对我说了它很棒的话。其他的，我才不在乎呢。

电影班十分钟小片段公映的那一天，酷比城堡的礼堂里座无虚席。

几乎班里的每一个男生都有他们的后援团，那些少女们在放片的前半个多小时里兴奋不已，那场面不逊于任何一个临近尾声的大型选

秀活动。

当电影班的每一个成员走进礼堂的时候，她们都会发出尖叫连连的声音，我得拼命地掩住我的耳朵才能保证自己的耳朵不被震聋，梓也皱起了眉头，说明他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时代的少女们，真是强悍啊！

后来，放映的前五分钟，皇室的成员也进场了，全场立刻静得连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于是我看到了一群人拥着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年女人和一个帅得像海神一样的青年走了进来。我想他们一定就是皇太后和薰国的皇帝高木桐。

桐长得真是太帅了，不愧是薰国甚至全世界的第一美男子。

那群人里有樱夜校长、辰、景和一些我不认识的皇室成员。他们坐在我们前面隔了一排的位子上，应该都是集中在薰宫金字塔的最顶端的人物。

整个礼堂里鸦雀无声，一位皇室发言人上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表示皇帝陛下和皇太后娘娘都对皇室贵族学校抱着很大的期待，希望可以在这次的活动中得到惊喜。然后，所有的顶灯都熄灭了，公映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短片是离岛和银风那一组制作的，在这十分钟里，他们巧妙地把近百年来的许多经典的片段和他们拍摄的片段组合到一起，汇集成了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增加了许多搞笑的情节。整个故事镜头衔接非常巧妙，色彩经处理后也浑然天成，很有些大师的感觉。

片子放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我也由衷地为他们鼓掌。思思说得没错，虽然他们整天懒洋洋地待在电影班那个超腐败的屋子里，像一条条冬眠的虫，可是认真地做起事来，还真是挺像样的。

第二个短片是罗白苏那组制作的，她明显是把《铁达尼号》那个精典的“You jump，I jump”拿来就用，在镜头下，她所有的美丽都在放大，深情款款地对她的杰克展示着她的幽怨，真是过足了当露丝的瘾。还有那海那船和那夜，真是太铁达尼了。

大家继续鼓掌。

我看到皇帝陛下高木桐身子向左倾着，好像有些不耐烦了。

巨大的显示屏幕上终于播放起了我和梓制作的电影短片。我紧闭着双眼，生怕那东西放大以后会显得粗糙而僵硬。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梓非常专业，他很会处理镜头。

他对我提过他是这个班里唯一一个因为喜欢电影而加入的学生，可是老师们因为他身体上的障碍，从不让他参与拍摄。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吗？人们要么是自以为了解别人，要么根本不去了解。

我选了《童话》作为主题音乐，于是这首有着淡淡的哀伤和憧憬的歌曲一直贯穿影片的始终。

在十分钟的电影片段里，一个女孩死后被天使带到了天堂，来到了上帝的脚边。上帝告诉她，她可以保留她在尘世上的三天回忆。她感谢了上帝，然后作出选择。

于是，上帝指给了她那三个回忆。

第一天。她因为心脏病发晕倒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之后，在美丽的海洋馆里她对深爱她的男孩说她已经不再爱他了，男孩伤心地离去。

第二天。独居在一个小小的村屋，窗外传来了悠扬的小提琴声，她泪流满面，终于打开了紧闭的房门。她与那个男孩长久地?视着。

第三天。在一株樱花树下，满世界樱落如雨，她倒在男孩的怀里，轻声地对他说她爱他，然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女孩以为这就是她可以珍藏以度过永恒岁月的爱的全部，可是很快她看到樱花树下的男孩紧紧地抱着已经失去意识的她，哽咽地说：“你知道吗，死去以后所有的记忆也会随着消失，那么你也会忘掉我吗？这是我无法忍受的。为此，我愿用我的生命换得你记得我，即使，为此将你上天堂，我入地狱。”说着他也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女孩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到特许保留三天的记忆。

缓缓地，她虽然泪水不断，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浅浅的微笑，她低喃着：“以为是结束，是我错了，一切都在继续，连同我们的爱。”

带着这三天的回忆，她走向地狱之门。

上帝问她：“你不愿意留在天堂吗？”

女孩回答：“不要，天堂离他太远了。”

短片放映接近了尾声，女孩一步步走向了那道白光四溢的门。我已经忘记了紧张，傻傻地望着偌大的屏幕，看着那道幻化如仙境的门，想起那是我和梓用四个白炽灯泡造出来的效果。唉，真像那么回事啊，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惊喜。

Chapter 5 横渡公海（3）

全场寂静无声，我不敢相信大家都会被这个故事感动，可是事实上梓演的男孩在镜头中无比深情，几乎让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了。

突然，我看到皇太后娘娘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在所有人傻傻的注视下离席而去。很快，猜疑声四起，全场响起了小规模的骚动。我的心一下子如同掉到了谷底，她是因为很不爽这个故事才会离开的吧？正垂头丧气，突然不远处传来了鼓掌声。我探头一看，只见高木桐泰然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正清晰而有力地鼓掌。

皇帝陛下带了头，全场自然一力地应和，于是掌声慢慢地响成了一片。

到底是怎样啊？他们喜不喜欢呢？我如坠雾中，心里七上八下地摸不着底了。

梓听到了掌声，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微笑着向我祝贺，我真希望自己和他一样是个半失聪的人，在自己那个没有太多顾虑的世界里为众人的掌声而快乐。

“小童，你拍的那是什么东西啊？皇太后看完之后非常不快，传话让我们把它立刻销毁。”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导师一进班就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通训斥。

虽然是已经暗自猜到的结果，我还是一下子被她骂晕了。有没有搞错，那个片子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就算它再不好，起码是很真诚的，对爱之真诚不是薰国大学生在入校第一天就恪守的校训吗？而且它是我付出好多的努力和心血才做出来的，毁掉它，这不是和让妈妈杀死自己的小孩一样残忍吗？

老师见我低着头不讲话，有些火大：“听到没有，你给我把所有的样片都毁掉。真是的，才来几天就给我惹这么大的麻烦。你以后做事小心点，电影班可不比那些草根学生的班级，不能由着性子瞎搞。”

我咬着下唇，心想，有没有搞错，谁该是那个火大的人啊？因为那高高在上的薰宫里的一个不喜欢，就得把最起码的是非善恶都抛弃掉吗？如果这就是电影班的规矩，我宁可去那种可以自由自在地思想的草根班级。

“喂，你怎么不讲话？”老师火冒三丈地抓着我不放。

“老师，你这是干什么啊，有必要这么生气吗？在我看，小童的片子拍得很不错，起码让人很感动，这是电影的第一要素，是你讲的哎。”银风懒洋洋地插嘴，没想到他还挺正义。

“银风，这件事与你无关吧？”

“没关啊，没关系就不可以讲话吗？如果所有人都不让哥白尼讲话，那么我们都自以为是地生活在天圆地方的自我中心论里边呢。老师，现在什么时代了，太后娘娘的一句话，要不要当成圣旨一样？”

“银风……”

“我昨天把礼堂里发生的故事讲给我爷爷听了，你猜怎样，他没有看就被小童的故事感动了，还让我把样片带回去给他看呢。老师，您让我怎样回答他呢？告诉他，我们老师在搞信息独裁，把所有的片子都毁了？”

导师听了他的话一下子就蔫了，她可不想因为太后得罪总理大人，就打了个哈哈：“你这个孩子，就会开玩笑，我哪里搞什么信息独裁了。上课吧上课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她一路小跑地奔了下去。

电影班的同学们于是又懒洋洋地开始精神上腐败。

我感激地看了看银风，他向我坏坏地一笑，眨了下眼睛。

罗白苏却在这个时候抬起了高傲的头，一脸冰封般的美丽，淡淡地说：“我记得有个赌约哎，大家都忘了吗？我，可是很期待看到有人英勇地渡海呢。”

电影片段公映之后，离岛的那组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我这一组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只有她的《铁达尼号》，如沉入了深深的海底，被大家遗忘到了角落里。

全班同学立刻兴奋了起来，集体问离岛什么时候追讨兑现赌约。离岛只是不答。早在昨天公映结束后他就该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要求我渡海了，可是他对那场赌却闭口不谈。

“上课呢，起什么哄，想游泳自己去游啊。喂，老师，你管不管？”他甩着一头银发酷酷地说。

讲电影史的老师是有名的聋哑人，器官功能正常，可是修养和高木梓有一拼。他继续用花体字在黑板上抄写N个著名导演的情史。字写得相当认真。

奇怪啊，离岛应该是那个叫我去渡海叫得最欢的人才对，前些日子他不是还在用一种恶狠狠的声音对我说：“快给我滚出电影班。”

啪！啪！啪！一种沉重而缓慢的敲击声响了起来，班级里静了下来，大家都惊异地望着那个敲桌子的人——高木梓。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微笑地拍了拍自己，然后用右手做了个海波样的游泳姿势。

银风诧异地问：“梓，你的意思是你替小童去渡海？”

梓笑着点了点头，做手势说明是因为他的关系才输掉了这场赌，所以他应该代替我接受惩罚。

什么嘛！愿赌服输，我可是早就做好?游泳的准备。一把抓起了书包，我大义凛然地说：“赌，我确实是输了，现在我就渡海回家。因为过海时间可能会很长，所以请各位同学帮我向老师们请假。”说完我就一溜烟地奔出了教室。

因为酷比像一座世外仙域，所以人们把这片连接郁金和酷比的海戏称为公海，对它的自由和美好给了最好的评价。一天当中的每个时刻，公海都会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美好，荡漾着细碎的神秘和优雅的壮观。

……

——电影班的新转校生要横渡公海啦——

——本年度最华丽的赌约即将兑现——

——挑战公海，离岛后辈又演壮举——

……

就在我背着书包，走向位于白沙贝壳般的月牙锁岸边的时候，我将横穿公海的消息不胫而走，学院的内网上帖子狂飞，各教学楼和系所的学生竞相转告，然后大家像参加运动会一样都奔出了所在的班级，蜂拥冲向岸边……

Chapter 5 横渡公海（4）

我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回头看了一眼，立刻看到了这壮观的场面。很显然，我这蛮离谱的行为点燃了大家心中熊熊的好事之火。新闻系的学生夸张地动用了院所的新闻转播车，开始对我进行着全程的追踪报道。我头顶的空气中响起了校园名嘴的声音。

“小童还有约一百五十米的距离即将到达公海岸边，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们先对小童这次横穿公海的动机进行一下分析，请大家参与。我们这里有几个选项：一、证明自己。二、失恋。三、与同学赌气。四、暗恋同班男生，为引起其重视。请大家登陆学院内网新闻系网页，网址www.******.com.或用手机拨打?菖?菖?菖?菖，进行投票。我们将密切关注票选结果。现在请校学生会的观察员对这次事件做专业分析。”

“大家好，我是?菖?菖?菖……”

听着这些响彻酷比的声音，我头皮开始发麻，什么啊，不就是打个赌输了吗，大家有必要这么关注吗？到薰国来，我一直为它的美丽而心动，这还是第一次见识它的热情。

奔跑到海边，我再也没心思考虑公海的距离以我的能力来说是个天大的挑战，丢下书包，脱下外套，我想也没想就一下子奔到大海里去了。这时候，新闻广播车正在播放着：据最新统计，认为小童下定决心准备横穿公海的主要原因是第四条：暗恋同班男生，为引起其重视。支持率达九十个百分点……

海水很冷，我一下水就被凉得全身直打哆嗦，于是我想起我还没做下水前的准备活动呢，可是背后喧闹的声音让我只想逃开，我鼓起勇气向遥遥的对岸游去。

冰冷的无边无际的海水一漾一漾地在我身边起伏，我努力调整着泳姿让自己可以尽量地轻松一点，可是我的牙齿从一入水的时候就开

始颤抖，让我可以听到牙齿相击的咯咯的声音。我一边奋力地摆臂一边不自主地想起了很多事。那些让我感到寒冷的事情。

我想起走出孤儿院去找工作，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冰冷的目光望着我。后来，一群人对我投来了不怀好意的目光，他们握住我的手指，连连称赞真是长了一双好手，长而灵活。我不听他们的话去干活，他们就打断了我的手臂，微微姐看我可怜才帮我逃了出来。

我的手臂，是的，我断掉的手臂，好痛啊。

曾经断过的左臂发出了剧烈的疼痛，它痛得我几乎产生了幻视，我感到四面八方涌过来的不是海水，而是凶狠的棍棒。

天地是如此的寂静，仿佛要用这种寂静安然地看着我自生自灭。我用残留的意识机械地游着游着，心中充满了恐惧，我不该太逞强的。

好不容易才活下来。

好不容易才遇到樱夜辰。他像一缕阳光一般地出现在我的身边，在我的鼻端那神奇的迷迭香的味道变成了天堂的味道。

他说他已经决定永远都会照顾我，从此不再让我饥饿、孤独和惧怕未来。

真是太过分了。我还没有让樱夜妈妈笑，没有让樱夜舞的故事能够继续下去，却稀里糊涂地跑到这里游这该死的泳，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我得撑下去。为了辰，一定要撑下去。

不知这样咬紧牙关游了多久，我身边突然传来了皮划艇游近的声音。很快，一只皮划艇停到了我身边。我抬头望去，只见高木梓立在小艇上，焦急地望着我。他挥舞着手臂让我到艇上去，然后把一只桨伸向我。

要不要到艇上去呢？事实上我离岸边已经很近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努力地坚持一下就会成功。

于是我大声地说：“没关系，我可以的。”

可是因为讲这句话我一下子泄了气，我的头脑瞬间一片空白，两侧的太阳穴好像被什么用力地挤压，痛得让我无法呼吸。我的四肢再也不听指挥，带动着我的身体向水中沉溺了下去。

咸咸的海水瞬间冲入了我的口鼻，我一阵窒息，随后失去了知觉。

Chapter 6 独身皇帝（1）

——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有着自己的

想要相信和坚持的东西

我醒来的时候感到眼前的阳光灼烈如箭。

一个人正在用力地捶打着我的胸口为我进行急救，好痛。我皱紧了眉头。

那个人，他被包裹在阳光里面，仿佛全身都会散发光芒。他一下一下用力地捶打着我，他沉重而急促的呼吸声填满了那个空间。

“不，不要，好痛啊。”我喃喃地说着，随后用力地咳了起来。那咳声是直达五脏六腑的。他终于放开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他裸着前胸，那胸前竟然有一大片灼烧过的痕迹，留下了巨大的疤痕。

凛冽的光芒之下，像被野火烧过的土地。

这个人是谁呢?

很快，他俯身抱起了我，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看到了他的脸。没有了艺术眼镜，这张脸是无比帅气的，长长的睫毛下，那一抹清澈，一尘不染。

我记起这张面孔叫做高木梓。高木梓，救了我的命。

难怪他一直穿着高领衫，原来是有这样巨大的一块疤痕，为了救我他让他的伤疤就这样展现在青天白日之下吗?

谢谢你，真的感谢你。

可是他的胸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块巨大的伤疤呢?

我住进了医院，不是因为溺水，而是因为我那条左臂。大夫对我说，如果我不尽快治疗，它没准会废掉。我吓得噤了声，一路由着他们安置我。

“这种赌也可以打吗？”樱夜辰望见我迎头就是一通教训，“你脑子注水了吗，还是活得太舒服了？生命是用来开玩笑的吗？早知道你这

样，我一定不会把那个又脏又臭的你带回家。”

怒气在他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真是好看，于是我由着他骂，只是呵呵傻笑。当他发火发到了一个段落之后，我张开手臂抱住了他的腰，泪水冲出眼眶，我紧紧地搂住了他：“对不起，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我道歉，都是我的错，我发誓再也不犯这样的错了。你知道吗？就在我快失去力气的时候，我是一直一直地想着你才没有倒下的。”

他整个人呆愣住，终于无奈地抱住了我的肩背。

“不许再有下次了。”

我用力地点头。当然不会有下次，那是恐怖得可以把我从他身边拉开的事，我再也不要做了。

后来，他又问我：“你的左臂是怎么回事？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断了呢？”

“就是不小心，不小心给弄断的。”我打着马虎眼，不想再提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芦柴棒吗，说弄断就弄断。”辰一点也不满意我的答案。

嘿嘿嘿，我一直傻笑着。不说就是不说。这么小的年纪就伤痕累累是没错的，可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在云上。

梓一放学就到医院来看我，他只是静静地立在窗边，脸上架着艺术眼镜，一身雪白的衣服，脸上永远是清澈无比的微笑。回想起遇险那天，他赤膊立在无比雪亮的阳光下，胸口一片巨大的灼烧过的疤痕，我心中满是问题。可是面对他，我一个字都没有提。我想，就像是我那条伤臂一样，每个人都有不想被人提起的过往。他一力地藏着他的伤口，我干吗还残忍地伸手扒开呢？

而且，我一点也不觉得他胸口上的疤痕是丑陋的，因为那是我重获生命后捕捉到的最初的影像。我会用感恩的心记住所有。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梓立在窗口向下望，突然挥动手臂让我到他身边。我好奇地走过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下看。于是，我看到淡

淡的晚霞中，一个银发帅哥卓尔不群地立在医院的大草坪前，正向我的病房方向张望着。

咦？离岛怎么来了？

“他站多久了？”我问梓。梓指指自己，又指了指离岛。

“什么，他和你一起来的。那么久啦，他干吗不上来啊？”

梓微笑，不回答我。

我一路小跑着奔出病房，又被护士小姐押了回来，她为我固定好手臂才允许我下楼去。

“喂，你是来看我的吗？”我吊着胳膊，笑嘻嘻地向离岛走近。他长得真高啊，我得仰头看他了。

他双手袖在口袋里，垂着脑袋，一副忏悔的表情，看都不敢看我。这大男生，真是所有情绪都在一张脸上。那一刻因为他可爱的表情我一下子就原谅了他，伸出没有伤的右臂，我一下子挽住了他：“我们到那边去坐好吗？你好像站了好久好久了，不累吗？”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坐在休闲的凉椅上，他望着我的伤臂：“伤得很严重吗？”

“不会，养一养就好了啊。哎，要不是这手臂，我都不用住院。真的，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对不起。我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你横穿公海。”

“我知道。打赌其实就是赌一口气，我们两个都是很不成熟的家伙，才会打那种赌。呵呵，把它忘了吧。”

“不，我不会忘的。”他的声音突然沉重了起来。我好奇地望着他，只见他目光望向远处的夕阳，一脸寂寥的表情。

“离岛……”

“我确实是个很不成熟的家伙。没理由地恨你，找你的麻烦，想让你难堪，甚至想把你从班级里赶出去。说到底，是因为你长得太像她了，太像我从前的一个同学。”

Chapter 6 独身皇帝（2）

因为樱夜舞他才会恨我？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樱夜舞油画般的脸孔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那是一个高贵的、优雅的女孩，为什么离岛会恨她呢？

“那个女孩叫做樱夜舞，在所有人的眼中她实在是太完美了，没有人不欣赏她，有段时间，我迷恋上了她，那种迷恋是很疯狂的，只要可以和她在一起，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终于，我鼓起了勇气向她告白，我记得那也是在这样一个将近夜晚的黄昏，我和她立在酷比的岸边，看着海水拍打着不远处的礁石。她听了我的告白，没有回答行也没有说不行，她只是笑着问我，你游泳很棒，那么愿不愿意为了我穿越这片海呢。我想那时候我一定是疯了，二话没说就跳进了海里，一直游到了对岸。等我游到对岸，天已经黑了，她像个芭比娃娃一样地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笑着对我说，你真是很棒的人，而且我也知道你是真的爱我的，可是怎么办呢，我最讨厌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了，让我和这种人在一起，我还不如死掉。说完她就带着她完美的微笑走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像个傻瓜一样，全身上下湿淋淋的，像一只刚出水的癞蛤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羞辱，那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一个我喜欢的女孩这样重重地踩在脚下。后来想想，她就是这样的，永远把她身边的人踩在脚下，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她那么高高在上，可以决定一切。

“她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我，我实在是无法忍受。可是因为喜欢却什么事也做不了，后来没有多久，她就自杀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死，我为她的死哭过，可是心里更多的还是一股无法发泄出来的郁闷之气。后来，你来到电影班，就像是她再次出现一样，有着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气质，所以，我才会做出这些事来。”

我怔怔地望着他。因为他的话，我的心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樱夜舞真的是这样一种女孩吗？可以把人的自尊重重地踩在脚下。回想

她立身在美丽的油画中，那一刻的仙子般的神韵，真让我无法把她的美好与这种自以为是等同起来。樱夜舞，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你虽然和她长得非常相似，可是你们一点也不一样。你并不完美，可是真实；你并不优雅，可是坚强。樱夜舞绝不会允许有人对她挑衅，别人呢，不敢也不能。她上课的时候背脊挺拔，从不睡觉，你却可以把自己扭得像棉花糖。她不会和高木梓讲话的，因为从来都是别人主动和她搭讪。最重要的是，如果她来策划一个十分钟的影片，她也许会把《胡桃夹子》或者是《天鹅湖》拍出来，因为她是绝对的主角，而绝不会只是讲一个没有自我的小故事。当我看清这一切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对你做的太过分了。你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你很亲切，宽容而善良。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和樱夜舞成为情侣，可是我想，我一定可以和你成为朋友。怎么样，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并和我做好朋友吧。”

我望着他真诚的脸，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流，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笑了，伸出手来，按在了我的头上：“快点好起来，没有你的电影班实在是太乏味了。还有啊，如果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一定会给他好看。”

“没问题。”我也把手按在他的头顶，哎哟，虽然因为他的高度做得很困难，可是终于做到了。

他立刻大声笑了起来，在微微的晚风中，他银发飘洒，像一个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神箭精灵，一脸的开心和释然。

离岛离开了，能够和他冰释前嫌我很开心。可是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到樱夜舞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完美，奇怪的是，这种发现竟使我感到她不再那么遥远，而是真实了起来。

这个美丽，却也高傲的女孩，她对自己要求完美，对别人也是一样，可是是什么使得她不惜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她这样不管不顾身边那些爱她的人们，是什么让她如此的极端呢?

真是一个神秘的人啊！

我坐在渐渐暗去的夜色中，心中充满了一个神秘女孩的印象，和我是一样的容颜，却让我摸不清猜不透，我想与她讲话，可是她用美丽而冰冷的目光拒绝着我。

过了半个多月，我左臂的伤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樱夜辰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把我接回了家。那天夜晚，是我来到薰国遭遇的第一个风雷大作、暴雨如注的夜晚。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院中的栀子花丛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感到愈发浓郁的花香从窗棂的缝隙中渗了进来，在闷湿的空气中醇厚无比，有种让人窒息的力量。

那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我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中爬上了床，按熄了床头灯。

窗外风雷声持续着，不绝于耳。我有些哀伤地想着那些院中被摧残的栀子花，想着那句“梦里花落知多少”。当明天天晴的时候，院中会有多少?白色无辜的花瓣陷在泥土中，而这座处处盛开着栀子花的城市，又会有多少朵花寂静地凋落呢?

其实人也是一样的。

正胡思乱想无法入眠，我忽然听到我房间的门锁“吱扭”一响，声音是那样的轻，如果你不细听，它一定会被风雨声淹没。

随后房门无声地被推开了。

我因为睡姿不好，人是横躺在床上的，所以张开眼就看到了半开的房门，门后立着一个人影，静静地，像是凝固在那一刻的时间里。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脑中关于人啊花儿啊的那些担忧顿时消失了，全身都陷入了一种僵硬的恐惧中。风雨交加的夜晚，房门自开，一个人影飘进，这些本都是出现在看到或听闻的恐怖故事中，现在居然在我的生命中上演了。

我紧张得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这时一个巨大的闪电亮起，仿佛就落在了我的窗前，在那雪亮的光芒中，我看清楚了那个人，那张脸。

樱夜妈妈。

Chapter 6 独身皇帝（3）

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我看到她的脸，居然是柔和的，那是我在她脸上从未见到过的表情。她盈盈地走过来，一身轻薄的睡衣，在那一刻的光芒照射下，居然带给我温暖的感觉。我抑制住了想要惊声尖叫的欲望，傻傻地看着她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我的床边。

她向我俯下身来，于是那一身奇特的气息飘入了我的鼻端，不是任何花的香气，因为它比它们任何的一种都要温馨。那是母亲的气息，我不曾经历或是早就遗忘的母亲的味道。

她轻柔地摸索着我的手臂，指尖的触感温暖无比，像丝绢一般细腻。她在抚摸我的伤臂，然后，还有我的脸。我听到她用低喃的声音轻唱着：

Hear my silent prayer，

Heed my quiet call，

When the dark and blue surround you.

Step into my sigh，

Look inside the light，

You will know that I have found you.

原来深夜里唱这首歌的是樱夜妈妈，此时，在这个风雨肆虐、孤单无助的夜晚，她像妈妈一样拥抱着我，在我的耳边低诉着：即使你在黑暗中，可是你只要听到我的呼唤，来到我的身边，因为那一刹的光明，相信我就可以找到你。

我全身软弱无力，晕晕地感受着风雨中和伤痛中拥有的这种母亲一般的抚慰，泪水无声地流淌。如果一个人在她十八岁的时候才感受到母爱，那她实在是既幸福又可悲的。

而且，我清晰地知道那种母爱不属于我。在这种迷乱的夜晚，时光的概念也会模糊，所以它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樱夜妈妈就是这样

的吧，把一个睡在她女儿床上，与她女儿的模样酷似的女孩当成是自己的女儿。

或者，樱夜舞本来就是怕这种风雨夜的吧。那么一切就都合理了。

我缩在樱夜妈妈的怀里，心里酸酸的，想着，这偷来的妈妈的温度啊，十八年来最温暖的一夜。

第二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

孤单的床铺。孤单的梦幻纱帘和蕾丝，还有那些粉红色布偶和坐椅靠垫。头上，是静静的花儿浮雕。

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窗前，用手指轻触被雨水模糊的窗玻璃，看到窗外是一个被雨水浸泡的略显苍白的世界。到处是零落的栀子花瓣的痕迹。

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没有了那丝温暖，没有了妈妈的气息。

也许昨天晚上，只是一个梦吧?

谁知道呢?

吃早餐的时候，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吞着杯子里的牛奶。从杯子的边缘，我端详着樱夜妈妈。还是老样子，刻板得像教科书一样，时不时用一种挑剔的目光薄责地看着我。哦，离岛曾经说过樱夜舞坐着的时候绝不会把自己扭成一个棉花糖的模样。

我心头一凛，一下子把趴在餐桌上的身体直立起来，因为动作太大了，不小心把杯子刮倒了，半杯牛奶全都洒到了身上。

唉，泄气地想着，我就是我，如果去做樱夜舞一定是状况百出的。

樱夜妈妈薄责地注视着我，缓缓地用一种冰冷的声音说："你真的十八岁了吗? 一只八岁的猫都会谨慎地对待它的食物，你连猫都不如吗? "她放下了手中的餐具，"我想你来不及和我一起搭车，辰，还是你来载她吧。"说完就起身离开了。

我望着自己一身的奶渍，无奈地翻翻白眼。

樱夜辰望着我，挑挑眉头，似笑非笑地说：“你看起来真像个没断奶的小孩。”

“喂，不要过度行使你监护人的特权，我只是不小心打翻了杯子，你有必要这样讲吗？”我心情糟透了，向他发飙。

他还是用那种很可气的语调对我说：“小刺猬，大清早的火气大了点吧，你想失去第二个送你上学的人吗？”

哼，谁会在夜晚感受到了母亲的关怀，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它还可能有好心情啊！于是我第一次对着樱夜辰大声叫道：“谁稀罕你来载啊，我自己又不是没有长脚。你有没有搞错，才多大啊就逼我叫你叔叔。还有啊，你是什么天使级偶像。喂，你长成这个样子太过分了吧。”

“嗯？”他被我吼得莫名其妙，好笑地看着我，“吃枪药了吗？”

“还有，当什么语言学博士，做人那么成功有必要吗？”

他无奈地摇摇头：“说你像猫你就挠人，快去换衣服，否则真要迟到了。”

“不要！”我气得双脚在桌子底下乱踢，“猫没有衣服可以换。”

他只好走过来，拖起我的手，拉着我离开饭厅：“别闹了。我上午有课，迟到就不好了。”

“你不是说我是猫吗？”

“我收回好不好？”

“你见过说出去的话可以被收回去的吗？”

“见过见过，我现在不是就在收着吗？”

“你不许把我当小孩。”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小孩了？”

“你刚刚说我没断奶。”

“那句话也收回，也收回。”

“我又不是故意把奶碰翻的。”

他已经把我拉回了房间，然后把我推到更衣间里：“我知道，喂，你快点换衣服。今天是出院后第一天上学，你难道就不期待看到你们班那些帅哥吗？”

我发泄了一通，心情好多了，突然觉得很对不起樱夜辰，就把门打开一条缝，笑嘻嘻地说：“对不起，我刚刚是被牛奶吓到了，说了好多奇怪的话，你别放在心上。那个，你是个最成功最帅最宽容大度的监护人，绝对可以和天使ＰＫ的人。”

他背对着更衣间的门，喃喃地说：“被猫挠了两次了。”

Chapter 6 独身皇帝（4）

向他吐吐舌头，我把头缩了回来。突然间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亲近了。他不再是那个远远看着，期待出现在怅然回忆里的人了。

他现在真实得就像是我的一片天空。

渡海重返酷比城堡，除了思思不断地用语言对我大加赞赏外，我发现好像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微笑着向我打招呼。

嗯？曾几何时……我成了校园的明星？

我突然想起，就在我飞奔向月牙锁海滩的时候，有好多辆广播车尾随着我，进行了夸张的跟踪报道，我也是因为厌烦那如芒在背的巨大声波，才会什么也没想就跳入冰冷的海水里。

酷比还真是养了一群好事之徒。

正想着，突然，我看到一幢教学楼的正面一整面都打上了一个霓虹标语，数千万只小的集成电路拼成了一幅大的广告板，图像上正是我甩掉外套奔向大海的那一刻，我的表情居然很坚毅，在留白的地方清晰地打着几个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大字：I think，I do.（我想，我做。）

我头皮一阵发麻。从未想到自己居然有幸成为酷比最新的形象代言人，真是拜离岛所赐。

一路低头小跑直扑进电影班。那些原本懒洋洋，米虫一样的家伙们也直扑了过来，以离岛为首对我表示友好，甚至于做起了揪我头发、捏我的脸颊以拉回我注意的事情，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回想起第一天来到电影班，这些家伙们连看都不屑于看我一眼，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电影班的女性二分之一（好像没有人把我当成女性，所以电影班就公认有两个女生）的罗白苏酸酸地说：“喂，好像有的人根本没有横穿公海成功啊。”

银风邪邪地一笑："那么你打算演出那出You jump，I jump，然后跳入公海吗？"

罗白苏圆睁双眼："我干吗要跳，我又没有打赌。"

"对啊，你没有跳有权力讲跳的人吗？"

罗白苏一下子被噎住了，然后她就气鼓鼓地再也没讲一句话。不过美人就是美人啊，生气了还是很"比优特芙"。

直到上课铃响起，闹哄哄的场面才暂告结束，这些家伙几乎人人都用拍我的头一下做告别。晕，我好歹是个女生，也留着一头的长头发呢，干吗做出这种对待小狗的动作呢？我一直翻着白眼。

高木梓远远地看着我微笑，突然传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别介意，这是他们表达亲近的方式，他们很欣赏你，你又很亲切，所以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你长得很像我们以前的一位同学，可是你和她在性格上一点也不一样。这还真让大家有些不会处理呢。

又是樱夜舞，我的命运仿佛永远要和她连在一起了。

中午的时候我和高木梓一起去吃午餐，因为一周多的合作，我已经很习惯做什么都和他在一起了。他也是一位最让我感到舒服的朋友。

走进大厅点完餐，我们找了一处靠窗的座位。

占了一面墙壁的超大电视屏幕正在播放着ＤＢＳ新闻，很快切换成了一则皇室声明。一个五十多岁的皇室发言人表情凝重地发布着声明。

声明的内容是薰国的皇帝陛下高木桐正式解除了与欧洲一位公主的婚约，不顾因此带来的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他不准备履行皇室婚姻的义务，皇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将在高木一族的后辈中协商确定。

很明显，这位世界上最帅的皇帝决定要独身了。

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错愕不已。我望望左右，只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

窗外，前所未有的寂静，酷比仿佛因为这一条官方发布的消息而陷入了一种时空停顿的状态中。

只有海风，一如既往地从南到北，轻轻吹拂。

一个独身的皇帝，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可是，既然已经是官方发布的信息，应该不会有差错吧。这个高木桐，太前无古人了吧。

喂，你怎么不吃东西？梓不解地拍拍我的肩，向我打着手势。他根本就没有理睬那条新闻。看来在酷比的世界里，只有他是如此的悠然和淡定。

我心有感触，向他笑了笑，没有解释什么。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警醒，于是我感到四周像是乱成了一锅粥。听到这个消息的向所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传递着，四处都响着与桐有关的声浪。

最后的那个关于皇太子的信息更是让大家无比兴奋。无论是皇族的学生还是非皇族的学生都明白，他们将和一个身披未知数?菖的皇太子朝夕相处在一起。

薰国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他们允许一个独身的皇帝，也允许一个?菖皇太子，并为此兴奋着。

真是，蛮善良和自由的。

正想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号码。

“喂，请?你是——”

“小童同学吗？我是景老师，我从辰那里得知了你的电话号码。我受到某人的嘱托需要向你表示感谢，就很冒昧地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表示感谢？”我傻傻地重复他的话。

“是的，你如果有空可不可以到我工作的地方来一下？”

Chapter 7 高木葵（1）

——缪斯女神的宠儿，他有着让人无声哭泣的力量

傍晚的时候，我乘船回到了郁金，然后按照景给我的地址一路找到了薰国国立大学。在这个种满了栀子花的校园里，我嗅着那扑鼻的花香，感受到夕照重重地落在我的身上，很惆怅也很悠然的样子，一路寻到了那间隐在苍松翠柏间的琴房。

铁皮门上有着斑驳的锈色，仿佛生长着许多的故事。

我轻轻地推开那扇门，于是看到一个长长的阶梯教室，走进去眼前骤然一暗，房间的纵深处有一个小小的舞台，舞台一侧有一台有着原木的深黯颜色的钢琴，舞台的顶部有一盏孤独的聚光灯，颜色昏黄，窗子上挂着很厚的窗帘，一切都如梦幻一般。

景正立在聚光灯下，优雅地演奏着一首很好听的小提琴曲。我呆呆地望着他，心中泛起一丝很不真实的感觉。在这样一间充满了回忆味道的小琴房中，在这样昏黄的光线下，外面的天空仿佛很遥远了。而这样一个优雅的帅哥正在演奏一曲说不出名字，却让人有许多遐想的乐曲。

隐隐地，我感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时光破碎的口袋中。

演奏完一曲，景看到我像个布偶一样立在阶梯教室的入口处。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他淡淡地笑了："你来了，为什么不喊我？"随即他又喃喃地说，"也有过一个女孩，就是立在你现在站立的位子上，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许多人都被卷到了一起，一起快乐，也一起悲伤。"

他放下了手中的小提琴，招手让我到他身边去。

我一级一级地走下那些潮湿微冷的台阶，然后踏上了舞台。不敢讲话，因为怕一讲话就会让所有的感觉都消失。

景拿出一张金色的卡片递给我："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接过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是国立电影资料馆的贵宾卡，有了这张卡片，你可以观看所有的影片，也可以参考馆内所有的资料，馆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随时准备为你服务。”

“你怎么会给我一张这样珍贵的卡片？”

“你错了，这份礼物并不是我送给你的，我只是代人转交。”

“那个人是？”

“薰国的皇帝陛下，高木桐。”

我整个人惊住了，皇帝陛下为什么要送我这样一张卡片呢，而且还是为了感谢我？我做了什么事让这位据说集高贵、传统、美貌、智慧和傲气于一身的男人这样用心呢？

“小童，你不要吃惊。桐，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制作的那个十分钟的电影短片。他说你的那个故事教会了他走路，原本，他一直苦恼着以后的路该如何走，现在已经很坚定了。”

我联想到中午的时候听到的那个令人震惊的故事，隐隐地感到如果景这样说，那么我的那个十分钟的片子也许与高木桐现在的行为有些联系。这让我更加无措了。

“可是、可是、我、我拍的是景老师您的故事啊。”

景听了我的话，嘴角牵动了一下，随即淡淡地笑了：“这个故事的确是我的，可是，更是桐的，也许还是许多许多人的。因为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有着自己想要相信和坚持的东西。我不想再多讲了，你已经制作了那个故事，你所知道的事情，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少。”

我怔怔地握着代表皇权的金色的卡片，望着颜色迷离的寂静的琴房，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撑得满满的。

一定有一些动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那里有景，有桐，还有一些拥有着自己信仰的人们。那个故事对我来说也许非常遥远。

也许结束了，也许还在继续。

夜很深很深的时候，我手中握着一张微微闪烁着光芒的金卡轻轻叩响了樱夜辰房间的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辰的房间，因为在我的心

中，辰的一切对于我都是非常美好甚至很神圣的，我宁愿遥遥地望着他的一切，不想惊动一丝一毫。

可是因为景的那些让我感到很神秘也很感动的话，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向辰来问询和求证。

“我是小童，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门没有锁。”很快，他好听的声音响起。

我伸手推开了门，然后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咦，这就是辰的卧房吗？米白的色调，还有一些暗褐色点缀其中，一点也不烦琐，简洁大方，仿佛只看一眼就了解了它的所有。可是那份简洁中，又有着淡淡的优雅的味道在其中。

“你在哪里？”我立在白色的波斯尼亚长毛方毯上，左望右望找不到辰，心想他是不是去了卫生间。

“你的眼神很成问题，我就在这里。”

我连忙扭头循声望去，眼前的一幕令我顿时呆住了。

房间的一侧有一面巨大的窗子，窗子下有延伸出来的窗沿，那里被构造成了卧椅，上面铺着厚厚的雪白的长毛毯，两侧窗帘是海蓝色的轻纱，窗外吹来阵阵晚风，窗帘也随风泛起轻轻的波纹。那一窗的夜空，盈满了点点的星辰，柔和雅致得仿佛梦幻一般，映得卧室里两盏开着的壁灯失去了光芒。辰正闲逸地卧坐在长毯上，膝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原文书，仿佛已融在了淡淡的夜空中。

难怪我会看不到。他与夜空是那样的契合，就像最耀眼的星辰一样。

“你怎么傻站在那里不讲话？找我有什么事？”

听了他的话，我一下子从花痴状态中跳出来，走到窗边，带着点艳羡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坐在窗沿上。你真会享福，坐在这里一定很舒服是不是？”

他笑了，挪开身体，留出一块空地：“是啊，要不要来坐一下？”

“我，可以吗？”

他点点头。我开心不已，坐在窗沿上，脱下鞋子，像辰一样把双脚放在宽宽厚厚的毯子上。好舒服。我再向窗外望去，奇异地发现自己居然离夜空那样近，仿佛整个人都坐在满是星星的夜空里，所有暗蓝色的美好都触手可及。

Chapter 7 高木葵（2）

辰歪着身子斜靠着窗子，脸上有着慵懒的表情。那一刻他太像一个气质迷离的动漫帅哥了。

“怎么不讲话？”他不解地问。我连忙整理好自己被他蛊惑的心灵，笑嘻嘻地说：“和你一样，光忙着享受这夜空了。喂，我好像第一次弄懂你为什么叫樱夜辰了。”

他挑挑眉毛：“在研究我吗？说来听听。”

“因为你住的房子里有这样的一个窗子，这样的一个窗子有这样的一个窗沿，在这样一个星辰满空的夜晚里你这样子坐在窗沿上，就像是一颗从夜空中掉下来的星星。所以，你叫樱夜辰。”

他失笑，揽着膝头坐起身子，更近地看着我：“有夜和辰了，那樱在哪里？”

我想我一定是中什么邪蛊了，居然也探头更近地看着他：“樱呢？是你的嘴唇啊，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嘴唇就是樱花花瓣的颜色吗？”

老天，我说了什么啊！这句带着暧昧气息的话一出口我就一下子惊醒过来了，看着辰那张有些错愕的脸，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我不自觉地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从窗沿上掉了下去。哎哟，我的屁股摔得好痛。

“喂，你有没有事？”

“没事没事。”我翻身爬上了窗沿，一脸狼狈不堪的表情。

樱夜辰身子靠在窗上哈哈地笑了起来，还好，他应该没太在意我刚刚说出的那句话。我一把抓过他看的书：“喂，你在看什么？”

“阿拉伯文。”

“哦哦，曲里拐弯的，好难懂的样子。咦，你的衬衫颜色真漂亮。”

“是吗？它是白色的。”

“对……嘛，白色最漂亮了。我最喜欢V字领的衣服了，真希望自己也有机会穿。”老天啊，我都是在讲什么跟什么啊。

“小童，你到底找我来有什么事？怎么一直在讲乱七八糟的话。”

哦，可不是吗？我还真是个混乱的家伙。

“我，那个……”老天，我是来干什么来着，怎么一看到夜色中的他就把什么都忘记了。

“今天，景向我要了你的电话，他约你了吗？”

“对呀对呀，我就是要来和你讲景的事。”他的话终于让我找到了北，“你知道吗，他约我去了国立大学的小琴房，还代表皇帝，就是高木桐向我表示了感谢，送了我这个东西。”我向他晃晃手中的金卡，“然后他又说了一堆奇怪的话，好像是我无意中撞进了他和桐的故事里呢，你知道那是什么故事吗？”

他听了我的话，表情凝重了起来，合上手中厚厚的书，过了好一阵才开口：“我知道，你还记得我说过你的电影小片会让整个薰宫都不安吧。事实上，那是因为桐曾经爱过一个女孩，他们几乎结了婚，可是终于还是分手了，不是因为不相爱，而是太相爱了。”

我摇摇头：“我不懂，太相爱为什么要分手呢？”

“太相爱就会更珍惜对方，不愿对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真的会有这样的感情？”

“有的。你不要再追究那个故事了，在薰宫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故事，可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提起。”

虽然心中还是充满了好奇，可是既然是他不让我再追究那个故事，我就不会再问。转动着手中的小卡片，看着它发出金光闪闪的光芒，我喃喃地说：“那么，你相信吗？相信爱一个人就会不愿他受一丝一毫的伤害？”

“相信啊，我身边一直有这样的故事在发生。”他笑笑，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

那么，你呢？

我怔怔地看着他，终于没有问出那句已到了嘴边上的话，我不可以要求的这么多。不行，不能再走得更近了。

一下子从窗沿上蹦了下来，我大叫着："我困了，去睡觉，你不要看那些阿拉伯人的东西看太晚哦。"然后就一溜烟地冲出了他的房间。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秘密，就在那个夜晚，它几乎要不安分地从心底冲出来。可是我知道不行，我不能再要求更多了，我已拥有一个夜晚的美好。

夜空中落下的星辰。

樱花般的嘴唇。

我必须知足，不可以太贪婪了。

因为没有睡好觉，我一大清早就晕头晕脑地哈欠连天。

樱夜妈妈冷眼看我，司机大叔一脸的担忧，只差没问我要不要请假了。

总不好在樱夜妈妈眼皮底下大张旗鼓地睡觉，我只好硬撑着，不让眼皮落下来。等到上了校轮，我立刻寻了处安静的小旮旯，趴在船舷的栏杆上就睡。这其间思思前前后后地找了我N次，没有找到我，大惊小怪地以为我逃学了。

我只是睡着了。

当我一觉醒来，居然发现校轮早已泊入了酷比的港湾，海风轻轻地吹，船上空无一人。

我拍着额头发呆，望着飘飘荡荡的甲板，以为自己掉到了什么神秘岛的探险之旅中。直到一只好心的海鸟低空飞翔，落到我的头上，企图用它那只红红的喙咬我的鼻子我才彻底清醒过来。

抬腕一看，十点十分。老天啊，大上午已经过了一半。

我连忙跳下校轮，飞奔上月牙锁海岸，心中狂喊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班导师的课，她现在看我一副红眉毛绿眼睛的样子，我这次迟到，只怕会被她冠以诸如图谋危害电影班的安定团结之类的罪名，我可受用不起。

奔过九十九级长梯，我咬咬牙，决定为了争取时间，横穿有着酷比绿里之美誉的那一大片草坪。脱下鞋子，一左一右地拎到手中，把书包用力地甩到身后，我光着脚踏上了绿茸茸的草坪，一路狂奔。

一溜烟地奔过草坪，艺术楼已遥遥在望。我扔下鞋子，胡乱地蹬上脚，沿着花岗石铺成的碎石甬路继续奔跑。

咦，左侧的长椅上好像躺着一个人。是公然逃课的学生吗？太嚣张了吧。

这个嚣张的影像在我的眼前只是一闪即逝。我飞一般地从那长椅旁跑过。

“童——小——童。希望我没有叫错。”

一个清朗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背后响起。我一惊，身子像踩了刹车一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长发狼狈地回归到肩头、脸上。

循声扭回头。我只看见一条背对着我的奶白色的长椅，青青草地之上，孤单地立着。

“谁在喊我？”我张望着空空如也的校园。

“我。”

Chapter 7 高木葵（3）

伴随着那个声音，一个穿着酷比校服的男生从长椅上坐了起来。虽然只看到了他的背影，可是我感到有种奇异的温暖的力量逼了过来，就像是密密的树林中筛进来的阳光。

“光着脚在我面前奔跑了那么久，却无视我的存在，集美丽和活力于一身，传说中酷比的新进社员，以最快的速度跃身成为酷比形象代言人，就是你吗？童——小——童。”

“是我啊，怎样？你是谁啊？干吗叫我？”我诧异地望着这个只把一部分后背给我看就已是光华无比的男生。

“我只是去北冰洋度假散个心，一回来耳朵里就被人填得满满的，大家都在对我讲童小童怎样怎样，而你居然和我第一次见面就无视我，你说我该爽还是不爽？”

去北冰洋散心，莫非他是……

“你也一直是用后背和我讲话，你说我该爽还是不爽？”

“讲得好。”这个男生悠然地从长椅上站了起来，瘦瘦高高的个子，所有的风好像都在讨好他，轻轻地吹拂着那身干净清爽的白衬衫。他双手袖在裤袋里，转过身来，“我是高木葵。在你第一天入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同班同学了。”

真的是高木葵，那个思思口中薰国的全民偶像。

离岛口中任意妄为的家伙。

那个最后一排靠窗座位的主人。

缪斯女神的宠儿，有着让人无声哭泣的力量……

他，还真是一个集光华于一身的男孩，身材修长，有着墨一般乌黑的头发，同样乌亮的眉毛，皎白得像月亮一般的脸庞，五官清晰，居然是可以用明艳华美来形容的。他绕过长椅，走到了我的身边，垂下眼睫毛看我，纯黑的眼瞳中有着阳光一般的华彩。

这家伙，全身散发着有如太阳般的气息。高木葵，那是一个太合适他的名字。

“认识你很高兴。”

“我、我也是。”

他微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真是一点也没让我失望啊，看看你这凌乱的头发，黯淡无光的肤色，布满血丝的眼睛，苍白的嘴唇，还有活像是刚从土堆里钻出来的样子，那，”他从我的头上捡出一根枯草，“好像连卖身契都签了。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喂，多说几句排比不见得你就是莎士比亚了。”我讨厌他说话时那种似嘲非嘲的腔调，不打算理他，转身就走。

“喂，同学，我可是为了等你在这个长椅上坐了三个多小时了，你这样子转身就走会不会太伤人了？哗，心都碎了。”

“你，为了等我，在这里？”我吃惊地大叫。

他无所谓地甩甩头：“可不是吗？那些小子说你每天都从这边过来，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是知道我在等还是怎么样啊，居然来这么晚。我都快睡着了。”

“喂，葵同学，你太抬举我了吧，你为什么要等我？”

“嗯，理由就是没见你面的时候我对你是一听钟情，于是就特别地想知道是不是看到你会一见钟情。”

这个缪斯女神的宠儿怎么讲话这个腔调，和他那光华无限的姿容太不搭调了吧。他该像花泽类那样，酷酷地来一句：我对别人的事情没兴趣。或者像道明寺一样，大叫着：道歉有用的话叫警察干吗。再次也不能输过离岛：你必须求我。

可是我搜索脑中那些类型化的帅哥，发现只有一个和他勉强可以靠上边儿，战神零：我是很智慧的直立行走的某某器官。

于是我强笑着说：“呵呵，那你一定很失望了对吧，我好像刚从土里钻出来，又刚刚在你面前不太雅观地赤足了那么一下。”

没想到他一把揽住了我的肩头：“不会，我已经对你一见钟情了。”

我呆呆地看着他，脑筋短路中：“咳，葵同学，请给一见钟情下个定义。”

“很简单，我喜欢你。”

“啪。”我的脑筋在那一刻彻底断掉了。我只不过是没睡好觉，然后在校轮上睡过了头，然后就没型没款地狂奔以避免迟到，怎么就一下子撞上有人和我示爱了呢?

而且我撞上的人，还是薰国的排位第三的大众偶像。

谁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Chapter 8 飞越彩虹（1）

——在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青鸟悠然飞翔，

青鸟越过了彩虹，那么我为何不能

有葵在的电影班和从前一点也不一样。几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受他的影响，不再懒洋洋，而是精神抖擞的样子。

“喂，葵，北冰洋好不好玩？你有没有交到什么海狮啊、海豹之类的北极朋友，或者来场纯天然的联谊？”

“有啊，你以为我不会搞。”

“葵，你好像更帅了耶。”

“萝卜丝，你也更漂亮了。”

“讨厌……”

这个葵还真有亲和力，一班的帅哥美女围着他转，而且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罗白苏叫成萝卜丝，而她居然一点也不在意，装羞佯怒地用小粉拳打葵。

他和我在心中勾画出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我曾以为，一个现代版的偶像，应该是优雅、帅气又神秘的，像我的小叔叔樱夜辰那样。可是葵显然不是，他很亲切、率直，甚至有些坏坏的痞味，除了那出众的外表，一切都谈不上美好，但是和他在一起会让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喂，葵，你看，”离岛高个臂长，一下子把葵面前的同学推到两侧，给他看电影班窗外那条宽宽的走廊，“你刚刚回到班里还不到六个小时，酷比的时装展示会就又在电影班的走廊上演了。”

大家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外看，只见一队队华服丽裳的酷比女生像表演慢动作一般在走廊里妖娆地穿过。

银风无奈地拍拍葵的肩，叹惜：“我们是很期待葵王子的回归啦，不过你这种对女生致命的吸引力还真是让我们无语，看来电影班半年的清闲日子即将成为历史了。”

葵也瞪着眼睛看门外那些女生，喃喃地说："有没有搞错，我已经很自毁形象，很不修边幅了，她们还这么热情，难道是周星驰在拍电影？"说着，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的座位旁，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低声说："跟我来。"

如此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惊异不已："喂，干吗？"

他微笑着向我眨一下右眼，手下用力，一下子就把我扯了起来："什么干吗，你来就是了啊。"不由分说地拉着我走出了电影班。

玻璃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明亮的阳光倏地一耀，那一瞬照得我眼前白光一闪。随即我听到门外传来很有节奏的哇和咦两声。几乎所有聚集在电影班外的酷比女生都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集体傻傻地看着手拉手的我和葵。

葵的手轻轻下滑，顺着我的手腕落下，然后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左手，随后他扬着一脸阳光灿烂的微笑拉着我，在走廊里穿过。

在那些仰慕他的女生中穿过。

……

"喂，那不是横穿公海的童小童吗？她为什么和葵在一起？"

"对啊，我知道她，大家都叫她樱夜舞第二的。"

"葵从来没有和女生拉过手。这个小童怎么做到的？"

"我要死啦，我要去跳公海。"

……

我因为惊慌紧张和不在状态中，所以一直傻傻地任葵拖着我的手，一路张扬地把我带到艺术楼的楼下。这其间我耳中听到的要去跳公海的声浪从微波已汹涌成了河流。

后来，伟大的上课铃终于把酷比女生们召回了班级。

我也终于从大脑的混沌状态中清醒了回来，用力甩开了葵的手。

"高木葵，你干吗拉着我的手一路从五楼走到这里来？"我有些气竭地喊。

他张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很多女生围在班级门外，你不烦吗？”

“那你就可以拉我的手吗？”

“为什么不可以？我一个钟头前不是说过我喜欢你了吗？拉一下会怎样啊。”

我继续气竭。虽然说一个这么这么帅的男生一而再地强调他喜欢自己，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可是他喜欢得也太无厘头了吧。

“你喜欢我，可是你确定我也喜欢你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自我了呢？你的行为让我实在摸不着头脑。我拜托你，和我只会过一次面的高木葵同学，你做些让我可以理解的事好不好？”

他盯着我，眼瞳一闪，似乎闪过一丝困惑和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只会过一次面，你这样以为吗？”他喃喃地说。

“不是吗？”

“噢，对了，我明白了。”他忽然恍然大悟地说，“你是要我来追求你对不对？没问题，你看钟楼上的酷比时间，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十三分，这一刻开始，高木葵，会因为喜欢你而追求你，直到你也喜欢我为止。”

我微张着嘴，望向酷比时间。

正午的阳光下，巨大的钟如同披金被银，那一刻的时间仿佛是被镌刻着。

中午吃饭的时候，思思拎着她的饭盒一路冲到我身边：“小童，我听说你和高木葵恋爱啦。”

我正吃着韩氏冷面，听了她的话一下子被呛到了，一直咳着。

梓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狐疑地望着我。

Chapter 8 飞越彩虹（2）

我一口气把杯子中的凉开水喝光，望着一脸兴奋的思思和一脸迷惘的梓，用力地摆手："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思思，你这八卦也太离谱啦。"

思思一边打开饭盒一边分析着说："我也觉得有些离谱，葵他昨天刚下飞机，今天才回酷比上学，按理说感情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可是，他拉你的手了对不对？"

我傻傻地点头。

"他在许多许多人面前与你拖着手走过了对不对？"

我又傻傻地点头。

"这就是了啊，我跟你讲，葵可是很骄傲的男生啊，他从来没有碰过女孩的手，为了这个他连舞会都从不参加。他这么做……当然只有一个原因，他是真的喜欢你。关于时间的问题……我明白了，你一定是早早就和他认识啦，也许经过了一场北冰洋的美丽邂逅。"

这是什么怪分析啊，幸好思思学的不是法律，否则不知会有多少人入冤狱。

我翻翻白眼："喂，我要是有去北冰洋的钱，还和你一起搭校轮？"

梓一直用心地听着，突然用手肘捅了捅思思，然后写了一些字给她看。思思看了他的话，抿抿嘴不讲话了。我好奇地把记事本拿过来，只见上面写着：不要随便相信那些不确定的事，而且葵也不是很特别的人，就算他喜欢小童，小童也不一定会喜欢他，你不要乱分析。

真是讲到我心里去了，我望着梓眯眯笑。他啊，真是酷比里边最智慧的人。

"看你们吃得很开心，我可以加入吗？"葵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端着餐盘立在我们身边。

思思望着他瞪大了双眼，连忙说：“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们是三个人，你怎么就想到加入呢，真是太聪明了。”

真是的，她讲话是什么逻辑。

葵施施然地在我的身边坐下，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喂，我是饭吗？”我没好气地说。

“脱线，我是在等你欢迎我哎。”他用鼻子哼着，“这是礼貌你懂不懂？”

“如果来饭厅是为了向你表示礼貌，我一辈子都不会来这里。你吃你的饭好不好。”

我讲话很不客气，可是葵一点也不在意，他很开心地吃着饭，看到了思思从家带来的腌小黄瓜，就吵着要吃，让思思真是受宠若惊。

吃完饭，我们走出饭厅，阳光灿烂的葵和一身雪白的梓恰好一前一后地把我夹在了中央。那一刻的酷比仿佛发射出了万丈光芒，仔细一看，全是酷比女生们的目光。

我严重缺少睡眠，所以一下午都是迷迷糊糊的，到老师喊放学的那一刻终于彻底清醒了，于是飞快地收拾好了书包，去赶校轮。一边走一边还在心里批评着自己，小童啊小童，你跟电影班的同学一起腐败了，每天就知道吃饭和睡觉，不思进取，真是太坏太不应该了。

你这样对得起谁啊？

虽然是这样想，可脚下还是像飞一般地奔向回家的路。

就在我踏上白色的沙滩，离校轮越来越近的时候，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一架直升机从我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在近海的海面上打了一个旋，一个漂亮的俯冲，机尾的螺旋桨带动着海面旋起了一道雪白的浪花，随后就在我前方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那飞速旋转的巨大的螺旋，像一圈天使的光环，慢慢地静了下来，机舱的门啪的一声打开了，随后我看见高木葵一脸微笑地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小童，我来接你回家。”

我傻傻地立在白沙海滩上，望着从天而降的葵，心中泛起了好一阵感动。在这样一片浪漫的海滩，当一架直升机幻象般地出现，舞起了雪白而美丽的海浪，就像激起的一个个梦想的泡沫。我也是平凡的女生啊，也会笨笨地被这一切感动。无法思考，也无力思考。

“喂，许多人在看着呢，你好歹给我个面子啊。”葵微笑着说，向我伸出了左手。

他的手指修长、光洁，尾指上有一只形状怪异的指环。

“你不想试试飞翔的感觉吗？”

我不得不承认，为那一刻的感觉，我非常心动。所有海滩的人看着呢，总不好拒绝他吧，我为自己找到了理由，于是愉快地也伸出手来，任他把我牵上了直升机。

“我是会晕机的。”我坐在狭小的驾驶舱里，有些惴惴不安。

“放心吧，俯看着美丽的郁金谁也没有时间晕机。”

直升机缓缓地升起来了。我从一侧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陆地迅速地缩小了，月牙形的海滩形状完整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它隔断着蓝色的海水和绿色的岛屿，难怪要叫做月牙锁啊。

机身轻轻地一荡，我们立刻在海面上滑翔了起来，我看到曾经几乎把我带给死神的那片海飞快地倒退着，那样的退败和怯弱。似乎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就飞越了那片海，来到了郁金的上空。

？“这么快啊！”我喃喃地说着。

“还想去看哪儿？”葵一边掌控着飞机，一边问。

“可以吗？”

他笑了：“当然啦，飞机刚加过油，可以直飞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飞翔？我无语了，全身都陷在一种激动和震撼中。

于是我们飞去了很多的地方，看到了白色的如同一只双桅船似的国立大剧院，看到有着许多美好建筑的薰国国立大学。我们在波拉丽丝大道上空滑过，无数哥特式的建筑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逝。我们在

宽阔的霍拉河上飞翔，淡淡的雾霭升起，太阳在西边的天际沉坠，仿佛已落在了我们的脚下。

我心动地看着这一切，禁不住轻声地哼唱起了那首裘迪嘉伦的《Over the Rainbow》(《飞越彩虹》)。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

There’s a land that I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Someday I wish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smelled like lemon drops

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 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oh why can’t I

（歌词大意：在彩虹之上，有个很高的地方有一块乐土。我曾在摇篮曲中听到过。在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天空是蔚蓝的。只要你敢做的梦都会实现。有一天我会对着星星许愿，然后在云远天高的地方醒来。在那里烦恼像柠檬汁一样溶化，远离烟囱的顶端你就可以找到我。在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青鸟悠然飞翔，青鸟越过了彩虹，那么我为何不能？）

Chapter 8 飞越彩虹（3）

葵一边控制着飞机，也伴着我哼唱起了这首歌。我们的声音轻轻地低喃着，奇异地形成了一种美丽的混音，在那片太阳之上的天际里流动着。

当夕照慢慢被绛紫色的霞染红，我们的直升机终于缓缓地停落在了樱夜家的草坪上。

葵扶着我走出直升机，那一刻，他立在梦幻一般的晚霞中，美好得仿佛拥有着所有人的梦想。

我全身还陷在一种奇妙的战栗感之中，我微笑着望着他，由衷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带我飞越彩虹。"

他凝望着我，一言不发，眼瞳中仿佛有着晶莹的水光。

"可是，我请你不要再做今天晚上做过的事了，因为我再也不会和你一起乘坐直升机，这样的感动，只有一次就好。我是很知足的人，而且我还是喜欢坐着校轮上学和放学。"

他还是一言不发，缓缓地我看到他的唇边涌上了一丝苦涩的笑容，这个笑容和他眼中的水光都是一晃即逝，他对我点点头，喃喃地说："好睡。"然后就转身走向了直升机。

望着他的背影，我好像坠入了一阵迷雾里。

花儿一样的少年。

谜一样的眼神。

怔怔地立了好久，直到他驾驶着直升机从我的视线中缓缓地消失，我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转过身来。

这时，我看到樱夜辰斜靠在半开的房门旁，用一种缥缈的，看不到一丝表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的心怦地一撞，他的目光为什么让我感到一丝冰冷和不快?

"你站在那里很久了？"

"有一会儿了。"他挑挑眉毛，向空中一扬下颌，"同学吗？"

“是啊，同学。”

“进来吧，就等你吃饭了。”他转身走了进去。

我连声应着，赶快奔进门。

乖乖，在等我吃饭，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件事。

坐在餐桌前我才发现樱夜妈妈早就吃完饭去休息了，只有樱夜辰一个人在等我。我抱歉地说：“等我很久了吗？真是对不起。”

他没有理我，垂着头吃饭。

“那个，我的手机没电了，所以没有给家里打电话。”

他抬起头，漫然说：“我问过你关于手机的事吗？这么晚了，你不饿吗？还不吃饭。”

我只好闭嘴，可是气氛真的很冷，他很快就吃完了他的饭，然后离开了。我傻傻地用筷子捅着米饭，因为他那个不管不问的态度，心里非常不舒服。

都是我的错啦。

几口吃光没有滋味的晚饭，我跳起来，赶快去刷牙洗脸整理内务，打算弄好一切就去找樱夜辰忏悔。

樱夜辰不在他的房间里，我纳闷地在古堡里四处寻找。

“樱夜少爷吗？他在院子里。”一个仆人听了我的问询好心地告诉我。

于是我趴在二楼的落地窗向外望，看到穿着很休闲的衣服的樱夜辰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乘凉。天色已经很晚了，他坐在暗绿色的草坪上，天空中满是耀眼的星光。

我冲下二楼，推开了古堡的门，也走进满是星星的天空下。

奇怪啊，每一个有辰的夜晚都像梦境一般美好。我背着手走到辰坐的长椅后，然后一下子俯下了腰。我的嘴唇几乎靠上了他的耳朵。

“Sorry，D sol ，Spiacente，ごめんなさい，■。”

他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一惊，但是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听着我一个音阶一个音阶地吐出五种语言的对不起，他的嘴角缓缓地露出

了一丝笑容。

这个笑容让我如释重负。

“你什么时候学会讲这些的？”

“你不要管，讲得怎样？”

“一塌糊涂。”他扭头望着我，淡淡地说。

我瞪着他，他也望着我，终于我们两个都撑不住，一起笑开了。

我得寸进尺地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肩头，晃着脑袋说：“你明白了就好，管他是不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讲不出的语言。”

“为什么和我讲这些？”

“因为我刚刚觉得你生气了。”

他有些愕然：“我有吗？”

“有啊。”

“不会吧，我为什么要生气？”

“那要问你了，我也不知道。”

他突然不说话了，呆愣着。

夜空澄清无比，那些星星高高的远远的，一眨一眨地俯看着大地。我把下颌轻轻地放在樱夜辰的肩头，嗅到他身上好闻的迷迭香的气息，感到满足无比。

只要这样子就好了。

Chapter 8 飞越彩虹（4）

如果，可以永远这样子，在他的身后，偶尔依靠着他的肩头，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对葵讲过，要他一定不可以再用直升机来接我，这句话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第二天，高木葵同学荣登校轮。

于是这一天，不知有多少酷比的女生放弃了她们家的直升机、快艇和机动船，全都挤到了校轮上，那一刻的场面真是盛况空前。

“喂，你没有对我讲校轮上这么多人的。”葵靠在我身边，惊叹。

我翻翻眼睛，也不想想是谁搞出这种场面来，这家伙居然还讲这种风凉话。

“你好可怜啊，这和挤公车差不多。”葵一半身子靠着我，居然用一种怜惜的语气讲话。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样讲，其实肚子早笑翻了。

“你不讲话没人把你当成是哑巴。”我低声对他说。现在船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我们这里，还是安静点比较好。

“那做什么？吹海风吗？这船爬得比乌龟还慢，一点也不有趣。”

“喂，谁让你坐啦，你唧唧喳喳地发什么牢骚。”

结果葵王子不讲话了，可是撅起了嘴。什么啊，表演小孩吗？

很快，我发现不妙，无数道责备的目光射向我，在校轮晃晃的旅程中，无所不在地凌迟着我。

好不容易弃船上岸，他大手一伸，一把揽住了我的肩头。

“喂，放手。”

“不放，你跑了怎么办？”

亏我还曾对那个傍晚直升机上的他心存一丝好感呢，今天他的表现把一切都抹杀了。

“你的手不是缪斯女神最珍爱的宠儿吗？你就不怕它断掉吗？”我无情地威胁他。

“随便你，为了喜欢的人断掉就断掉了。”他一点也不为所动，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我总不能真的扭断他的手，只好无奈地由着他揽着肩头一步步踏上台阶。

那些无所不在的目光，继续凌迟着我。

“喂，葵同学，我很奇怪，你对我这样做是在做给谁看呢？”我咬牙切齿地小声说着。

他手臂一僵，随即轻轻从我的肩头滑了下来。

我有些错愕地扭头看他，只见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深刻的寂寞表情，这一次，是有些无措的。

“我没有。”他缓缓地摇头，细碎的发隙间闪烁着太阳的光芒。

好可怜的样子。我一下就心软了：“没有就没有啊，我也是开玩笑的。”

他一下子笑了，一把又揽住了我的肩头，这一次更紧了，几乎压到了我的骨头。我心中痛叫，这家伙真是个妖精。

他拖着我来到了校园的公布栏前，上下张望着，突然深吸了一口气：“小童，我们报名参加这个吧。”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那是一条校园卡拉OK的比赛通知，据说是一年举行一次的活动，历史悠久，意义深远，是酷比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冠军将得到校长颁发校园之星的奖励。

展示自己，我和他在酷比展示得还不够吗？我现在只求别人少关注一下，才不要蹚这浑水。

我用力摇头：“不要，打死都不要。”

“算我求你。”

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小童，”葵突然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臂，表情异常严肃地看着我，“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同意吧。”

我怔怔地望着他，一丝疑惑从我的心头生起，他没有理由这样对我讲话的啊。

“为什么，你一定要我参加？”

“帮帮忙好吗，只是，很想和你唱首歌。”他语调中有一种哀伤，轻轻地放开我，转身走开了。

我心中的疑团更大了，越来越笃定一件事，葵一定是有什么故事在我之前发生，而又希望在我这里结束。

立在艺术楼正厅的正衣镜前，我一眨不眨地望着镜中的自己。那是一个穿着酷比女装的十八岁女孩，头发柔亮，脸蛋浑圆，一双眼睛像两道潭水一般深湛。她是谁呢？为什么我好像不认识她了。她用她那双大大的眼也一眨不眨地望着我，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告诉我。

这一次，你要对我讲什么呢？

樱夜舞。

Chapter 9 广岛之恋（1）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

午休的时候，我把葵约到了酷比城堡后侧的小松林。

坐在松软的草地上，我拍拍身边的位子："和我坐一下好吗？"

他望着我，脸上不再有轻松的表情："你想说什么？"

"你先坐下好不好？"

他沉吟了一下，终于坐在我身边。

"我可以和你在校园的活动中合唱一首歌，可条件是你必须说出真相。"

他沉默着，不讲话。

"从你出现在我的眼前，不，应该是从我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一直都因为一个你自己的原因而接近我。我想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

"……"

"樱夜舞对吗？因为我长得非常像樱夜舞，所以你会对我讲那些奇怪的话，会对才见过一次面的我那么亲近。你很喜欢很喜欢她对吗？没有机会和她做的事情，因为我的出现，都可以弥补了对不对？"

海风从松林那边吹来，四处寂寂无声。

"我愿意以樱夜舞的身份和你合唱一首歌，可是你必须告诉我真相。

"我毕竟不是樱夜舞，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

我讲完了所有的话，他却像一个闷葫芦，一直都不讲话，这和他以前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那么，那个真相是很难启齿的，或者，我已经讲完了所有的理由，他无话可讲了？

我们默默地并肩坐在草地上，就这样度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突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不知道此时坐在小松林的草地上的两个人，是葵和小童，还是葵和樱夜舞。这种感觉让人很不舒服。我一

下子站起身来，大声说：“我要走了。你听着，我叫小童，不是樱夜舞，我请你以后离我远点。”

我大踏步地远离他，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葵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混在那寂寂的风中，向我吹来：“我一直都知道，你是小童，不是小舞。”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望着他。

葵仰头倒在草地上，继续说：“你知道吗？小舞，是我害死的。”

“我的父亲是几年前去逝的高木陛下的弟弟，一位薰国皇室的世袭亲王，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据说他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可是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的母亲和小舞的妈妈也就是樱夜校长从上学开始就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很自然地成为闺中密友，所以我们家和樱夜家的关系非常好。我和小舞从小就在一起玩，一起上学，一起学习我们的母亲要求我们掌握的艺术和礼仪。因为都没有爸爸，所以会有一些相同的想法和对待事情的感觉，我们的关系就像是兄妹一样。小舞看起来很乖，可是实际上是很倔犟和有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已经世袭了父亲的亲王封号，她也是薰宫中身份很重要的女眷，出入行事都要考虑很多，她却一点也不当回事，总是鼓动我去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比如说半夜里从家里偷跑出去喝酒、跳舞。我不想去她就自己偷跑出去，然后第二天就失踪，害得我开着车满郁金城去找她，那一年她才十四岁。因为不想家里人担心，也不想她有事，我只好陪着她一起疯，然后帮她掩饰一切，让她在所有人，包括她的妈妈面前都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孩。

“我和她一起长大，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都生活在一起。她是个很优秀的女孩，美丽、高贵，跳起舞来就像一个精灵，她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和爱护。也许就是因为她太顺利了，她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越来越大，有时几乎让我无法忍受。她会因为我不陪她玩就大发脾气，撕烂我即将完成的画，这几乎成了她的习惯。因为在她看来，撕掉我的画以后，我就会有好一阵子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些什

么，她只要再求一求，我就一定会遂了她的心意，但是她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想过一个即将完成的作品在我心中是多么珍贵。后来，有一次她撕烂了我画了两个多月的以海为主题的油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然后对她说我永远也不想再看到她。

“我猜想那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被别人用严厉的话语教训，她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脸白得像石膏像一般，一句话也不讲。后来，她真的不来找我了，我以为她有些悔悟了，心里很高兴，可是我发现她把我从她的朋友里除名了。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自我，要所有的人都来迁就，可是，我也是很骄傲的一个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一再迁就她。所以我想，那好吧，就当大家从没有认识过，你做你的天使和自由女神，我画我的画。可是过了不久，那些和她一起玩夜店的朋友就来告诉我，她开始服用迷幻药。我跑去找她，骂了她一顿，可是她居然一下子抱住了我，笑着对我说，你终于来了吧，你还是关心我，离不开我的对不对，我吸毒你受不了了是吗，那就不要再离开我，否则，我会做得更离谱，一定做得更离谱。我无法相信她居然是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向我示威，甚至威胁我。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她是可怕的。她心满意足地笑着，美丽的面孔，孩子般稚气的眼睛，然后她用她的嘴唇碰了我的。她说，她爱我。”

高木葵说到这里突然又不讲话了，一双漂亮的眼睛迷茫地望着天空。远处的海上传来海鸟的鸣叫，一声声像孤单的低诉。我立刻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抓住了，皮肤上滑过一丝冷凛。

这是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故事，我仿佛看到那幅樱夜舞的油画上的油彩被一块一块地剥落。

我环着自己的双臂，低声问：“然后呢，你怎样回答她？”

葵嗯了一声，仿佛刚从迷乱的世界里跳出来：“我对她说，她这种性格，从来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的心猛地一阵抽动，一个骄傲、优秀又自我的女孩听到了这样毫不留情的拒绝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后来呢？”

“她说，好，我知道了。”

“就这样？”

“是的，就这样。还有，她捉过身边的一个男生，用力地吻了那个男生。”

老天，真是极端的个性啊。真是让人无语。

“小童，我发誓我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她就是用这种态度让我知道拒绝她的后果，而且她不相信我的话，她对我说，你是爱我的，只是你不肯承认。她，就像《飘》里面的斯佳丽一样，不愿承认失败。”

“然后呢？”

“后来，我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在酷比上学，她跳她的舞，我画我的画。我感觉她是在观察着我，我已经很累很累了，就由着她若即若离地对待我。因为母辈的关系，总不好搞得太僵。可是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她突然来找我，与从前的样子判若两人，身上所有的刺好像都被拔光了，所有的骄傲和光彩也从身体里褪尽了，空空荡荡地只余下了一个躯壳。她长久地坐在我的身边看我画画，从来没有那么安静和专注，她没头没脑地问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画过她，随即没等我回答就说没有画她是很好的，也是很正确的事，她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许多关于小时候的事，然后就起身离开了。我去送她，她对我说，葵，有机会我们一定要一起唱首歌，在酷比的大礼堂，让所有人都听到，好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恬然温和的她，眼中全是美丽的憧憬，就点了点头。可是，第二天，她就死了。

Chapter 9 广岛之恋（2）

“小童，这就是你想知道的真相。小舞，那个长得和你很像的女孩，是因为我而死的。她才十八岁。她长得那么美丽，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爱她。可是，她因为我，死掉了。”

我怔怔地望着仰躺在草坪上的葵，看到他的眼中含满了晶莹的泪水，心一瞬间被抽紧了。葵和小舞，真是两个很傻的人。

“葵，你不要这样讲，如果你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害死小舞的人不是你，是她自己。”

他一动不动，突然合上双眼，泪水瞬间从他的眼角汹涌地流出。

“她已经走了，那是她自己选的路，你不要再难过了。”

“我……不能爱她，从小到大，她就像是我的妹妹，一个任性的贪玩的妹妹。”

“我明白。”

“她……其实可以和我讲的。可是，该死的，她永远用这种方法让我后悔，让我承担那些后果。”

“是的。”

“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希望我还可以陪她一起玩，去哪里都好。”

“是的。”

“我可以拉她的手，别的女孩不可以，可是她可以。我可以对她说喜欢她，我真的很喜欢她，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当她还是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她真的很可爱。做这些有什么难的呢？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我望着整个人都陷在痛苦中的葵，默然了，原来是这样的，他拉我的手，对我说喜欢，吵着要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樱夜舞从来没有做过。樱夜舞走了以后，他就去了北冰洋自我放逐，直到

我出现才回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原因，悔意，心头深深的悔意。

樱夜舞，你真是个可恶的家伙，就算没有爱，可是这份浓浓的感情，也是值得珍惜的。

心头一阵酸酸涩涩的感觉，我喃喃地说："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做了，我们一起唱一首歌。"

他一下子张开了双眼，坐了起来："对不起，和你讲了这么多话，真是丢脸。可是，小童，你不要再迁就我，你不是小舞，接触久了会发觉一点都不像。如果小舞像你一样坚强和善良，就不会有这个悲剧了。"

"我不是樱夜舞还用你和我讲，只是唱首歌，有什么关系呢？是我在想，很想很想和酷比最棒的男生唱首歌，不行吗？"

樱夜舞，在最后的那一刻，你说你想和这个你爱着的男生唱首歌。好吧，我来帮你完成。

只为了完成两个傻瓜的承诺。

没心情想生活在薰国的我是多么可怜了，一直要延续别人的故事。或者，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名字的一个女孩，为了拯救了我的辰，下定决心要活得很善良。

得知我和葵参加酷比卡拉OK比赛的消息后，电影班的同学集体跌破了眼镜，大家分析了一下午，认定是葵受了什么刺激，而我，一到酷比就制造了许多大事件，绝对有刺激他的能力。

不过大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兴奋地开始计划如何包装我们两个。

葵无奈地说："只是去唱个歌，你们不要这样逮到个针头就当棒槌用啊。"

三五个男生一起大喝："Shut up. 知道选秀比赛的宗旨是什么吗？娱乐大众。"

于是他们开始从选歌到服装到布景做起了策划，我和葵面面相觑，心头生出一丝寒意，以电影班同学玩心之大，真不知要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子了。

梓走到我身边，温和地笑着，用手比画：加油。

我心里一暖，也向他示意：收到。

终于到了周末，酷比校园歌唱比赛正式开始。在酷比的大礼堂里，以樱夜校长和五位酷比的音乐系教师组成了评审团，坐在小二楼的雅座，台下观赏的同学们坐得满满的，使得这次比赛更像一个表演赛。

入围总决赛的一共有十二组选手，有男有女也有歌唱组合。我和葵是直进决赛的说来好笑，初赛的时候我们去报名，评审老师一看是葵，立即摆摆手，口中说别唱啦别唱啦，保持神秘感，回去好好准备，决赛时好好发挥。

校园的网络更是离谱，对葵进行花痴的帖子几乎淹没了歌唱比赛整版。

葵的影响力还真是强。

我们被安排做压轴表演。

电影班的那些家伙给我们选了《广岛之恋》作演唱曲目，葵是无所谓，只要是歌就行。我进行了抗议，说没有必要选这么深情和悲壮的歌。

银风说："这首歌最具舞台风格，我们已经把你们两个设计成了上海滩时代的一双情侣，身负国仇家恨，在短暂的爱情中得到生命的升华。"

于是，我一脸黑线地抗议无效。

《广岛之恋》成为电影班的政府行为。

已经很晚了，其余的十一组选手完成了他们的表演，集体挤在后台欣赏葵的礼帽风衣和我的旗袍烫发。银风和离岛他们弄好了布景，

□过来一左一右地把我架上台，推到一个老式的电唱机旁，低叫着：“Feeling，feeling.”然后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以示鼓励。

“不许给电影班丢脸啊。”说着他们一溜烟地跑下台去了。

啪！昏黄的照明灯亮了起来，舞台上的七彩光芒也炫了起来，我背后巨大的显示屏幕投影出了旧上海的末世繁华和暗巷阴仄。

徐徐地，舞台的大幕拉开了，顿时我听到台下爆彩的叫好声和掌声，虽然舞台的灯光耀眼无比，让我看不清台下的场面，可是我感受到这三十年代华美的舞台布景已征服了所有的人。

音乐声响起，葵从舞台的一侧缓步走了上来。

Chapter 9 广岛之恋（3）

你早就该拒绝我

不该放任我的追求

给我渴望的故事

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他的嗓音真是华丽，高音缥缥缈缈的，仿佛有形流动着的空气一般。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

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

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

我尽心演唱，为了那逝去的人和难以修补的遗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耳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居然遥遥的高高的，很快就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

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

爱恨消失前用手温暖我的脸

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过你

我想我们唱得一定很好，因为自葵开始演唱开始，舞台下就沸腾了，掌声和喝彩声不绝于耳。

葵一边演唱一边向我走来，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我身边，他望着我，很快眼中就盈满了泪光。显然他已经把我当成了樱夜舞，而我们两个人正在兑现一个生死边缘的承诺，他曾以为那个承诺会是一个遗憾终生的死结，现在，终于要解开了。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

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

爱恨消失前用手温暖我的脸

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他含泪高唱着，抬起手来抚过我的脸庞，随后紧紧地把我抱在了怀里，那力量几乎勒痛了我的骨头。我的手臂失去了所有的力量，麦克风轰然坠地。唱完最后的一句，他也用力地把手中的麦克摔掉，把头深深地埋在我的颈窝里，声嘶力竭地喊着："太过分了，你这个浑蛋，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对我？你是要让我万劫不复吗？"

他的身体震颤着，仿佛一种强烈的力量正在爆发。我被震撼着，也泪流满面，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只能不停地在他耳边低诉着："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还在表演，台下发出了尖叫声和震耳欲聋的掌声，灯光一盏盏地熄灭，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用掌声祝贺我们的表演取得了成功。

可是我知道那不是表演，葵依然紧紧地拥抱着我，他的双臂颤抖着，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就像抚慰着一个做了一场噩梦的孩子。

我仰着头，突然看到从小二楼的方向直射过来一股雪亮的光芒，像两根刺，迅速地穿透了我的身体。我正想看清楚目光的来处，啪的一声，最后一盏舞台灯也已熄灭了。

因为我们的表演非常成功，电影班的同学们异常兴奋，把许多箱的啤酒和食物搬上了银风家的渡轮，决定在海上狂欢一夜。可是当大家登上渡轮的时候，却发现葵不见了，于是大家开始一边喝啤酒一边声讨葵。我独自坐在靠近船尾的舱边，望着点点星光洒落海面，心情无法平静。

自从我因为长得与樱夜舞很相似而被辰带到薰国以后，我就过上了一种看似很华丽奢侈的生活，可是我并不快乐。几乎每个人都因为樱夜舞而接近我，把我裹进一个个事件里。我不知道这种生活还将继续多长时间。

梓走了过来，在我的身边坐下，星光下他那一身白衣就像会发光一样。他把记事本递给我，于是我看到他写给我一行字：你的表演很

棒。

我笑了，也写字给他：那和樱夜舞比呢？

他有些吃惊地望着我：为什么要和樱夜同学比呢？你们根本就不同。

——不是吧，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很像。

——我不觉得啊。

我立刻瞪大了眼睛看他：真的？怎么会呢？你的意思是我比她差很多吗？

——不是的，我没有留意过樱夜同学长什么样子，所以在外形上看不出你和她有多像。我是凭我的感觉这样说的。樱夜同学她只是我在电影班一个曾经的同学，我们一点也不熟，她不会在意我的存在，我也没有理由关注她。你却不一样，你就像一团燃烧着的小火苗一样，让人无法不重视你的存在，感受你的温暖。

我看着记事本上他写的字，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梓，幸好我的身边还有你。你让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孤单。

Chapter 9 广岛之恋（4）

我的手机这时突然响了起来，我打开一看，是樱夜辰打来的。我一下子想起我忘记给他打电话报平安，连忙接听，不等他讲话就飞快地说："非常对不起，我又忘了给你打电话了小叔叔，我现在正在我们班银风同学的渡轮上，大家在聚会，我会马上回家，半个小时以后我要是还没回家，你可以继续使用上次你的那张冷冰冰的脸对待我，然后声讨我，批评我，用鸡毛掸子之类的东西打我也是可以的。"

我一边说一边心里打着鼓，心想上次回家晚了要用五个国家的对不起换得他开心，这次要我上哪里再学五个呢?

"你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景说了你们班有活动，我只是给你打电话让你注意安全，别喝太多酒。"

我的眼睛立刻呈桃心状。他在关心我啊。

"还有，别太晚了，明天还有课。"

"知道了。"我享受着他动听又动人的声音。

放下电话，我开始发呆。梓用力推了我好几下，我才清醒了回来。望着梓问询的眼睛，我喃喃地说："梓，我好想回家啊。"

他笑了，在记事本上写道：那我带你逃走吧。

几分钟后，当离岛抱着酒瓶子打算向我敬酒的时候，他只看到了甲板和茫茫大海。他半醉地说："咦，他们渡海去广岛了吗？"

那一晚，也许是因为累了，也许是因为分担了葵的故事还有他的悲伤，我的心一直陷在一种缺氧的状态下，所以我早早就睡了，而且睡得很沉。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忽然感到呼吸有些困难，于是我半梦半醒地睁开眼睛。

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黑夜之中，一眨不眨地瞪着我。

那是一张脸，黑暗之中虽然看不清嘴唇，可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口鼻的呼吸已经近得吹拂到了我的脸上。我惊恐极了，下意识地想要尖叫，可是发觉自己竟然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一双手已经紧紧地勒住了我的咽喉。

我吓得头皮发麻，脑中一片空白，全身的冷汗都冒了出来。是谁？要掐死我吗？我用力地扭动身子，那双手立刻加大了力度。

是真的，这个人真的会掐死我的。

“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一个冰冷的女人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我的大脑已经半停运了，只是身体在机械地挣扎着。

“我不是对你说过不能和他在一起吗？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行，只有葵是不行的。你为什么不听话？你说！你说！”

葵不行，为什么不行呢？

“只有这样了，我先掐死你，然后下去陪你，小舞听话，你别动，我会很快的，妈妈对不起你。可是不行，这样子不行的。我们还是一起死掉吧。”

小舞？妈妈？

这个女人是，樱夜妈妈？！

我来不及再分析了，她的手下用力，让我陷入了一种窒息中，我双手胡乱地在空中抓挠着，依稀感到手臂好像碰翻了什么东西。

眼前出现了一团黑色的迷雾，那雾越来越大，几乎要把我淹没了。

会死吗？

可是，遗憾的事有好多呢。我还没有对一个人说我喜欢他。

樱夜辰，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很早以前就喜欢你了。

好遗憾啊。没让你知道，除了感谢，对你更多的感情，是喜欢和爱。

Chapter 10 沙特公主（1）

——一位住在有着四百间房的别墅里的公主，

漂洋过海来爱他

正绝望地想着，我脖子上的力量突然消失了，迷离的眼前白雾一片，好像是有人把灯打开了。有人在吵闹，后来又平静了下来。随后，我被搂在一个宽宽的怀抱里，一股迷迭香的气息冲入鼻端。

辰，是你吗?

“小童，你怎么样？”我听见有人一边摇着我的身子一边急促地叫着。

还好吧，因为还有意识，可是我的喉咙为什么火烧火燎的痛呢。

“快，张嘴，喝些水。”

张嘴，我不会啊，要怎么张呢？我感到水在我的唇边漏掉了。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一个冰冰的东西落在了我的唇上。随后一股沁凉的水流缓缓地流进了我的咽喉。

莫名地，我眼前浮现出樱花花瓣的颜色。

当我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辰正垂着头坐在我的床前。

“辰，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眉头深深地锁在了一起，抬起手来，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脖颈，指尖轻颤，半晌他才说：“如果你能把一切都忘掉，或者当它是一场梦，我会非常感谢你。”

“可是，我快死掉了。”

“不会再发生了，真的，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起誓。”

我怔怔地望着他。

我其实一切都知道的，知道那个想要掐死我的人是樱夜妈妈。

可是我喃喃地回答：“不用发誓，我知道我昨晚上只是做了个噩梦。”

他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呆呆的，木木的，窗外的阳光重重地落到了他的背脊上。我缓缓地伸出还有些不听使唤的手，轻轻地触摸他陷在阳光中的头发。

有这样的姐姐，这样的外甥女，真是可怜。

“我发誓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因为，你是我的小叔叔啊。”

晌午，我坐在院中的大榕树下，看着樱夜辰扶着樱夜妈妈从古堡里走了出来，那是我从恐怖的昏迷中醒来后第一次看到她。想起昨天晚上那双黑暗中恐怖的眼睛，我心里发抖，下意识地拉紧了衣襟。

樱夜辰把樱夜妈妈扶进了车子里，扭头看了看我，然后走到了我身边，半蹲了下来，微笑着望着我。

“怎么样，好一些了吗？”

我向他点头，行动上还是有些迟钝。

他轻轻地把我的头揽在了怀里，用下颌碰触我的额头：“我送樱夜妈妈去一个地方，明天就回来，你不要去上学了，在家等着我。好不好？”

“好。可是，你要送她去哪里呢？”

“她病了，我送她去医院。”

我目送着他的车子开走，心里非常难受。我说过我会填补半年前那个破裂的洞，现在看起来，我把它挖得更深了。

可是樱夜妈妈为什么要这么恨我呢？不，她是在恨她的女儿，因为她说要与她同归于尽不是吗？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樱夜舞所有的故事，可是现在看来，我对于她还是不了解的，她仍然是那个谜一般的女孩。

说好只去一天就回来，可是已经过去三天了，他却没有回来。

我一个人住在空空的古堡里，又是担心又是害怕，一连三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难道是樱夜妈妈又出了什么事吗？

本想追到医院去看一下，可是大管家告诉我，樱夜妈妈住的疗养院在大海边，离郁金很远。我不方便使唤樱夜家的用人，也不会开车，只能对着车库里那一溜车子干瞪眼。

真是的，有必要养这么多车吗？车子没有了使用价值不就是一堆废铁了吗？

这世界上所有奢华都是一种浪费。

第四天一早，我坐在床上发呆，心想今天再等一天，如果樱夜辰还不回来，我就去找他。

我走到窗前用力拉开窗帘。真是好天气，阳光明媚。咦，向下看去院子有点怪怪的。

很热闹的样子。

我奔上阳台趴在窗台上细看，只见院子正中长长的一条青石路上站满拿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古古怪怪的东西的人们。

奇怪，一大清早的，这些长着东方面孔的人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下意识地望望天，天上阳光明媚，再捏捏自己的脸，痛哎，不是做梦。

这时大管家来敲门，告诉我楼下来了客人，请我去见一下。我这才想起我已经算是樱夜家的主人了，连忙一把打开门，问大管家："是哪里来的客人？"

"一位小姐，她说她是来找少爷的，其他的她没有说。"

"那院子里这些人——"

"他们都是这位小姐的随从。"

来找辰的？我回头望望窗子外那一溜儿人，心想，这小姐摆的谱儿还真大，哪里是访客，简直像搬家。

Chapter 10 沙特公主（2）

我赶忙换好衣服，走下楼来，只见一个穿着一身休闲衫裙的女孩伫立在客厅的中央，正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客厅的环境。女孩长得非常漂亮，象牙色的皮肤，高高的鼻子，深陷的眼窝，一双海蓝色的大眼睛，眉毛画儿一般地镶嵌在高高的眉骨上，丹红色的嘴唇微微地翘起。头发非常服帖，全拢到一侧梳了一根粗粗的发辫，额头上戴着一个金光闪闪，装饰了许多块宝石的发箍。她的一身打扮非常独特，让人不觉眼前一亮，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古阿拉伯人。

“你好，我是小童，樱夜妈妈和樱夜辰现在不在家。”

这个女孩听到我的声音，转身望了望我，然后双手合十，行了一礼，随后就吐出了叽里咕噜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

我摇摇头，示意我听不懂她的话。她瞪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无法置信的表情：“我讲的话你听不懂？”

虽然腔调怪怪的，可是她的汉语讲得不错，起码能让人听懂，我长出了一口气，庆幸不用和鸡同鸭讲。

“辰家里的人怎么会这么笨，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我啼笑皆非，樱夜辰是语言学博士没错，谁规定他家里人也得放之四海而皆逍遥。

“请问你是哪一位？找辰有什么事吗？”

女孩笑了：“我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沙杜娜，是辰的东方爱人。我实在是太想他了，就漂洋过海来看他。”

东方爱人？我惊得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什么？爱人？”

“不是这个词吗？我喜欢他，很，爱他。不该用这个词吗？”女孩也瞪大眼睛望着我。

“那是没错啦。”我喃喃地说，爱人！爱他！老天，为什么我心里这么不舒服，“可是，他现在不在啊。”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我住下来等他。”

哎哟，住下来等啊。我咬着下唇望望户外那铺天盖地的架势，心想，这位沙杜娜小姐的突然袭击还真是容易把人撞晕。

如果是辰这个时候在家，一定会被他的爱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吧。

折腾了一上午，我终于带领樱夜家的用人帮助沙杜娜小姐在二楼的客人房安顿了下来。她心满意足地坐在已布置成阿拉伯风格的套间里，怀抱着一只只有头和尾巴上有毛毛的小狗，纤纤的手一挥，叽里咕噜地对她的随从说了一大堆话，那群人就潮水一样退走了，只剩下两个女仆留在她身边。

“你休息吧。”我向她客套了一下，心情莫名地低落，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待着。

“不要啊，小童，我要你和我说话。”

真是大小姐，说话完全命令式。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我终于住进了辰的家里，很兴奋，要和人讲话。你陪我。”

她别是把我当成讲汉语的陪练了吧，我心里堵了一大块，但是不好拒绝，只得坐下来陪她讲话，听她用简单而天真的汉语赞美薰国。讲了一会儿，她告诉我她是一位沙特的公主。

“你，是公主？”

“对啊，要不然怎么可以喜欢辰呢？”

什么嘛，又不是只有公主才配喜欢辰，完全是古怪的公主的逻辑。

“王室的公主？”我又呆头呆脑地问了一句。

“对啊，爸爸的公主。”她用沙特公主的逻辑回了我一句。我彻底无语，忽然想，这样子讲话的一个女孩是怎么让辰喜欢上的呢，辰算是个超冷的家伙了，他愿意迁就这种沙特公主的逻辑吗？

也许，这个女孩的阿拉伯语很智慧吧。

之后，她嘴里又吐出了一个名字，让我一下子失语了。她的爸爸居然就是世界富豪的前几位，那位石油的垄断巨子。难怪只是见个朋

友就可以把家从东半球搬到西半球，就差把民族化的沙漠搬过来了。

“那你家是有四百多个房子吗？”我好奇地问，那是从网上八卦看到的信息。

“没有数过啊，听说新建的别墅那边差不多有那么多。”她很认真地回答。

乖乖，是所罗门王的城堡吗？还是我在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沙杜娜有些累了，躺倒在床上，喃喃地说：“很想他，才过来的。三年不见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三年不见，你说你和辰吗？”

“是啊。我发誓会讲汉语就过来找他，可是因为很笨，就等了三年。曾经想放弃的，但是一想他的样子，就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我黯然，我的那个小叔叔，的确有让女孩子为了他不顾一切的力量。

很晚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朗朗的夜空，晚风轻轻地吹拂着窗纱，我却觉得气闷得不得了。真是的，他为什么是一个用了五年的时间走了全世界的人呢？他为什么要会讲阿拉伯的语言呢，他只是我的小叔叔不好吗？为什么会那么多东西，有那么多的经历呢？他这样让我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喜欢他所以太累了。

可是我好像不可以喜欢他的。一个公主级的东方宝贝正睡在距离我不远的房间里，她就像所罗门王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拥有了滔天巨富。

她为了他学了三年汉语。她说他是她的爱人。

我呢，只是一个小偷，几个月前把肮脏的手伸向他的口袋。

真是的，这让人窒息的空气快把我憋死了。

Chapter 10 沙特公主（3）

我打开屋子里所有的灯，呆呆地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呆坐了几分钟后，我跳下床，开始翻找衣服，打包行李。我决定现在就去找樱夜辰。

问他一句樱夜妈妈好了吗?

问他说好一天就回来为什么三天了人影都不见?

还要问他，学习语言就学习好了，怎么有空让人家住在有着四百间房的别墅里的公主对他动心的?

收拾好了一个背包，我困劲上来了，不知不觉地趴在那个背包上睡着了。

一觉醒来后已是后半夜两点多钟，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我背起背包，大踏步地走出房间，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打开古堡的房门，偷偷地钻了出去。

那一夜有很好的月亮，我背着背包走在郁金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是微微带着一丝清冷的晚风吹拂着我的衣袖，因为静静的夜而越发浓郁的栀子花香沁着我的鼻端。这滋味比在家里舒服多了。

听大管家说樱夜妈妈的疗养院是在罗斯玛丽（薰国另一个很大的城市）的附近，那个城市离郁金有五十多公里的路程。

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光熹微的时候就非常累了，全身酸痛。这时我已经走到了郁金城外几公里的地方，望着公路两旁的葱葱树木和绵绵群山，看不到来路也不确定尽头的样子，只好坐下来休息，心里忍不住想，人真是惰性很强的动物，养尊处优得久了，就会像废物一样。

然后我感到我已经很饿了。可是因为走得太匆忙，头脑当时也有些混乱，我居然什么吃的都没带。我坐在公路旁按着肚子叫苦，真是

的，怎么连生存能力都下降了，这哪里是我童小童，一个十八年来孤孤单单活下来的人该做出来的事啊！太丢脸了。

天越来越亮，公路上来往的车子也越来越多，我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截一辆车，搭个顺风车，正这样想着，一辆可爱牌的迷你宝马竟然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女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咦，你不是小童学姐吗？"

咦，她怎么会认识我呢？

女生张着大大的眼睛，一脸兴奋地看着我："我是酷比的女生。"

"噢噢，是同学啊。你是哪个系的？"

"我是历史系的。"她身子向后一靠，露出另一侧开车的男生，"他是我的男朋友，也是酷比的学生。今天不是放春假吗，我们打算到罗斯玛丽去游玩。"那个开着车的男生好像很害羞，脸红红地向我点点头。

去罗斯玛丽，这么巧？我望着这辆迷你宝马，几乎要相信是可爱的上帝的仁慈安排了。

"学姐，你怎么一大早上坐在这里啊？"

"那个，啊呀，是因为，因为我们电影班也打算去罗斯玛丽去玩，他们搞鬼，开我玩笑，把我扔到了这里。唉，我正生气呢。"我撒了个很没有立场的谎，心里惴惴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

"哎呀，他们这么玩太过分了。"女孩同情地看着我。男孩却说："电影班不是集体去南太平洋了吗？"

南太平洋？一个双休的假期他们就去那么远的地方，真是太腐败了。我咬咬下唇，连忙圆谎："南太平洋不好玩，我和另外的几个同学没有参加。"

男孩还在疑惑着，女孩扭头瞪他："看你怎么说话呢，难道小童学姐会骗人吗？学姐，我们也是去罗斯玛丽，你要不要和我们搭一辆车去追你的同学？"

好啊好啊，我笑得眼睛眯成了弯弯的月牙，一边道谢一边坐上了他们的车子。

“那个，你们有没有吃的东西？”

“你没有吃东西吗？好可怜啊。”女孩立刻从背包里取出了面包和奶，递给我。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我看着那个女孩，觉得她长得真像天使。

“小童学姐，你为什么要去穿越公海呢？”女孩的身子整个扭过来，趴在椅背上和我聊天，“是因为要对你们班的帅哥示爱吗？”

我吸溜吸溜地喝着奶，随口说：“只是打了一个赌。”

“那是什么赌呢？”

“呵呵，是和同学闹着玩的。”

“你们班好有趣啊，闹着玩都打这种很有创意的赌。”

我一脸黑线地看着她傻乐。

“你和高木葵演唱的时候，我就在第三排坐着呢，你们唱得太好了，我都感动得哭了呢。”

“是吗？”

“是啊，你知道吗，我可是葵的太阳花呢。”

“什么，太阳花？”

“就是他的粉丝啊，我们几乎是和葵一起成长，爱死他了。”

她的男友用力咳了两声，女孩笑了，侧身把头靠在男孩的肩上：“都和你讲不要吃醋了，我们可是最专业的花粉，只是非常单纯地崇拜他而已。”

“嗯，我知道，开车咳一下嘛。”

哈，真是可爱的少男少女啊。于?从郁金到罗斯玛丽近四个小时的车程，我因为小花粉对葵的无限崇拜，被她爱屋及乌也连带着崇拜了一下。

Chapter 10 沙特公主（4）

终于进了市区，小花粉的注意力转到了这座花园一般的城市："童姐姐，我听说你是来自中国的转校生，那你一定还没有来过罗斯玛丽吧。我和你讲，罗斯玛丽是薰国最具有观赏价值的城市。它当初在建筑的时候就是按照迷迭香的花冠形状设计的。"

花朵般的城市，真是夸张，又不是在玩Sims，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小花粉怕我不信，还拿出了城市的俯拍照片，在照片上城市的市区果然集中成一朵花的样子。

"这座城市的历史还不到三百年，是当时的皇帝诚信陛下和雅利安皇后提议建成的，他们还鼓励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到这里来，给了他们许多的优待，于是吸引了好多有才华的人。后来，它就成了一座与维也纳齐名的艺术之都。"

我一边听她讲一边望着窗外的城市建筑，心里涌起了一阵感动：只见它楼起了，只见它辉煌了，可是当初的一片荒芜，谁人书写?

我在街心的中心花园下了车，对小花粉和她的男友再次表示了感谢。

已是正午了，霍拉河的支流在我的背后潺潺流过。我买了一只热狗，坐在喷水池边吃了起来。

只是一个局外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又在心头爬过。在这个国度，有太多的美好和童话的感觉，可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什么都抓不住。一直都是。用力甩甩头，我甩掉脑中那些孤独的感觉。辰不是说过啊，他不会让我再惧怕孤独。

我买了份地图，一边按图索骥一边问询着，终于在快日落的时候找到了位于罗斯玛丽城区，坐落在环山背海的一片大草坪上的疗养院。我从正门走进，看到院中有许多散步的病人和家属，不远处，一座小小的欧式教堂矗立着，一种很沉闷的钟声正在敲响。

我正要向医院那个奶白色的建筑走去，突然发现樱夜辰正推着樱夜妈妈，在一侧的小石子路上缓缓地走着。咦，樱夜妈妈为什么要坐在轮椅上呢？她的两只手腕，全都缠着厚厚的纱布，发生了什么事？

辰推着樱夜妈妈在草坪上停了下来，然后我看到他走到了她身前，半蹲了下来，仰头和她讲话。我心中隐隐生上一丝不安，就凑上去，可是没有和他们相见，而是躲在一旁的迷迭香草丛中，与他们只隔了短短的几步的距离。于是我听到了辰的声音，满是疲惫和困乏的声音："姐，你还要这样下去吗？三天就割了两次腕，是什么让你非死不可？我是你的弟弟，是你一手养大的最亲的人，有什么话你不可以讲给我听呢？我求你不要这样折磨我，和我说说话好吗？你有什么委屈，有什么痛苦或者是秘密，你可以告诉我的，我发誓我不会对别人讲。就算真的不想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寻死，不要再伤害你自己了，还想用刀子，就用在我的身上吧，割腕，也割我的，好不好？"

难怪他一直没有回家，原来是樱夜妈妈想要自杀。我隔着迷迭香的草丛，望见樱夜妈妈听了辰那些感人的话以后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一样，觉得心里好难受，忍不住哭了起来。

"谁在那里？"辰听到了我的哭声，站起身，转头向我这边望过来。

我擦着鼻子，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是我，小童。"

他哦了一声，没有太多惊异的表情，一脸的憔悴，头发凌乱，下颌上有着胡楂的痕迹。三天没见，他像老了好几岁。

"对不起，因为有些担心，所以就一个人跑了过来。"

他用一种困乏的眼神望着我，不发一言。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握起他的双手："你，很累是吗？"

"还好啊。你吃晚饭了吗？"他打起精神说着。

"啊呀，不要管我了，辰，你让我和你一起照顾樱夜妈妈好不好？"这是我第一次喊他的名字，虽然在心里不知喊过多少遍了，可是这样自然地从嘴里讲出来还是第一次。

看着他现在的样子，真想立刻让他躺在床上，没有牵挂地好好睡一觉。

“不要了，现在她状态不太好，就像又回到了小舞刚刚死去的时候，我不放心你在她身边。”

我望望樱夜妈妈，只见她依然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我的出现一点没有影响她：“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很有力气的，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她再做傻事。你是不是好久没有睡觉了？去睡一下吧。”

辰怔怔地看着我。

“放心吧，没事的。我会像照顾妈妈一样好好地照顾她的。”我对他微笑着。

夕阳的光芒朦胧起来，辰的眼中晃过一抹痛楚，他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我去睡一下。麻烦你了。”

我望着他缓步走开，心中一痛一痛的，现在的辰，没有了那份迷离的、神秘的光圈，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因为亲人的伤痛而心力交瘁的人。

我觉得自己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身边，很幸福。

Chapter 11 海与海岸（1）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樱夜妈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童啊。”我坐在樱夜妈妈身边的草坪上，眨着眼睛看她。虽然她曾经对我做过那种很可怕的事，可是她也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来到我的床前，用妈妈才有的温暖拥抱着我。我不恨她，只是觉得她好可怜。她现在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一样。

割了两次腕，为什么一定要死呢?

是为了樱夜舞吧。

望着樱夜妈妈陷在越来越暗的夕阳中的脸庞，我黯然。

她心中一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结，没有打开。

我咬咬下唇，缓缓地走到她的身前，然后跪下来，把我的头放在她的怀里，心里想着试一下吧，也许会起作用。

“妈妈，我是小舞啊。你为什么不理我？”

听了我的话，她整个人一阵颤抖，嘴唇也哆嗦着，半晌终于开口：“小舞，你又来看妈妈了？”

“嗯。”我只能应着。又来，是什么意思啊?

“你别急，妈妈马上就去陪你。这几天妈妈太开心了，总是能看到你。你还是爱妈妈的对吗，妈妈太开心了。”

“是啊，我很爱你。”

樱夜妈妈听了我的话，满足地紧紧地抱住了我，长长地叹惜。我偎在她的怀里，虽然脑子还是乱乱的，可是分析出了一些事：樱夜妈妈现在的精神一定出了问题，得上了类似妄想症的病。

“妈妈啊，我是很想你来陪啦。可是你现在好瘦啊，抱着我的时候让我有些痛呢，你先把身体养好，胖起来再来找我好不好？我等你。”

“啊，真的吗小舞，对不起宝贝。”樱夜妈妈连忙放开了我，“可是，妈妈要怎样才能胖起来呢？”

“你听这里的大夫的话。现在呢，先去好好地睡一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樱夜妈妈连连点头，瘦削的脸上泛起温柔的笑容。

在处置室为樱夜妈妈换了药，再扶着她回到病房，服侍她睡下，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成为一个妄想症病人幻觉中的人，普天下，可能只有我一个吧。我现在这样做对不对呢?

樱夜妈妈两只手腕的伤口都很深，刀子割下去的时候是决意要一死的。她和樱夜舞之间，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呢?

因为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今天又赶了一天的路，我累坏了，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就伏在樱夜妈妈的床边上，眼神迷离起来。

突然，一只手放在了我的头上，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整个人蹦了起来，转头一看，才发现是樱夜辰。

“你还真是精神，只是轻轻地碰一下就整个人弹了起来。”他那只摸我的头的手僵在半空中，有些惊愕也有些好笑地看着我。

“对，对不起。”我连忙道歉。

他笑了，短暂的休息之后精神好了很多，他拉过一侧的椅子，在我的身旁坐下，看着樱夜妈妈沉睡的脸，露出了开心的表情：“她三天没有睡觉了，我一直让她睡，她都不听，你一来她就乖乖地睡了。”

我抿抿嘴，因为怕他担心，所以没有告诉他是出动了樱夜舞才起到这个效果的。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你好像很累很困的样子。”

“没事啦，可能是因为赶了一天的路吧。”

“那你，要不要靠过来，靠一下？”

嗯？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靠，什么？哪里？还没等我从呆滞状态中清醒过来，他已经伸过手臂，把我搂在了他的怀里，让我的头靠在了他的肩上。

“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空出的那一大片地方仿佛在冒一堆粉红色的泡泡。他在抱着我，他在抱着我哎。幸福得快死掉的感觉。

头顶上突然传来他闷闷的笑声。

“你，你笑什么？”

“你在紧张什么？”

“啊？”

“身子硬得和木头一样。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你舒服点。”他舒展双臂，把我的身子轻轻地环住。

“哦，哦。”我动了动身子，心里没出息地想就算有别的意思也没关系。

“你睡一下吧。”

老天，在他的怀里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苏醒了。额头突然碰触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便伸手去摸。

“喂，你干吗？”他的声音又落下，“不好好睡觉，乱动什么。”

“那个，你胸口有东西。”

他不知为什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抬手把我的手拉了下去：“是一个音乐播放器，我拿给你。”说着他从胸口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小的透明的石头，递给我。

我惊奇地望着这个形状有些像水晶的小东西，很像一块灵石，居然是音乐播放器吗?

“唬我吗？明明是块水晶，怎?会是播放器？”

他不答，伸过手来捏了一下那块小东西，一种清脆动听的声音立刻从那快东西中传了出来，仔细一听，正是《SCARBOROUGH FAIR》，太神奇了。

“可是，它，一点也不像是电子产品啊，你在哪儿买的？”

“确切地说，我也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这个小东西是我去非洲的时候一个土著送给我的，他当时很惊奇我学习语言的能力，

就把这块石头送给了我，不知是用了什么方法把我最喜欢的歌放了进去。”

“你讲得像神话故事一样，是不是真的？”

Chapter 11 海与海岸（2）

“我也在怀疑着呢，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世上有许多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在发生，非常神奇。走的地方越多，发现的神奇也会越多。就比如说，我现在也无法相信，我居然会在飞机场的门外捡到了你。”

他怎么突然讲这么理性感性兼备的话啊，让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了。我用手指拈着那块灵石，好奇地看着。它的音乐声音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电子声音，简简单单，却也是空空明明的，真是好听。

“喜欢吗？送给你。”

我连忙摇头，把石头又放回他的胸口，它太珍贵了，是无价之宝，我可不能要。

辰却把石头又拿了出来，放在我的口袋里：“你有些过分，在挑战我的自尊吗？我送出的东西，可不希望被人拒绝，把它送给你，是因为突然间觉得它应该属于你，因为你们都是非常神奇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的。”

我再一次讲不出话来了，心头突然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抓住了，今天晚上的辰，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只是一点点，可是已让人心如鹿撞了。

“那，谢谢啦。喂，你，那个，学习语言的能力，很神奇？”

“是啊，因为记性好吧，反正是一学就会，而且学过的东西从来没有忘记过。”

“你，那个，嗯……”

“你要讲什么，吞吞吐吐的？”

“你学习语言的时候去过沙特阿拉伯对吧，在那里有什么神奇的事发生，或者遇到什么挺心动的人吗？”我一鼓作气地把问题问出来，然后就听着自己的心跳怦怦怦地乱成一团。

“沙特，好像待了一阵子，是为了学习阿拉伯语。神奇的事，心动的人，问题问得很怪，其实去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人和事，谈不上神

奇，心动倒是有的。”

完了，听他讲的话怎么好像潜台词是他在到处留情。

“有的时候也想，放弃所有的通讯手段，一个人到处走走，在北非的草原上看落日，或者是加入一个打鱼的团队，在天冷的时候去中国的东北学习打冰洞捕鱼，这些都是让我心动无比的事。”

“打冰洞捕鱼？”

“是啊，非常壮观，有一种寒风凛冽的激情。”

问不出想要的答案，我闷声不响，辰是个非常自由的人，如果不是为了樱夜妈妈的关系，他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吧。

“喂，怎么不讲话了？”

我移动一下身子，更紧地靠在他的怀里，喃喃地说：“困了。”

迷迭香的气息，永远会让人感到遥远。

樱夜妈妈的情况看似好了起来，正常地吃饭、用药，虽然不讲话，可是用一种温和的目光看着我和辰。辰非常开心，对我说那是她自从樱夜舞走后从来没有过的表情。我却惴惴不安，后来，在我扶着樱夜妈妈散步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等我胖起来，达到你的标准，你一定要告诉妈妈，我就可以去陪你了。我们要偷偷的，不要让你的小舅舅知道。”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她已经彻底把我当成幻觉中才会出现的樱夜舞了。

那么这是不是表示我反而让她的病情更加重了呢?

望着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的眼睛，我只能用力地点点头。

看着樱夜妈妈的情况稳定了下来，辰决定要回趟郁金，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我这才知道他不仅是酷比和国立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在政府的翻译部工作。

他还真像一本活动的金光闪闪的词典。

一路把他送到疗养院的门口，我闷闷不乐。很快的，四个小时以后，他就会看到他那位说着不太流利的汉语，公主级的东方爱人了。

到时候是不是哇地大叫一声，然后来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他打开车门，扭头看看我："好好照顾樱夜妈妈，我回郁金安排一下就回来。"

我强笑了一下："你放心走吧。"

他握着车门，想了一下又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关好，还有，要嘱咐我请来的那个特护不要让樱夜妈妈独自一个人。"

"知道了，你讲了很多遍了。"

他望着我，一脸犹豫不决的样子，忽然甩手把车门又关上了，伸手揽住了我的腰："不行，我担心你，还是不回去了。"

他关怀的话一下就冲散了我心头的阴霾，我抱住他的肩膀晃："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像个老人家呢，是不是我喊你小叔叔把你喊老了?我没事啦，快走吧快走吧。"我一边说着一边按着他的脸袋把他推上了车。

他被我逗笑了，打开车窗："我明天就回来，有事一定给我打电话。"

我看着他的车子远远地离去，从林荫道的一头一个拐弯就不见了，心情一下又低落了下来。

一个金光闪闪的未来正在郁金等着他呢。可是啊，要我祝福他，我实在是没有伟大到那个程度。

那一天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也许是因为没有樱夜辰在身边，樱夜妈妈变得好多话，小舞前小舞后地叫着我，中午的时候还拉着我要到疗养院外去吃烤肉。

我望着她，心乱如麻，心想如果樱夜妈妈吃成了一个大胖子之后再去寻短见我可怎么办。于是我对她又是哄又是骗的才没让她走出医院的门。结果一天下来，我们都累坏了，她是兴奋的，我是自己闹的。

到了晚上，樱夜妈妈早早就睡了。我走出她的病房，轻轻地虚掩上门，然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走廊里只有两盏壁灯，夜色从走廊尽

头的窗子照进来，长长地映了一地的银白。我疲倦地靠在长椅上，歪着头把双手的食指对在一起。闲下来就玩手指，这个习惯是很小的时候养成的，记忆中我的妈妈模糊着脸孔，可是她握着我的小手的动作却非常清晰：逗逗飞，逗逗飞，一逗一大老堆。

Chapter 11 海与海岸（3）

无聊地玩了好一会儿，越发觉得这夜漫长。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块音乐石，轻轻地按了一下，《SCARBOROUGH FAIR》的旋律悠然响起。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sage，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Parsley，sage，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seams nor needle work
Then she’ll be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Parsley，sage，rosemary and thyme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t with a sickle of leather
Parsley，sage，rosemary and thyme
And gather it all in a bunch of heather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歌词大意：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那里有醉人的香草和鲜花。那香味让我想起一位住在那里的姑娘。我曾经是那么的爱她。请让她为我做一件麻布的衣裳。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没有接缝也找不到针脚。那才是我心爱的姑娘。

请她为我找到一亩土地。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坐落在海水和海滩之间。那才是我心爱的姑娘。请她用皮做的镰刀收割庄

稼。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再用石南草扎成一堆。那才是我心爱的姑娘。）

我一遍一遍地倾听着这首歌。

这是辰最喜欢的歌，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轻诉般的满是惆怅和伤感的歌呢？他走遍世界每个地方，耳中一直倾听着这首歌曲，它仿佛在告诉他，那些香草的香味是没有国界的，可爱的姑娘的眼神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和坚持的追求是没有错的。

我越听越觉得这首歌有味道，到后来简直听得入了迷。忽然，我好像嗅到一股好闻的香草的味道，于是我没头没脑地哼起了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Parsley，sage，rosemary and thyme。

很快一个声音响起：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在海水和海岸之间，有我心爱的姑娘。）

我恍惚抬起头来，只见辰正靠着我坐的长椅旁的墙壁，不知已经站了多长时间了。

“你回来了？”

他眼神飘飘地俯视我，点点头：“嗯，回来了。”

我从迷离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拉着他的袖子叫：“你怎么会回来呢？不是早上刚刚走的吗，要明天才回来？不对不对，我猜你怎么也得过个三五天才回来啊。”

他用力皱了皱眉头，对我“嘘”了一声：“这里是医院，你小一点声。我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回来？你为什么说我要三五天才回来？”

我继续大叫：“因为那个……”

他继续皱眉，突然伸出手臂来，一把把我拉靠到了墙上，然后身子靠上来，把我困在了墙壁和他手臂之间。他的面庞与我的几乎是近在咫尺，一股陌生的热力直逼我的身体。我吓得一下子就闭了嘴。他眼神似笑非笑地从我的脸上扫过：“我得用个办法管住你的大嗓门，你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什么？”我声音果然低了好几个八度，可以和蚊子斗细。

“该死的。”

“啊？”

“我不该让你喊我小叔叔的，弄得这个动作很尴尬。”

“那你就放开我啊。我不大声说话了好不好？”我用力挣扎，他的动作的确让人太尴尬了，我脸涨得像发烧了一样，心跳得也像是在擂鼓。

没想到他反而更加靠近了我：“别动。”

“什……什么？”

他失笑：“喂，你平时不是很伶牙俐齿的吗？怎么现在连话都不会讲了？”

“不……不知道。哎呀，你放开我。”

“别动，我问你，谁允许你放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就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的，嗯？”

“什么陌生人啊？”

“哟，你都听不懂她说话还不是陌生人。”

“哦哦，你说，沙杜娜啊，她，是你的朋友啊。”

他直直地望着我，眼神冰冰的：“我说过我有这样的朋友吗？”

“你也没说过你没有啊。”咦，怎么他好像有点生气呢？

“你什么也不知道就给我招待上客人啦，你干吗不和她一起把家里改装成阿拉伯的宫殿？”

“没有啊，那是她自己带来那么多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做。”

?你闭嘴，听我说话。你凭什么认为她是我的朋友？”

“我、我，那个，她长得多好看啊。”

“哦。”

“她还是沙特的公主呢。”

“哦。”

“她是世界首富的女儿，为了你学习了三年的汉语呢。”

“哦！”辰的语气越来越不逊，好像我说的话激怒了他，“长得好看关我什么事，沙特的公主关我什么事，世界首富怎样，我又不缺钱。为我学习了三年的汉语？讲到那种程度一听就是在玩，根本就没有放心思在里边。”

Chapter 11 海与海岸（4）

“可是你应该感动的不是吗？一个漂洋过海来爱你的沙特公主，真是金光闪闪的爱情。”

“小童，你给我听着，我要是需要这种玩笑一般甜奶油式的爱情，早就妻妾成群了。”

我望着他那张冷成了冰块一般的脸，无语了。这是怎么了，他好像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啊。有人欣赏和爱慕，不是应该很享受的吗？

“你是怎样啊？”

“什么怎样？”

“你是什么立场？”

“什么什么立场啊？”

“你不要给我打马虎眼，你把她迎进了家门，招待得非常周到，是很想立刻有个小婶婶吗？”

樱夜辰，他那是在讲什么话啊！哪有这样子的，没头没脑地诬陷我还编排我。我心里委屈极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随后，这些天来所有的委屈、郁闷和忧虑全聚上了心头。我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这样脆弱了呢？我心里懊恼，泣不成声。

辰不讲话了，放开了我。

我却止不住眼泪，他低低地骂了一声：“笨蛋。”随后突然捧起了我的脸，吻住了我的唇。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眩晕，头脑再次变成一片空白。

“你喜欢我，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只会像个笨蛋一样地委屈自己呢？”他揽着我的腰，喃喃地说着。

“没错，我喜欢你，那么你呢？”我泪眼蒙眬地望着他。

“所以说你笨，你见过我发火吗？”

我用力摇头：“你平时就臭屁一些，不过没有发过火。”

“老实说，我也没见过自己发火呢，可是今天，我自己都克制不住了，很想骂你。”

这是什么答案，我说得那么坦白，他却要拐个好大的弯：“喂，骂我就是喜欢我，什么话啊。”

“其实呢，是因为你总是说那些没头没脑的话，海洋之露，ＯＺ，翡翠城。还有，很孤独，会让人很心痛。还有，善良，感恩的心。还有，很亲切，很舒服。还有呢……反正是在你这里，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而且看不到你就会很想，看到了，就不想你离开。”

“然后呢？”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then you’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我呆呆地望着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从天而降。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背后响了起来。我连忙回头，只见樱夜妈妈穿着雪白的病号服，立在病房门前，她的脸白得像雪一样。

“姐，我们……”辰并没有放开揽着我腰的手。

“你们是舅舅和外甥女，这样子搂在一起，疯了吗？”

我这才想起在樱夜妈妈眼里我是樱夜舞，和辰有这样的动作，的确是很巨大的错误。我连忙甩开他的手，一溜烟地躲到他的背后。心想，乖乖啊，这下子可是乱套了。

“姐，你干什么？她是小童。”

樱夜妈妈气得发抖，根本听不见他的话：“小舞，你给我过来，过来，听到没有！”

“姐，你冷静一下，别太激动，她不是小舞。你想啊，我怎么会和小舞抱在一起呢？小舞是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外甥女啊。”

“小舞，你过来，你想看妈妈现在死在你的面前吗？”樱夜妈妈大叫。我不敢再躲到辰的背后了，慢吞吞地走了过去。樱夜妈妈一把捉住了我的手，然后，抬手就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

“姐，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就不听我讲话呢？她是小童，一个和我们没一点关系的女孩，你没有权利打她。”樱夜辰再次把我拉到他的身后。我嘴角一阵灼热的痛，火烧火燎的。

“樱夜舞，你这个浑蛋，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从前的葵，现在的你身边的舅舅，都是你不能喜欢的人。”

葵？为什么樱夜舞不能喜欢葵？我仿佛又听到了一个秘密。轻轻拉开辰护着我的手，我望着樱夜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喜欢葵？”

“因为他是你的亲哥哥。”樱夜妈妈失魂落魄地讲着，整个人像一个泄了气的充气气球，瘫倒在地。

原来，这是就是事情的真相，是樱夜舞自杀的真正原因，也是樱夜妈妈崩溃的原因。

小舞爱上的人是她的亲哥哥。

我们傻傻地立在医院的走廊里，仿佛听到了时间轻轻的脚步。